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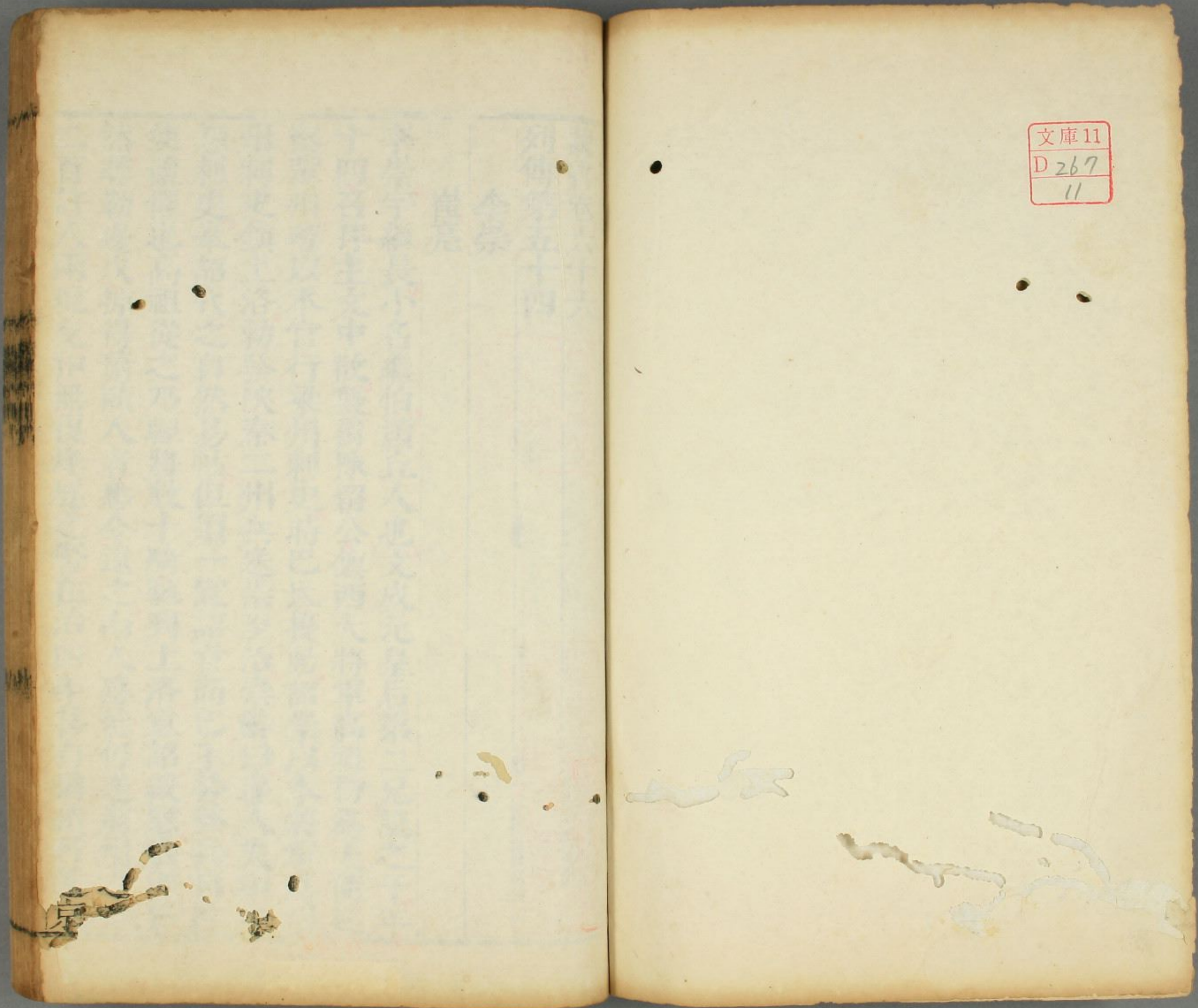
魏書十一

列傳  
李崇  
崔亮  
崔光  
甄琛  
高聰  
崔休  
裴延儁  
袁翻  
劉藻

傅永  
傅瞪  
李神  
裴叔業  
夏侯遷  
李元護  
席法友  
王世弼  
江悅之  
淳于誕

李苗  
陽尼  
賈思伯  
李叔章  
路持  
房立  
曹世表  
潘永基  
朱元旭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67  
11



文庫11

D 267

11

十月廿三日  
午後好晴

魏書卷六十六  
列傳第五十四

李崇

崔亮

李崇字繼長小名繼伯頓丘人也文成元皇后第二兄誕之子年十四召拜主文中散襲爵陳留公鎮西大將軍高祖初為大使巡察冀州尋以本官行梁州刺史時巴氏擾動詔崇以本將軍為荊州刺史鎮上洛勅發陝秦二州兵送崇至治崇辭曰邊人失和怨刺史奉詔代之自然易帖但須一宣詔旨而已不勞發兵自防使懷懼也高祖從之乃輕將數十騎馳到上洛宣詔綏慰當即帖然尋勒邊戍掠得蕭躋人者悉令還之南人感德仍送荊州之口二百許人兩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在治四年甚有稱績召還京



48-11136

010190558580

師賞賜隆厚。以本將軍除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始聞者。搥鼓一通。次復聞者。以二爲節。次後聞者。以三爲節。各擊數千槌。諸村聞鼓。皆守要路。是以盜發。俄頃之間。聲布百里之內。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擒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後例降爲侯。改授安東將軍。車駕南征。驃騎大將軍咸陽王禧。都督左翼諸軍事。詔崇以本官副焉。徐州降人郭陸聚黨作逆。人多應之。搔擾南北。崇遣高平人卜冀。州詐稱犯罪。逃亡歸陸。陸納之以爲謀主。數月。冀州斬陸送之。賊徒潰散。入爲河南尹。後車駕南討漢陽。崇行梁州刺史。氏楊靈珍遣弟婆羅與子雙領步騎萬餘。襲破武興。與蕭鸞相結。詔崇爲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率衆數萬討之。崇槎山分進。出其不意。表裏以襲。羣氏皆棄靈珍散歸。靈珍衆減大半。崇進

據赤土。靈珍又遣從弟建。率五千人屯龍門。躬率精勇一萬。據鷲破龍門之北。數十里中。伐樹塞路。鷲破之口。積大木聚礮石。臨崖下之。以拒官軍。崇乃命統軍慕容拒。率衆五千。從他路夜襲龍門。破之。崇乃自攻靈珍。靈珍連戰敗走。俘其妻子。崇多設疑兵。襲剋武興。蕭鸞梁州刺史陰廣宗遣參軍鄭猷。王思考率衆援靈珍。崇大破之。并斬婆羅首。殺千餘人。俘獲猷等。靈珍走奔漢中。高祖在南陽。覽表大悅。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李崇之功也。以崇爲都督梁秦二州諸軍事。本將軍梁州刺史。高祖手詔曰。今仇隴剋清。鎮捍以德。文人威惠。旣宣。實允遠寄。故勅受梁州。用寧邊服。便可善思。經略去其可除。安其可育。公私所患。悉令芟夷。及靈珍偷據白水。崇擊破之。靈珍遠遁。世宗初。徵爲右衛將軍。兼七兵尚書。尋加撫軍將軍。正尚書。轉左衛將軍。相州大中正。魯陽蠻柳北喜。魯北

燕等聚眾反叛。諸蠻悉應之。圍逼湖陽。遊擊將軍李暉先鎮此城。盡力捍禦。賊勢甚盛。詔以崇爲使持節都督征蠻諸軍事。以討之。蠻眾數萬屯據形要。以拒官軍。崇累戰破之。斬北燕等徒萬餘戶。於幽并諸州。世宗追賞平氏之功。封魏昌縣開國伯。邑五百戶。東荆州蠻樊安聚眾於龍山。僭稱大號。蕭衍共爲唇齒。遣兵應之。諸將擊討不利。乃以崇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征蠻諸軍事。遣號鎮南將軍率步騎以討之。崇分遣諸將攻擊賊壘。連戰剋捷。生擒樊安。進討西荆諸蠻。悉降。詔以崇爲使持節兼侍中東道大使。黜陟能否。著賞罰之稱。轉中護軍。出除散騎常侍征南將軍揚州刺史。詔曰。應敵制變。算非一途。救左擊右。疾雷均勢。今胸山蟻寇。久結未殄。賊衍狡詐。或生詭劫。宜遣銳兵。備其不意。崇可都督淮南諸軍事。坐敦威重。遙運聲算。延昌初。加侍中車騎將軍都督江西

諸軍事。刺史如故。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人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已子。並有鄰證。郡縣不能斷。崇曰。此易知耳。令二父與兒各在別處。禁經數旬。然後遣人告之。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有教解禁。可出奔哀也。苟泰聞。卽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崇察知之。乃以兒還泰。詰奉伯詐狀。奉伯乃款引云。先亡一子。故妄認之。又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懼後役追責。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詐稱其弟。爲人所殺。迎歸殯葬。頗類思安。見者莫辨。又有女巫陽氏。自云見鬼。說思安被害之苦。飢渴之意。慶賓又誣疑同軍兵蘇顯甫。李蓋等所殺。經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自款引。獄將決竟。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僞從外來。請慶賓。告曰。僕住在此州。去此三百。比有一人見

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即詰問迹其由緒乃云是流兵背  
役逃走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及稱有兄慶實今住揚州  
相國城內嫂姓徐君脫衿慙爲往報告見申委曲家兄聞此必重  
相報所有資財當不愛惜今但見質若往不獲送官何晚是故相  
造指申此意君欲見雇幾何當放賢弟若其不信可見隨看之慶  
賓悵然失色求其少停當備財物此人具以報崇攝慶賓問曰爾  
弟逃亡何故妄認他尸慶賓伏引更問蓋等乃云自誣數日之間  
思安亦爲人縛送崇召女巫視之鞭笞一二崇斷獄精審皆此類  
也時有泉水湧於八公山頂壽春城中有魚無數從地湧出野鴨  
羣飛入城與鵲爭巢五月大霖雨十有三日大水入城屋宇皆沒  
崇與兵泊於城上水增未已乃乘船附於女牆城不沒者二板而  
已州府勸崇棄壽春保北山崇曰吾受國重恩忝守藩岳德薄招  
災致此大水淮南萬里繫於吾身一旦動脚百姓瓦解揚州之地  
恐非國物昔王尊慷慨義感黃河吾豈愛一軀取愧千載但憐茲  
士庶無辜同死可桴筏隨高人規自脫吾必死守此城幸諸君勿  
言時州人裴綯等受蕭衍假豫州刺史因乘大水謀欲爲亂崇皆  
擊滅之崇以洪水爲災請罪解任詔曰卿居藩累年威懷兼暢資  
儲豐溢足制勅寇然夏雨汎濫斯非人力何得以此辭解今水涸  
路通公私復業便可繕甲積糧修復城雉勞恤士庶務盡綏懷之  
略也崇又表請解州詔報不聽是時非崇則淮南不守矣崇沈深  
有將略寬厚善御衆在州凡經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  
所向摧破號曰卧虎賊甚憚之蕭衍惡其久在淮南屢設反間無  
所不至世宗雅相委重衍無以措其姦謀衍乃授崇車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萬戶郡公諸子皆爲縣侯欲以構崇崇表言其狀

世宗屢賜璽書慰勉之。賞賜珍異。歲至五三。親待無與爲比。衍每歎息服。世宗之能任崇也。肅宗踐祚。褒賜衣馬。及蕭衍遣其遊擊將軍趙祖悅襲據西碛石。更築外城。逼徙緣淮之人於城內。又遣二將昌義之。王神念。率水軍沂淮而上。規取壽春。田道龍寇邊城。路長平寇五門。胡興茂寇開霍。揚州諸戍皆被寇逼。崇分遣諸將與之相持。密裝船艦二百餘艘。敎之水戰。以待臺軍。蕭衍霍州司馬田休等率衆寇建安。崇遣統軍李神擊走之。又命邊城戍主邵申賢要其走路。破之於濡水。俘斬三千餘人。靈太后璽書勞勉。許昌縣令兼紆麻戍主陳平玉。南引衍軍。以戍歸之。崇自秋請援。表至十餘。詔遣鎮南將軍崔亮救碛石。鎮東將軍蕭寶夤於衍堰上流決淮東注。朝廷以諸將乖角。不相順赴。乃以尚書李平兼右僕射持節節度之。崇遣李神乘鬪艦百餘艘。沿淮與李平崔亮合攻。

碛石。李神水軍剋其東北外城。祖悅力屈。乃降。語在平傳。朝廷嘉之。進號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刺史都督如故。衍淮堰未破。水勢日增。崇乃於碛石戍間編舟爲橋。北更立船樓十各高三丈。十步置一籬。至兩岸。蕃板裝治。四箱解合。賊至舉用。不戰解下。又於樓船之北連覆大船。東西竟水。防賊火楫。又於八公山之東南更起一城。以備大水。州人號曰魏昌城。崇累表解州前後十餘上。肅宗乃以元志代之。尋除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儀同如故。不行。崇上表曰。臣聞世室明堂。顯於周夏。二黷兩學。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下土。以彰則天之軌。養黃髮以詢格言。育青襟而敷典式。用能享國久長。風徽萬祀者也。故孔子稱巍巍乎其有成功。郁郁乎其有文章。此其盛矣。爰暨亡秦。政失其道。坑儒滅學。以蔽黔首。國無黷序之風。野有非時。

之役。故九服分崩。祚終二世。炎漢勃興。更修儒術。文景已降。禮樂復彰。化致昇平。治幾刑措。故西京有六學之美。東都有三本之盛。莫不紛綸掩藹。響流無已。逮自魏晉。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絕。遺文燦然。方軌前代。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徒馭嵩河。光宅函洛。模唐虞以革軌。儀規周漢以新品制。列教序於鄉黨。敦詩書於郡國。使揖讓之禮。橫被於崎嶇。歌詠之音。聲溢於仄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就。弓劍弗追。世宗統曆。聿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築。續以水旱。戎馬生郊。雖逮爲山。還停一匱。竊惟皇遷中縣。垂二十祀。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荆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跡。城隍嚴固之重。闕塼石之工。墉堞顯聖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又府寺初營。頗亦壯美。然一造至今。更不修繕。廳宇凋朽。牆垣頽壞。皆非所謂追

隆堂講儀。刑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祖大造區夏。道伴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宇不修。仍同丘畎。即使高皇神享。闕於國陽。宗事之典。有聲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寧。億兆所以失望也。臣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事既任矣。酬之以祿。如此上無曠官之譏。下絕尸素之謗。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燕麥。南箕北斗哉。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禮樂以風化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司勤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是則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臣以爲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宴。經國要重。理應先營。脫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以臣愚量。宜罷尚方雕靡之作。頗省永安土木之功。并減瑤光財瓦之力。兼分石窟鑄琢之勞。及諸事後非急者。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



煥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嚴壯於外。槐宮棘宇顯麗於中。道發明令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之於上序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誠知佛理淵妙含識所宗然比之治要容可小緩苟使魏道熙緝元首准康爾乃經營未爲晚也。靈太后令曰省表具悉體國之誠配饗大禮爲國之本比以戎馬在郊未遑修繕今四表晏寧年和歲稔當勅有司別議經始除中書監驃騎大將軍儀同如故又授右光祿大夫出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定幽燕瀛四州諸軍事本將軍定州刺史儀同如故徵拜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驃騎儀同如故遷尚書令加侍中崇在官和厚明於決斷受納辭訟必理在可推始爲下筆不徒爾收領也然性好財貨販肆聚斂家資巨萬營求不息子世哲爲相州刺史亦無清日狀鄴洛市鄽收擅其利爲時論所鄙蠕蠕主阿那瓌率衆犯塞

詔崇以本官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崇辭於顯揚殿戎服武飾志氣奮揚時年六十九幹力如少肅宗目而壯之朝廷莫不稱善崇遂出塞三千餘里不及賊而還後北鎮破落汗拔陵反叛所在響應征北將軍臨淮王彧大敗於五原安北將軍李叔仁尋敗於白道賊衆日甚詔引丞相令僕尚書侍中黃門於顯陽殿詔曰朕比以鎮人構逆登遣都督臨淮王剋時除翦軍屆五原前鋒失利二將殞命兵士挫勳又武川乖防復陷凶手恐賊勢侵淫寇連恒朔金陵在彼夙夜憂惶諸人宜陳良策以副朕懷吏部尚書元脩義曰彊寇充斥事須得討臣謂須得重貴鎮壓恒朔總彼師旅備衛金陵詔曰去歲阿那瓌叛逆遣李崇令北征崇遂長驅塞北返旆榆關此亦一時之盛崇乃上表求改鎮爲州罷削舊貫朕於時以舊典難革不許其請尋李崇此表開諸鎮非異之心致有今日

之事。但既往難追。爲復略論此耳。朕以李崇國戚望重。器識英斷。意欲還遣。崇行總督三軍。揚旌恒朔。除彼羣盜。諸人謂可。爾以不僕射蕭寶夤等曰。陛下以舊都在北。憂慮金陵。臣等實懷悚息。李崇德位隆重。社稷之臣。陛下此遣。實合羣望。崇啓曰。臣實無用。猥蒙殊寵。位妨賢路。遂充北伐。徒勞將士。無勲而還。慙負聖朝。於今莫已。臣以六鎮幽垂。與賊接對。鳴柝聲。弦弗離。旬朔州名。差重於鎮。謂實可悅。彼心使聲。教日揚。微塵去塞。豈敢導此凶源。開生賊意。臣之愆負。死有餘責。屬陛下慈寬。賜全腰領。今更遣臣北行。正是報恩改過。所不敢辭。但臣年七十。自惟老疾。不堪敵場。更願英賢收功盛日。於是詔崇以本官加使持節。開府北討大都督。撫軍將軍。崔暹鎮軍將軍。廣陵王淵皆受崇節度。又詔崇子光祿大夫神軌假平北將軍。隨崇北討。崇至五原。崔暹大敗於白道之北。賊

遂并力攻崇。崇與廣陵王淵力戰。累破賊衆。相持至冬。乃引還平城。淵表崇長史祖瑩詐增功級。盜沒軍資。崇坐免官爵。徵還以後。事付淵。後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南叛。時除安樂王鑒爲徐州刺史。以討法僧。爲法僧所敗。單馬奔歸。乃詔復崇官爵。爲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會崇疾篤。乃以衛將軍安豐王延明代之。改除開府。相州刺史。侍中將軍儀同。並如故。孝昌元年。魏於位。時年七十一。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州刺史。謚曰武康。後重贈太尉公。增邑一千戶。餘如故。

長子世哲。性輕率。供奉豪侈。少經征役。頗有將用。自司徒中兵參軍。超爲征虜將軍。驍騎將軍。尋遷後將軍。爲三關別將。討羣蠻。大破之。斬蕭衍龍驤將軍文思之等。還拜鴻臚少卿。性傾巧。善事人。亦以貨賂自達。高肇劉騰之處勢也。皆與親善。故世號爲李錐。肅

宗末遷宗正卿加平南將軍轉大司農卿仍本將軍又改授太僕卿加鎮東將軍尋出爲相州刺史將軍如故世哲至州斥逐細人遷徙佛寺逼買其地廣興第宅百姓患之崇北征之後徵兼太常卿御史高道穆毀發其宅表其罪過後除鎮西將軍涇州刺史賜爵衛國子正光五年七月卒賻帛五百疋朝服一襲贈散騎常侍衛將軍吏部尚書冀州刺史子如故

世哲弟神軌受父爵陳留侯自給事中稍遷員外常侍光祿大夫累出征討頗有將領之氣孝昌中爲靈太后寵遇勢傾朝野時云見幸帷幄與鄭儼爲雙時人莫能明也頻遷征東將軍武衛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常領中書舍人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鑿據州反詔神軌與都督源子邕等討平之武泰初變帥李洪扇動諸落伊闕已東至於鞏縣多被燒劫詔神軌爲都督破平之尒朱榮之向洛

也復爲大都督率衆禦之出至河橋值北中不守遂便退還尋與百官候駕於河陰仍遇害焉建義初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空公相州刺史諡曰烈

崔亮字敬儒清河東武城人也父元孫劉駿尚書郎劉或之僭立也或青州刺史沈文秀阻兵叛之或使元孫討文秀爲文秀所害亮母房氏攜亮依冀州刺史崔道固於歷城道固卽亮之叔祖也及慕容白曜之平三齊內徙桑乾爲平齊民時年十歲常依季父幼孫居家貧傭書自業時隴西李冲當朝任事亮從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而不往託李氏也彼家饒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飢寒豈可獨飽自可觀書於市安能看人看睫乎光言之於冲冲召亮與語因謂亮曰比見卿先人相命論使人胸中無復休迫之念今遂亡本卿能記之不亮卽爲誦之涕淚交零聲韻不

異沖甚奇之。迎爲館客。沖謂其兄子彥曰：大崔生寬和篤雅，汝宜友之。小崔生峭整清徹，汝宜敬之。二人終將大至。沖薦之爲中書博士，轉議郎，尋遷尚書二千石郎。高祖在洛，欲創革舊制，選置百官。謂羣臣曰：與朕舉一吏部郎，必使才望兼允者。給卿三日假。又一日。高祖曰：朕已得之，不煩卿輩也。馳驛徵亮，兼吏部郎。俄爲太子中舍人，遷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亮雖歷顯任，其妻不免親事。春，敏高祖聞之，嘉其清貧，詔帶野王令。世宗親政，遷給事黃門侍郎，仍兼吏部郎，領青州大中正。亮自參選舉，垂將十年，廉慎明決，爲尚書郭柘所委。每云：非崔郎中，選事不辦。尋除散騎常侍，仍爲黃門。遷度支尚書，領御史中尉。自遷都之後，經略四方，又營洛邑，費用甚廣。亮在度支，別立條格，歲省億計。又議修汴蔡二渠，以通邊運。公私賴焉。侍中廣平王懷以母弟之親，左右不遵憲法，勅亮

推治。世宗禁懷不通賓客者久之。後因宴集，懷恃親使，忿欲陵突亮。亮乃正色責之，卽起於世宗前，脫冠請罪。遂拜辭欲出。世宗曰：廣平麤疎，向來又醉，卿之所悉，何乃如此也。遂詔亮復坐，令懷謝焉。亮外雖方正，內亦承候時情，宣傳左右。郭神安頗被世宗識遇，以弟託亮。亮引爲御史。及神安敗後，因集禁中。世宗令兼侍中，盧昶宣旨責亮曰：在法官，何故受左右囑請。亮拜謝而已。無以上對。轉都官尚書，又轉七兵，領廷尉卿，加散騎常侍。中正如故。徐州刺史元昞撫御失和，詔亮馳驛安撫。亮至，劾昞處以大辟，勞賚綏慰。百姓帖然。除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船，行人艱阻。亮謂寮佐曰：昔杜預乃造河梁，况此有異長河。且魏晉之日，亦自有橋。吾今決欲營之。咸曰：水淺不可爲浮橋，汎長無恒，又不可施柱，恐難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陽，橫橋渡渭，以像閣道。此卽以柱爲

橋今唯慮長柱不可得耳。會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木數百根，藉此爲用，橋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猶名崔公橋。亮性公清，敏於斷決，所在並號稱職。三輔服其德政。世宗嘉之，詔賜衣馬被褥。後納其女爲九嬪，徵爲太常卿、攝吏部事。肅宗初，出爲撫軍將軍，定州刺史。蕭衍左遊擊將軍趙祖悅率衆偷據硤石，詔亮假鎮南將軍、齊王蕭寶夤鎮東將軍、章武王融安南將軍，並使持節、都督諸軍事以討之。靈太后勞遣亮等，賜戎服雜物。亮至硤石，祖悅出城逆戰，大破之。賊復於城外置二柵，欲圻軍。亮焚擊破之，殺三千餘人。亮與李崇爲水陸之期，日日進攻，而崇不至。及李平至，崇乃進軍，共平硤石。語在平傳。靈太后賜亮璽書曰：硤石旣平，大勢全舉，淮堰孤危，自將奔遁。若仍敢遊魂，此當易以立計。擒翦蟻徒，應在旦夕。將軍推轂所憑，親對其事，處分經略，宜共協齊，必令得埽。盪之理盡，彼遺燼也。隨便守禦，及分度掠截，扼其咽喉，防塞走路，期之全獲，無令漏逸。若畏威降首者，自加蠲宥，以仁爲本。任之雅算，一二往使，別宣以功。進號鎮北將軍，李平部分諸軍，將水陸兼進，以討堰賊。亮違平節度，以疾請還。隨表而發。平表曰：臣以蕭衍將湛僧珍、田道龍遊魂境內，猶未收跡。義之神念，尚住梁城。令都督崔亮權據下蔡，別將瓮生，卽住東岸，與亮接勢，以防橋道。臣發引向堰，舍人曹道至，奉勅更有處分。而亮已輒還京。按亮受付東南，推轂是託，誠應憂國忘家，致命爲限。而始屆汝陰，盤桓不進。暨到寇所，停淹八旬，所營土山攻道，並不克就。捐費糧力，坐延歲序。賴天威遠被，士卒憤激，東北騰上，垂至北門。而亮遲回，仍不肯上。臣逼以白刃，甫乃登陟。及平硤石，宜聽處分。方更肆其專恣，輕輒還歸。此而不糾，法將焉寄。按律臨軍征討，而故留不赴者死。又云。

軍還先歸者流。軍罷先還尚有流坐。況亮被符令停委棄而反。失乘勝之機。闕水陸之會。緣情據理。咎深故留。今處亮死上議。靈太后令曰。亮爲臣不忠。去留自擅。旣損威稜。違我經略。雖有小捷。豈免大咎。但吾攝御萬幾。庶茲惡殺。可特聽以功補過。及平至亮與爭功於禁中。形於聲色。尋除殿中尚書。遷吏部尚書。時羽林新害張彝之後。靈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旣少。應選者多。前尚書李韶循常擢人。百姓大爲嗟怨。亮乃奏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沈滯者皆稱其能。亮外甥司空諮議劉景安書規亮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諦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業。空辨氏姓高下。至於取士之途。不溥沙汰之理。未精而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之。何反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亮荅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乘時邀幸。得爲吏部尚書。當其壯也。尚不如人。況今朽老而居帝難之任。常思同升舉。直以報明主之恩。盡忠竭力。不爲貽厥之累。昨爲此格。有由而然。今已爲汝所怪。千載之後。誰知我哉。可靜念吾言。當爲汝論之。吾兼正六爲吏部郎。三爲尚書。銓衡所宜。頗知之矣。但古今不同。時宜須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人授職。此乃與天下羣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遺才。無濫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況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竟人物。何異以管闚天。而求其博哉。今勲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崛起。不解書計。唯可殲

弩前驅指蹤捕噬而已。忽令垂組乘軒，求其烹鮮之效，未嘗操刀而使專割。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不可周溥。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況一人望一官，何由可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子產鑄刑書以救弊，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仲尼云：德我者亦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由是也。但令當來君子知吾意焉。後甄琛、元脩、義城、陽王徽相繼爲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轉侍中、太常卿，尋遷左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時劉騰擅權，亮託妻劉氏傾身事之。故頻年之中，名位隆赫。有識者譏之。轉尚書僕射，加散騎常侍。正光二年秋，疽發於背，肅宗遣舍人問疾。亮上表乞解僕射，送所負荷及印綬，詔不許。尋卒，詔給東園祕器，朝服。

一襲賜物七百段，蠟三百斤，贈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諡曰貞烈。亮在雍州，讀杜預傳，見爲八磨，嘉其有濟時用，遂教民爲礮，及爲僕射，奏於張方橋東堰，穀水造水礮磨數十區，其利十倍。國用便之。亮有三子：士安、士和、士泰，並彊幹，善於當世。

士安，歷尚書比部郎，卒於諫議大夫，贈左將軍、光州刺史。無子弟。

士和，以子乾亨繼。

乾亨，武定中尚書都兵郎中。

士和，歷司空主簿、通直郎。從亮征硤石，以軍勳拜冠軍將軍。中散大夫、西道行臺元脩、義左丞、行涇州事。蕭寶夤之在關中，高選寮佐，以爲督府長史。時莫折念生遣使詐降，寶夤表士和兼度支尚書，爲隴右行臺令，入秦撫慰，爲念生所害。

士泰歷給事中司空從事中郎諫議大夫司空司馬肅宗末荆蠻  
侵斥以士泰爲龍驤將軍征蠻別將事平以功賜爵五等男建義  
初遇害於河陰贈都督青兗二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青州刺史諡  
曰文肅

子肇師襲爵武定末中書舍人

亮弟敬默奉朝請卒於征虜長史贈南陽太守子思韶從亮征硤  
石以軍功賜爵武城子爲冀州別駕

敬默弟隱處青州州都亮以其賤出殊不經紀論者譏焉

亮從父弟光韶事親以孝聞初除奉朝請光韶與弟光伯雙生操  
業相伴特相友愛遂經吏部尚書李冲讓官於光伯辭色懇至冲  
爲奏聞高祖嘉而許之太和二十年以光韶爲司空行參軍復請  
讓從叔和曰臣誠微賤未登讓品屬逢唐朝恥無讓德和亦謙退

華林御書

辭而不當高祖善之遂以和爲廣陵王國常侍尋勅光韶兼祕書  
郎掌枝華林御書肅宗初除青州侍中後爲司空騎兵參軍又兼  
司徒戶曹出爲濟州輔國府司馬刺史高植甚知之政事多委訪  
焉遷青州平東府長史府解勅知州事光韶清直明斷民吏畏愛  
之入爲司空從事中郎以母老解官歸養賦詩展意朝士屬和者  
數十人久之徵爲司徒諮議固辭不拜光韶性嚴毅聲韻抗烈與  
人平談常若震厲至於兄弟議論外聞謂爲忿怒然孔懷雍睦人  
少逮之孝莊初河間邢杲率河北流民十餘萬衆攻逼州郡刺史  
元雋憂不自安州人乞光韶爲長史以鎮之時陽平路回寓居齊  
土與杲潛相影響引賊入郭光韶臨機處分在難確然賊退之後  
刺史表光韶忠毅朝廷嘉之發使慰勞焉尋爲東道軍司及元顥  
入洛自河以南莫不風靡而刺史廣陵王欣集文武以議所從欣



曰北海長樂俱是同堂兄弟。今宗祏不移，我欲受赦，諸君意各何如？在坐之人莫不失色。光韶獨抗言曰：元顥受制梁國，稱兵本朝，拔本塞源，以資讎敵。賊臣亂子曠代少儔，何但大王家事所宜切齒等荷朝眷，未敢仰從。長史崔景茂前瀛州刺史，張烈前郢州刺史，房叔祖徵士張僧皓，咸云軍司議是，欣乃斬顥使，尋徵輔國將軍，廷尉少卿未至，除太尉長史，加左將軍，俄遷廷尉卿，時祕書監祖瑩以贓罪被劾，光韶必欲致之重法。太尉陽城王徽尚書令臨淮王或，吏部尚書李神儔，侍中李或，並勢望當時，皆爲瑩求寬。光韶正色曰：朝賢執事於舜之功，未聞有一如何反爲罪人言乎？其執意不回如此。永安末，擾亂之際，遂還鄉里。光韶博學彊辯，尤好埤論。至於人倫名教得失之間，推而論之，不以一毫假物。家足於財而性儉吝，衣馬弊瘦，食味麤薄。始光韶在都，同里人王蔓於夜

理論

遇盜害其二子。孝莊詔黃門高道穆令加檢捕，一坊之內家別搜索。至光韶宅，綾絹錢布匱篋充積，議者譏其矯嗇。其家資產皆光伯所營，光伯亡，悉焚其契。河間邢子才曾貸錢數萬，後送還之。光韶曰：此亡弟相貸，僕不知也，竟不納。刺史元弼前妻是光韶之繼室，兄女而弼貪恠多諸不法，光韶以親情亟相非責，弼銜之。時耿翔反於州界，弼誣光韶子通與賊連結，因其合家拷掠非理。而光韶與之辯爭，辭色不屈。會樊子鵠爲東道大使，知其見枉，理出之時，人勸令詣樊陳謝。光韶曰：羊舌大夫已有成事，何勞往也？子鵠亦歎尚之後，刺史侯淵代下疑懼，停軍益都，謀爲不軌，令數百騎夜入南郭，劫光韶，以兵脅之，責以謀略。光韶曰：凡起兵者須有名義，使君今日舉動，直是作賊耳。父老知復何計？淵雖恨之，敬而不敢害。尋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不起。光韶以世道屯遼，朝廷

屢變閉門却埽吉凶斷絕。誠子孫曰：吾自謂立身無慙古烈，但以祿命有限，無容希世取進。在官以來，不冒一級官，雖不達經爲九卿，且吾平生素業足以遺汝，官闕亦何足言也。吾旣運薄，便經三娶，而汝之兄弟各不同生，合葬非古。吾百年之後，不須合也。然贈諡之及，出自君恩，豈容子孫自求之也？勿須求贈，若違吾志，如有神靈，不享汝祀。吾兄弟自幼及老，衣服飲食未曾一片不同。至於兒女官婚榮利之事，未嘗不先以推弟。弟頃橫禍，權作松櫬，亦可爲吾作松棺，使吾見之。卒年七十一，孝靜初，侍中賈思同申啓稱述光韶贈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青州刺史。

光韶弟光伯，尚書郎，青州別駕。後以族弟休臨州遂申牒求解，尚書奏按禮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臣昆弟，不臣諸父。封君之孫，得盡臣。計始封之君，卽是世繼之祖，尚不得臣。況今之刺史旣非世繼，而得行臣吏之節，執笏稱名者乎？檢光伯請解率禮不愆，請宜許遂，以明道教。靈太后令從之。尋除北海太守，有司以其更滿，依例奏代。肅宗詔曰：光伯自苾海沂，清風遠著，兼其兄光韶復能辭榮侍養，兄弟忠孝，宜有甄錄。可更申三年，以厲風化。後歷太傅諮議參軍。前廢帝時，崔祖螭、張僧皓起進攻東陽，旬日之間，衆十餘萬。刺史東萊王貴平欲令光伯出城慰勞，兄光韶曰：城民陵縱爲日已久，人人恨之，其氣甚盛。古人有言：衆怒如水火焉。以此觀之，今日非可慰諭止也。貴平彊之。光韶曰：使君受委一方，董攝萬里，而經略大事，不與國士圖之，所共腹心，皆趨走羣小，旣不能綏邊以杜其萌，又不能坐觀待其衰挫，蹙迫小弟，從爲無名之行。若單騎獨往，或見拘繫，若以衆臨之，勢必相拒敵，懸見無益也。貴平逼之，不得已。光伯遂出城數里，城民以光伯兄弟羣情

所繫慮人劫留防衛者衆外人疑其欲戰未及曉諭爲飛矢所中卒贈征東將軍青州刺史

子滔武定末殷州別駕

史臣曰李崇以風質英重毅然秀立任當將相望高朝野美矣崔亮既明達後事動有名迹於斷年之選失之逾遠救弊未聞終爲國蠹無所苟而已其若是乎光韶居雅仗正有國士之風矣

魏書卷六十六

列傳第五十四 終

魏書卷六十七

列傳第五十五

崔光

崔光本名孝伯字長仁高祖賜名焉東清河鄆人也祖曠從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之時水慕容氏滅仕劉義隆爲樂陵太守父靈延劉駿龍驤將軍長廣太守與劉彧冀州刺史崔道固共拒國軍慕容白曜之平三齊光年十七隨父徙代家貧好學晝耕夜誦傭書以養父母太和六年拜中書博士轉著作郎與祕書丞李彪參撰國書遷中書侍郎給事黃門侍郎甚爲高祖所知待常曰孝伯之才浩浩如黃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也以參贊遷都之謀賜爵朝陽子拜散騎常侍黃門著作如故又兼太子少傅尋以本官兼侍中使持節爲陝西大使巡方省察所經述敘古事因而賦詩三

賦詩

十月二十五日午石稍陰

西州生鳳崗氏周向甫

西州生鳳崗氏周向甫

十八篇。還仍兼侍中。以謀謨之功。進爵爲伯。光少有大度。喜怒不見於色。有毀惡之者。必善言以報之。雖見誣謗。終不自申曲直。皇興初。有同郡二人。並被掠爲奴婢。後詣光求哀。光乃以二口贖免。高祖聞而嘉之。雖處機近。曾不留心文案。唯從容論議。參贊大政而已。高祖每對羣臣曰。以崔光之高才。大量。若無意外咎譴。二十年後。當作司空。其見重如是。又從駕破陳顯達。世宗卽位。正除侍中。初。光與李彪共撰國書。太和之末。彪解著作。專以史事任光。彪尋以罪廢。世宗居諒闇。彪上表求成魏書。詔許之。彪遂以白衣於祕書省著述。光雖領史官。以彪意在專功。表解侍中著作。以讓彪。世宗不許。遷太常卿。領齊州。大中正。正始元年夏。有典事史元顯獻四足四翼雞。詔散騎侍郎趙邕以問光。光表荅曰。臣謹按漢書五行志。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路軫中。雌雞化爲雄。毛變而不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爲雄。冠距鳴。將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以爲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小臣執事爲政之象也。言小臣將乘君之威。以害政事。指石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欲化爲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臣竊推之。頭爲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滋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賊。遂破壞四方。疲於賦役。民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至天下大亂。今之雞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矣。向邕並博達之士。考物驗事。信而有證。誠可畏也。臣以邕言推之。翅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雞而未大。脚羽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

凶明君覩之而懼。乃能招福。闇主視之彌慢。所用致禍。詩書春秋。秦漢之事多矣。此陛下所觀者也。今或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殆亦前代君房之匹。比者南境死亡千計。白骨橫野。存有酷恨之痛。歿爲怨傷之魂。義陽屯師。盛夏未返。荆蠻狡猾。征人淹次。東州轉輸。往多無還。百姓困窮。絞縊以殞。北方霜降。蠶婦輟事。羣生憔悴。莫甚於今。此亦賈誼哭歎。谷永切諫之時。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陛下爲民父母。所宜矜恤。國重戎戰。用兵猶火。內外怨弊。易以亂離。陛下縱欲。忽天下。豈不仰念太祖取之艱難。先帝經營劬勞也。誠願陛下留聰明之鑒。警天地之意。禮處左右。節其貴越。往者鄧通。董賢之盛。愛之正所以害之。又躬饗加罕。宴宗或闕。時應親肅。郊廟延敬。諸父檢訪四方。務加休息。爰發慈旨。撫賑貧瘼。簡費山池。減撤聲飲。晝存政道。夜以安身。博采芻蕘。進賢黜佞。則兆庶幸甚。妖弭慶進。禎祥集矣。世宗覽之大悅。後數日。而茹皓等並以罪失伏法。於是禮光愈重。加撫軍將軍。二年八月。光表曰。去二十八日。有物出於太極之西序。勅以示臣。臣按其形。卽莊子所謂蒸成菌者也。又云朝菌不終晦朔。雍門周所稱。磨蕭斧而伐朝菌。皆指言蒸氣鬱長。非有根種。柔脆之質。凋殞速易。不延旬月。無擬芥斤。又多生墟落穢濕之地。罕起殿堂高華之所。今極宇崇麗。牆築工密。糞朽弗加。沾濡不及。而茲菌歛構。厥狀扶疎。誠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以爲敗亡之象。然懼災修德者。咸致休慶。所謂家利而怪先。國興而妖豫。是故桑穀拱庭。太戊以昌。雉雉集鼎。武丁用熙。自比。鴟鵂巢於廟殿。梟鵬鳴於宮寢。菌生賓階。軒坐之正。準諸往記。信可爲誠。且南西未靜。兵革不息。郊甸之內。大旱跨時。民勞物悴。莫此之甚。承天子育者。所宜矜恤。伏願陛下追殷二

宗感變之意。側躬聳誠。惟新聖道。節夜飲之。忻疆朝御之膳。養方富之年。保金玉之性。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岳。四年秋。除中書令。進號鎮東將軍。永平元年秋。將刑元愉妾李氏。羣官無敢言者。勅光爲詔。光逡巡不作。奏曰。伏聞當刑元愉妾李加之。屠割妖惑煽亂。誠合此罪。但外人竊云。李今懷妊。例待分產。且臣尋諸舊典。兼推近事。戮之刳胎。謂之虐刑。桀紂之主。乃行斯事。君舉必書。義無隱昧。酷而乖法。何以示後。陛下春秋已長。未有儲體。皇子襁褓。至有天失。臣之愚識。知無不言。乞停李獄。以俟育孕。世宗納之。延昌元年春。遷中書監。侍中如故。二年。世宗幸東宮。召光與黃門甄琛。廣陽王淵等。並賜坐。詔光曰。卿是朕西臺大臣。今當爲太子師傅。光起拜固辭。詔不許。卽命肅宗出從者十餘人。勅以光爲傅之意。令肅宗拜光。光又拜辭。不當受太子拜。復不蒙許。肅宗遂

南面再拜。詹事王顯啓請從太子拜。於是宮臣畢拜。光北面立。不敢答拜。唯西面拜謝而出。於是賜光繡綵一百匹。琛淵等各有差。尋授太子少傅。三年。遷右光祿大夫。侍中監如故。四年正月。世宗夜崩。光與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迎肅宗於東宮。安撫內外。光有力焉。帝崩後二日。廣平王懷扶疾入臨。以母弟之親。徑至太極西廡。哀慟禁內。呼侍中黃門領軍二衛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主上。諸人皆愕然。相視無敢抗對者。光獨攘袂振杖。引漢光武初崩。太尉趙憙橫劍當階。推下親王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不稱善。壯光理義有據。懷聲淚俱止。云侍中以古事裁我。我不敢不服。於是遂還。頻遣左右致謝。初永平四年。以黃門郎孫惠蔚代光領著作。惠蔚首尾五載。無所厝意。至是三月。尚書令任城王澄表光宜還史任。於是詔光還領著作。四月。遷特進。五月。以奉迎肅宗之功。

封光博平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七月領國子祭酒。八月詔光乘步挽於雲龍門出入。尋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靈太后臨朝之後。光累表遜位於忠。擅權光依附之。及忠稍被疎黜。光并送章綬冠服茅土表至十餘上。靈太后優答不許。有司奏追于忠及光封邑。熙平元年二月。大師高陽王雍等奏舉光授肅宗經。初光有德於靈太后。語在干忠傳。四月更封光平恩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以朝陽伯轉授第二子勗。其月敕賜羊車一乘。時靈太后臨朝。每於後園親執弓矢。光乃表上中古婦人文章。因以致諫。曰。孔子云。士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藝謂禮樂書數射御。明前四業。丈夫婦人所同修者。若射御。唯主男子事。不及女。古之賢妃烈媛。母儀家國。垂訓四海。宣教九宗。可秉道懷疑率遵仁禮。是以漢后馬鄧術邁祖考。羊嬪蔡氏。具體伯喈。伏惟皇太后含聖履仁。臨朝

闡化。蕭雍愷悌。靖徽齊穆。孝祀通於神明。和風溢於區宇。因時暇豫。清暑林園。遠藐姑射。眷言雙相。弦矢所發。必中正鵠。威靈遐暢。義震上下。文武懾心。左右悅目。吾王不遊。吾何以休。不窺重仞。安見富美。天情沖謙。動容祇愧。以爲舉非蠶織。事存無功。豈謂應乾順民。裁成輔相者哉。臣不勝慶幸。謹上婦人文章錄一帙。其集具在內。伏願以時披覽。仰禪未聞。息彎挾之勞。納闕拱之泰。頤精養壽。栖神翰林。是秋靈太后頻幸王公第宅。光表諫曰。禮記云。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詭。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大人父母在。有時歸寧。親沒使卿大夫聘。春秋紀陳宋齊之女。並爲周王后。無適本國之事。是制深於士大夫。許嫁唁兄。又義不得。衛女思歸。以禮自抑。載馳竹竿。所爲作也。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爲宰輔。后猶御武帷。以接羣臣。示男

女之別國之大節。伯姬待姆安就爇。樊姜侯命忍赴洪流。傳皆綴集以垂來詠。昨軒駕頻出幸馮翊。君任城王第。雖漸中秋。餘熱尚蒸。衡蓋往還。聖躬煩倦。豐廚嘉醴。罄竭時羞。上壽弗限。一觴方丈。甘踰百品。旦及日斜。接對不憩。非謂順時而遊。奉養有度。縱雲輦崇涼。御筵安暢。左右僕侍。衆過千百。扶衛跋涉。袍鉀在身。蒙曝塵日。渙汗流離。致時飢渴。餐飯不贍。質馬假乘。交費錢帛。昔人稱陛下甚衆。臣等至苦。惑其事也。伏惟皇太后月靈炳曜。坤儀挺茂。誕育帝躬。維興魏道。德踰文母。仁邁和熹。親以天至。遠與莫間。愛由真回。非俟虛隆。紆屈鑿駕。降臨闈里。榮光帝京。士女藻悅。白首之耄。欣遇犧年。青衿之童。慶屬唐日。千載之所難。一朝之爲易。非至明超古。忘驕釋吝。孰能若斯者哉。魏元已來。莫正斯美。輿居出入。自當坦然。豈同往嫌。曲有矯避。但帝族方衍。勲貴增遷。祇請遂

多將成彝式。陛下遵酌前王。貽厥後矩。天下爲公。億兆已任。專薦郊廟。止決大政。輔養神和。簡息遊幸。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悅矣。臣過荷恩榮。所知必盡。嘿嘿唯唯。愚竊未敢。輕陳狂瞽。分貽憲坐。神龜元年夏。光表曰。詩稱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芟。又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傳曰。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不恤其人。是以書始稽古。易本山火。觀於天文。以察時變。觀於人文。以化成天下。孟子闕實匡張訓說。安世記篋於汾南。伯山抱卷於河右。元始孤論。充漢帝之坐。孟皇片字。懸魏王之帳。前哲之寶重。墳籍珍愛。分象猶若此之至也。矧迺聖典。鴻經炳勒。金石理爲國楷。義成家範。迹實世模。事則人軌。千載之格言。百王之盛烈。而今焚荒汗毀。積榛棘而弗埽。爲鼯鼯之所栖宿。童豎之所登踞者哉。誠可爲痛心疾首。拊膺扼腕。



伏惟皇帝陛下孝敬日休自天縱睿垂心初學儒業方熙皇太后  
欽明慈淑臨制統化崇道重教留神翰林將披雲臺而問禮拂麟  
閣以招賢誠宜遠開闕里清彼孔堂而使近在城闈面接宮廟舊  
校爲墟子衿永替豈所謂建國君民教學爲先京邑翼翼四方是  
則也尋石經之作起自炎劉繼以曹氏典論初乃三百餘載計未  
向二十紀矣昔來雖屢經戎亂猶未大崩侵如聞往者刺史臨州  
多構圖寺道俗諸用稍有發掘基蹠泥灰或出於此皇都始遷尚  
可補復軍國務殷遂不存檢官私顯隱漸加剝撤播麥納菽秋春  
相因闕生蒿杞時致火燎由是經石彌滅文字增缺職忝冑教參  
掌經訓不能繕修頽墜興復生業倍深慙恥今求遣國子博士一  
人堪任幹事者專主周視驅禁田牧制其踐穢料閱碑牒所失次  
第量厥補綴詔曰此乃學者之根源不朽之永格垂範將來憲章

之本便可一依公表光乃令國子博士李郁與助教韓神固劉燧  
等勘校石經其殘缺者計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補治之於後靈太  
后廢遼寢二年八月靈太后幸永寧寺躬登九層佛圖光表諫曰  
伏見親昇上級佇蹕表刹之下祇心圖構誠爲福善聖躬玉趾非  
所踐陟臣庶懼惶竊謂未可按禮記爲人子者不登高不臨深古  
賢有言策畫失於廟堂大人蹶於中野漢書上欲西馳下峻坂袁  
盎攬轡停輿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倚衡如有車  
敗馬驚奈高廟太后何又云上耐祭廟出欲御樓船薛廣德免冠  
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臣以血汗車輪樂正子春曾參弟子  
亦稱至孝固自謹慎堂基不過一尺猶有傷足之愧永寧累級閣  
道回隘以柔懦之寶體乘至峻之重峭萬一差跌千悔何追禮將  
祭宗廟必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然後入祀神明可得而通今雖容

像未建已爲神明之宅。方加雕績飾麗丹青。人心所祇。銳觀滋甚。登者旣衆。異懷若面。縱一人之身。恒盡誠潔。豈左右闕妾各場。虔仰不可獨昇。必有扈侍。懼或忘慎。非飲酒茹葷而已。昨風霾暴興。紅塵四塞。白日晝昏。特可驚畏。春秋宋衛陳鄭同日而災。伯姬待姆。致焚如之禍。去皇興中。青州七級亦號崇壯。夜爲上火所焚。雖梓慎禪竈之明。尚不能逆尅端兆。變起倉卒。預備不虞。天道幽遠。自昔深誠。墟墓必哀。廟社致敬。望坐悽慟。入門聳慄。適墓不登。隴未有昇陟之事。傳云公旣視朝。遂登觀臺。其下無天地先祖之神。故可得而乘也。內經寶塔高華。堪室千萬。唯盛言香花禮拜。豈有登上之義。獨稱三寶階。從上而下。人天交接。兩得相見。超世奇絕。莫可而擬。恭敬拜聽。悉在下級。遠存矚眺。周見山河。因其所眄。增發嬉笑。未能級級加虔。步步崇慎。徒使京邑士女。公私湊集。上行下從。理勢以然。迄於無窮。豈長世競慕。一登而可抑斷哉。蓋心信爲本。形敬乃末。重寶輕根。靖實躁君。恭已正南面者。豈月乘峻極。旬御層階。今經始旣就。子來自勸。基構已興。雕絢漸起。紫山華臺。卽其宮也。伏願息躬親之勞。廣風靡之化。因立制防班之條。限以遏囂汗。永歸清寂。下竭肅穆之誠。上展瞻仰之敬。勿踐勿履。顯固億齡。融教闡悟。不其博歎。九月靈太后幸嵩高。光上表諫曰。伏聞明後當親幸嵩高。往還累宿。鑿遊近甸。存省民物。誠足爲善。雖漸農隙。所獲栖畝。飢貧之家。指爲珠玉。遺秉滯穢。莫不寶惜。步騎萬餘。來去經踐。駕輦雜選。競驚交馳。縱加禁護。猶有侵耗。士女老幼。微足傷心。秋末久旱。塵壤委深。風霾一起。紅埃四塞。轅關峭嶮。山路危狹。聖駕清道。當務萬安。乘履澗壑。蒙犯霜露。出入半旬。途越數百。飄曝彌日。仰虧和豫。七廟上靈。容或未許。億兆下心。實用悚

慄且藏螫節遠昆蟲布列蠖蠕之類盈於川原車馬輾路必有類殺慈矜好生應垂未測誠恐悠悠之議將謂爲福興罪斯役困於負擔爪牙窘於賃乘供頓候迎公私擾費廚兵幕士衣履敗穿晝暄夜淒罔所覆藉監帥驅捶泣呼相望霜早爲災所枉不稔饑饉荐臻方成儉弊爲民父母所宜存恤靖以撫之猶懼離散乃於收斂初辰致此行舉自近及遠交與怨嗟伏願遠覽虞舜恭已無爲近遵老易不出戶牖罷勞形之遊息傷財之駕動循典防納諸軌儀委司責成寄之耳目人神幸甚朝野林悅靈太后不從正光元年冬賜光几杖衣服二年春肅宗親釋奠國學光執經南面百寮陪列司徒京兆王繼頌上表以位讓光夏四月以光爲司徒侍中國子祭酒領著作如故光表固辭歷年終不肯受八月獲禿鷲鳥於宮內詔以示光光表曰蒙示十四日所得大鳥此卽詩所謂有

鷲在梁解云禿鷲也貪惡之鳥野澤所育不應入殿庭昔魏氏黃初中有鵜鵠集於靈芝池文帝下詔以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博求賢俊太尉華歆由此遜位而讓管寧者也臣聞野物入舍古人以爲不善是以張璠惡鴈賈誼忌鵠鵜鵠鵠集而去前王猶爲至誠况今親入宮禁爲人所獲方被畜養晏然不以爲懼準諸往義信有殊矣且饕餮之禽必資魚肉菽麥稻粱時或餐啄一食之費容過斤鎰今春夏陽旱穀糴稍貴窮窘之家時有菜色陛下爲民父母撫之如傷豈可棄人養鳥留意於醜形惡聲哉衛侯好鶴曹伯愛鴈身死國滅可爲寒心陛下學通春秋親覽前事何得口詠其言行違其道誠願遠師殷宗近法魏祖修德延賢消災集慶放無用之物委之川澤取樂琴書頤養神性肅宗覽表大悅卽棄之池澤詔召光與安豐王延明議定服章三年六月詔光乘步挽至

東西上閣九月進位太保光又固辭光年者多務疾病稍增而自  
彊不已常在著作疾篤不歸四年十月肅宗親臨省疾詔斷賓客  
中使相望為止聲樂罷諸遊眺拜長子勵為齊州刺史十一月疾  
甚勅子姪等曰諦聽吾言聞曾子有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啓予  
手啓予足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吾荷先帝厚恩位至於此史功不  
成歿有遺恨汝等以吾之故並得名位勉之勉之以死報國脩短  
命也夫復何言速可送我還宅氣力雖微神明不亂至第而薨年  
七十三肅宗聞而悲泣中使相尋詔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具  
衣一襲錢六十萬布一千匹蠟四百斤大鴻臚監護喪事車駕親  
臨撫屍慟哭御輦還宮流涕於路為減常膳言則遺傷每至光坐  
誦讀之處未嘗不改容悽悼五年正月贈太傅領尚書令驃騎大  
將軍開府冀州刺史侍中如故又勅加後部鼓吹班劍依太保廣

詩

陽王故事諡文宣公肅宗祖喪建春門外望輜哀感儒者榮之初  
光太和中依宮商角徵羽本音而為五韻詩以贈李彪彪為十二  
次詩以報光光又為百三郡國詩以答之國別為卷為百三卷焉  
光寬和慈善不逆於物進退沉浮自得而已常慕胡廣黃瓊之為  
人故為氣槩者所不重始領軍于忠以光舊德甚信重焉每事籌  
決光亦傾身事之元又於光亦深宗敬及郭祚裴植見殺清河王  
懌遇禍光隨時俛仰竟不匡救於是天下譏之自從貴達罕所申  
薦曾啓其女婿彭城劉敬徽云敬徽為荊州五隴戍主女隨夫行  
常慮寇抄南北分張乞為徐州長史兼別駕暫集京師肅宗許之  
時人比之張禹光初為黃門則讓宋弁為中書監讓汝南王悅為  
太常讓劉芳為少傅讓元暉穆紹甄琛為國子祭酒讓清河王懌  
任城王澄為車騎儀同讓江陽王繼又讓靈太后父胡國珍皆顧

望時情議者以爲矯飾崇信佛法禮拜讀誦老而逾甚終日怡怡未曾恚忿曾於門下省晝坐讀經有鴿飛集膝前遂入於懷緣臂上肩久之乃去道俗贊詠詩頌者數十人每爲沙門朝貴請講維摩十地經聽者常數百人卽爲二經義疏三十餘卷識者知其疎略以貴重爲後坐於講次凡所爲詩賦銘贊詠頌表啓數百篇五十餘卷別有集光十一子勵勗勸勅勅勸勸勸

勵字彥德器學才行最有父風舉秀才中軍彭城王參軍祕書郎中以父光爲著作固辭不拜歷員外郎騎侍郎太尉記室散騎侍郎以繼母憂去職神龜中除司空從事中郎正光二年拜中書侍郎領軍將軍元義爲明堂大將以勵爲長史與從兄鴻俱知名於世四年十月父光疾甚詔拜征虜將軍齊州刺史以父寢疾衣不解帶及光薨肅宗每加存慰五年春光葬於本鄉又詔遣主書張

文伯宣弔焉孝昌元年十二月詔除太尉長史仍爲齊州大中正襲父爵建義初遇害河陰時年四十八贈侍中衛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子挹襲武定末太尉屬齊受禪爵例降

挹弟損儀同開府主簿

勗武定末征虜將軍安州刺史朝陽伯齊受禪例降

勗字彥儒亦有父風司空記室通直散騎侍郎寧遠將軍清河太守帶槃陽鎮將爲逆賊崔景安所害贈征虜將軍齊州刺史

子權太尉參軍事

勗武定中中書郎

光弟敬友本州治中頗有受納御史案之乃與守者俱逃後除梁郡太守會遭所生母憂不拜敬友精心佛道晝夜誦經免喪之後

遂菜食終世。恭寬接下修身厲節。自景明已降。頻歲不登。飢寒請  
丐者皆取足而去。又置逆旅於肅然山南大路之北。設食以供行  
者。延昌三年二月卒。年五十九。

崔鴻

子鴻。字彥鸞。少好讀書。博綜經史。太和二十年。拜彭城王國左常  
侍。景明三年。遷員外郎。兼尚書虞曹郎中。勅撰起居注。遷給事中。  
兼祠部郎。轉尚書都兵郎中。詔太師彭城王勰以下公卿朝士儒  
學才明者三十人。議定律令於尚書上省。鴻與光俱在其中。時論  
榮之。永平初。豫州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據懸瓠叛。詔鎮南  
將軍邢巒討之。以鴻為行臺鎮南長史。徙三公郎中。加輕車將軍。  
遷員外散騎常侍。領郎中。延昌二年。將大考百寮。鴻以考令於體  
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惟王者為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揚清。  
激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朝昇夕進。年歲數遷。豈拘一階半

級。閔以闕察等位者哉。二漢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須此人。人稱  
此職。或超騰昇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而遷進者。披  
卷則人人而是。舉目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之譽。國號豐賢  
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一考轉一階。貴賤內外。萬  
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  
善政。如黃龔。儒學如王鄭。史才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  
必為常流所攀。選曹亦抑為一槩。不會甄別。琴瑟不調。改而更張。  
雖明旨已行。猶宜消息。世宗不從。三年。鴻以父憂解任。甘露降。其  
廬前樹。十一月。世宗以本官徵鴻。四年。復有甘露降。其京兆宅之  
庭樹。復加中堅將軍。常侍。領郎如故。遷中散大夫。高陽王友。仍領  
郎中。其年為司徒長史。正光元年。加前將軍。修高祖。世宗起居注。  
光撰魏史。徒有卷目。初未考正。闕略尤多。每云。此史會非我世所

成但須記錄時事以待後人臨薨言鴻於肅宗五年正月詔鴻以本官修緝國史孝昌初拜給事黃門侍郎尋加散騎常侍齊州大中正鴻在史甫爾未有所就尋卒贈鎮東將軍度支尚書青州刺史鴻弱冠便有著述之志見晉魏前史皆成一家無所措意以劉淵石勒慕容儁苻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屈子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並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鴻乃撰為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焉鴻二世仕江左故不錄僭晉劉蕭之書又恐識者責之未敢出行於外世宗聞其撰錄遣散騎常侍趙邕詔鴻曰聞卿撰定諸史甚有條貫便可隨成者送呈朕當於機事之暇覽之鴻以其書有與國初相涉言多失體且既未訖迄不奏聞鴻後典起居乃妄載其表曰臣聞帝王之興也雖誕應圖錄然必有

驅除蓋所以勦彼厭政成此樂推故戰國紛紜年過十紀而漢祖夷殄羣豪開四百之業歷文景之柔懷鬱夏世宗之奮揚威武始得涼朔同文并越一軌於是談遷感漢德之盛痛諸史放絕乃鈐括舊書著成太史所謂緝茲人事光彼天時之義也昔晉惠不競華戎亂起三帝受制於姦臣二皇晏駕於非所五都蕭條鞠為煨燼趙燕既為長蛇遼海緬成殊域窮兵銳進以力相雄中原無主八十餘年遺晉僻遠勢略孤微民殘兵革靡所歸控皇魏龍潛幽代世篤公劉內修德政外抗諸僞并冀之民懷寶之士襁負而至者日月相尋雖邠岐之赴太王謳歌之歸西伯實可同年而語矣太祖道武皇帝以神武之姿接金行之運應天順民龍飛受命太宗必世重光業隆玄默世祖雄才敵略闡曜威靈農戰兼修埽清氛穢歲垂四紀而寰宇一同僭耳文身之長卉服斷髮之首莫不

請朔率職重譯來庭。隱慙鴻濟之澤，三樂擊壤之歌。百姓始得陶然，蘇息欣於堯舜之世。自晉永寧以後，雖所托稱兵競自尊樹，而能建邦命氏，成爲戰國者十有六家。善惡興滅之形，用兵乖會之勢，亦足以垂之將來，昭明勸戒。但諸史殘缺，體例不全，編錄紛謬，繁略失所，宜審正不同，定爲一書。伏惟高祖以大聖應期，欽明御運，合德乾坤，同光日月，建格天之功，創不世之法，開鑿生民，惟新大造。陛下以青陽繼統，啟武承天，應符屈已，則道高三五，頤神至境，則洞彼玄宗，剖判百家，斟酌六籍，遠邁石渠，美深白虎。至如導禮革俗之風，昭文變性之化，固以感彼禽魚，穆茲寒暑，而況愚臣沐浴太和，懷音正始，而可不勉。彊難革之性，砥礪木石之心，哉誠知敏謝允南才非承祚，然國志史考之美，竊亦輒所庶幾。始自景明之初，搜集諸國舊史，屬遷京甫爾，率多分散，求之公私，驅馳數

歲，又臣家貧祿薄，唯任孤力。至於紙盡書寫，所資每不周接。暨正始元年，寫乃向備，謹於吏按之暇，草構此書，區分時事，各繫本錄，破彼異同，凡爲一體，約損煩文，補其不足。三豕五門之類，一事與年之流，皆稽以長曆，考諸舊志，刪正差謬，定爲實錄。商校大略，著春秋百篇，至三年之末，草成九十五卷。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據蜀時書，尋訪不獲，所以未及繕成。輟筆私求，七載於今。此書本江南撰錄，恐中國所無，非臣私力所能終得。其起兵僭號事之始末，乃亦頗有，但不得此書，懼簡略不成。久思陳奏乞勅，緣邊求採，但愚賤無因，不敢輕輒散騎常侍、太常少卿、荊州大中正臣趙邕，忽宣明旨，敕臣送呈，不悟九臯微志，乃得上聞。奉勅欣惶，慶懼兼至。今謹以所訖者附臣邕呈奏。臣又別作序例一卷、年表一卷、仰表皇朝統括大義、俯明愚臣著錄微體，徒竊慕古人立言美意，文致



疎鄙無一可觀。簡御之日，伏深慙悸。鴻意如此，然自正光以前，不敢顯行其書。自後以其伯光貴重當朝，知時人未能發明其事，乃頗相傳讀，亦以光故執事者，遂不論之。鴻經綜既廣，多有違謬。至如太祖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以為改在元年。太宗永興二年，慕容超擒於廣固，鴻又以為事在元年。太常二年，姚弘敗於長安，而鴻亦以為滅在元年。如此之失，多不考正。

子子元，祕書郎。後永安中，乃奏其父書曰：臣亡考故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前將軍齊州大中正鴻，不殞家風，式續世業。古學克明，在新必鏡。多識前載，博極羣書。史才富洽，號稱籍甚。年止壯立，便斐然懷著述意。正始之末，任屬記言，撰緝餘暇，乃刊著趙燕秦夏涼蜀等遺載，為之贊序，褒貶評論。先朝之日，草構悉了。唯有李雄蜀書，搜索未獲，闕茲一國，遲留未成。去正光三年，購訪始得。討論適訖，而先臣棄世。凡十六國名，為春秋一百二卷。近代之事，最為備悉。未曾奏上，弗敢宣流。今繕寫一本，敢以仰呈。儻或淺陋，不迴睿賞，乞藏祕閣，以廣異家。子元後謀反，事發逃竄，會赦免，尋為其叔鴟所殺。

光從祖弟長文，字景翰，少亦徙於代都。聰敏有學識。太和中，除奉朝請，遷洛，拜司空參軍事，營構華林園。後兼員外散騎常侍，為宕昌使主，還授給事中。本國中正尚書庫部郎。正始中，大修器械，為諸州造仗都使，齊州太原太守，雍州撫軍府長史。以廉慎稱。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轉太府少卿，丞相高陽王雍諮議參軍。太中大夫。永安中，以老拜征虜將軍，平州刺史。還家，專讀佛經，不關世事。年七十九。天平初卒，贈使持節，征東將軍，齊州刺史。諡曰貞。子慈懋，字德林。永熙初，征虜將軍，徐州征東府長史。

長文從弟庠字文序有幹用初除侍御史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  
頻使高麗轉步兵校尉又轉司空掾領左右直長出除相州長史  
拜河陰洛陽令以疆直稱遷東郡太守元顯寇逼郡界庠拒不  
從命棄郡走還鄉里孝莊還宮賜爵平原伯拜潁川太守二年五  
月爲城民王早蘭寶等所害後贈驃騎將軍吏部尚書齊州刺史  
子罕襲爵齊受禪例降

光族弟榮先字隆祖涉歷經史州辟主簿

子鐸有文才冠軍將軍中散大夫

鐸弟覲寧遠將軍羽林監

史臣曰崔光風素虛遠學業淵長高祖歸其才博許其大至明主  
固知臣也歷事三朝師訓少主不出宮省坐致台傅斯亦近世之  
所希有但顧懷大雅託迹中庸其於容身之譏斯乃胡廣所不免  
也鴻博綜古今立言爲事亦才志之士乎

十月三日  
九月廿四

魏書卷六十八

列傳第五十六

甄琛

高聰

甄琛字思伯中山母極人漢太保甄邯後也父凝州主簿琛少敏  
悟閨門之內兄弟戲狎不以禮法自居頗學經史稱有刀筆而形  
貌短陋黻風儀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奕棊棄日至乃通夜不止  
手下蒼頭常令秉燭或時睡頓大加其杖如此非一奴後不勝楚  
痛乃白琛曰郎君辭父母仕宦京師若為讀書執燭奴不敢辭罪  
乃以圍棊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琛惕  
然慙感遂從許獻李彪假書研習聞見益優太和初拜中書博士  
遷諫議大夫時有所陳亦為高祖知賞轉通直散騎侍郎出為本

魏書卷六十七

列傳第五十五終

甄琛字思伯  
中山人

州征北府長史。後爲本州陽平王願衛軍府長史。世宗踐祚，以琛爲中散大夫兼御史中尉，轉通直散騎常侍，仍兼中尉。琛表曰：王者道同天壤，施齊造化，濟時拯物，爲民父母。故年穀不登，爲民所祀；乾坤所惠，天子順之；山川祕利，天子通之。苟益生民，損躬無吝。如或所聚，唯爲賑恤，是以月令稱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禽獸者，皆野虞教導之。其迭相侵奪者，罪之無赦。此明導民而弗禁，通有無以相濟也。周禮雖有川澤之禁止，所以防其殘盡，必令取之有時。斯所謂障護，雖在公更，所以爲民守之耳。且一家之長惠及子孫，一運之君澤周天下，皆所以厚其所養，以爲國家之富。未有尊居父母而醯醢，是吝富有萬品而一物是規。今者天爲黔首生鹽，國與黔首障護，假獲其利，是猶富專口斷，不及四體也。且天下夫婦歲貢粟帛，四海之有備奉一人，軍國之資取給百姓。天子亦何

患乎貧而苟禁一池也。古之王者，世有其民，或水火以濟其用，或巢宇以誨其居，或教農以去其饑，或訓衣以除其弊。故周詩稱教之誨之，飲之食之，皆所以撫覆導養爲之求利者也。臣性昧知理，識無遠尚，每觀上古愛民之迹，時讀中葉驟稅之書，未嘗不歎彼遠大，惜此近狹。今僞弊相承，仍崇關鄜之稅，大魏恢博，唯受穀帛之輸。是使遠方聞者，罔不歌德。昔曹父以棄寶得民，碩鼠以受財失衆。君王之義，宜其高矣。魏之簡稅，惠實遠矣。語稱出內之吝，有司之福，施惠之難，人君之禍。夫以府藏之物，猶以不施而爲災。况府外之利，而可吝之於黔首。且善藏者藏於民，不善藏者藏於府。藏於民者，民欣而君富；藏於府者，國怨而民貧。國怨則示化有虧，民貧則君無所取。願弛茲鹽禁，使沛然遠及。依周禮置川衡之法，使之監導而已。詔曰：民利在斯，深如所陳。付八座議，可否以聞。司

徒錄尚書彭城王勰兼尚書邢巒等奏琛之所列富乎有言首尾  
大備或無可貶但恐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是用遲回未謂爲  
可竊惟古之善爲治者莫不昭其勝途悟其遠理及於救世升降  
稱時欲令豐無過溢儉不致弊役養消息備在厥中節約取足成  
其性命如不爾者焉用君爲若任其生產隨其啄食便是芻狗萬  
物不相有宋本作白矣自天道既往恩惠生焉下奉上施卑高理睦然恩惠  
既文思極之術廣恒恐財不調國澤不厚民故多方以達其情立  
法以行其志至乃取貨山川輕在民之貢立稅關市禪十一之儲  
收此與彼非利已也回彼就此非爲身也所謂集天地之產惠天  
地之民藉造物之富賑造物之貧徹商賈給戎戰賦四民瞻軍國  
取乎用乎各有義已禁此淵池不專大官之御歛此匹帛豈爲後  
宮之資既潤不在已彼我理一猶積而散之將焉所吝且稅之本

意事有可求固以希濟生民非爲富賄藏貨不爾者昔之君子何  
爲然哉是以後來經圖未之或改故先朝商校小大以情降鑒之  
流疑興復鹽禁然自行以來典司多怠出入之間事不如法遂令  
細民怨嗟商販輕議此乃用之者無方非興之者有謬至使朝廷  
明識聽營其間今而罷之懼失前旨一行一改法若易棊參論理  
要宜依前式詔曰司鹽之稅乃自古通典然興制利民亦代或不  
同苟可以富氓益化唯理所在甄琛之表實所謂助政毗治者也  
可從其前計使公私並宜川利無擁尚書嚴爲禁豪彊之制也詔  
琛參八座議事尋正中尉常侍如故遷侍中領中尉琛俛眉畏避  
不能繩糾貴遊凡所劾治率多下吏於時趙修盛寵琛傾身事之  
琛父凝爲中散大夫弟僧林爲本州別駕皆託修申達至修姦詐  
事露明當收考今日乃舉其罪及監決修鞭猶相隱惻然告人曰

趙修小人，皆如土牛，殊耐鞭杖。有識以此非之。修死之明日，琛與黃門郎李憑以朋黨被召，詣尚書兼尚書元英。邢巒窮其阿附之狀，琛曾拜官，諸賓悉集。巒乃晚至，琛謂巒曰：「卿何處放蛆來？」今晚始顧，雖以戲言，巒變色銜忿。及此，大相推窮。司徒公錄尚書比海王詳等奏曰：「臣聞黨人爲患，自古所疾。政之所忌，雖寵必誅。皆所以存天下之至公，保靈基於永業者也。伏惟陛下纂聖前暉，淵鑒幽慝，恩斷近習，憲軌唯新。大政蔚以增光，鴻猷於焉永泰。謹按侍中領御史中尉甄琛，身居直法，糾擿是司，風邪響贖，猶宜劾糾。况趙修奢暴，聲著內外，侵公害私，朝野切齒。而琛嘗不陳奏，方便往來，綢繆結納，以爲朋黨。中外影響，致其談譽。令布衣之父超登正四之官，七品之弟越陟三階之祿。虧先皇之選典，塵聖明之官人。又與武衛將軍黃門郎李憑相爲表裏，憑兄叨封知而不言，及修

豐彰方加彈奏，生則附其形勢，死則就地排之。竊天之功，以爲己力。仰欺朝廷，俯罔百司。其爲鄙詐於茲甚矣。不實不忠，實合貶黜。謹依律科，徒請以職，除其父中散，實爲叨越。雖皇族帝孫，未有此例。旣得不以倫，請下收奪。李憑朋附趙修，是親是仗，交遊之道，不依恒度。或晨昏從就，或吉凶往來，至乃身拜其親，妻見其子。每有家事，必先請託。緇點皇風，塵鄙正化。此而不糾，將何以肅整阿諛。獎厲忠槩，請免所居官。以肅風軌。奏可。琛遂免歸本郡。左右相連死黜者三十餘人。始琛以父母年老，常求解官扶侍。故高祖授以本州長史，及貴達，不復請歸。至是，乃還供養數年。遭母憂，母鉅鹿曹氏有孝性，夫氏去家，路踰百里，每得魚肉菜果，珍美口實者，必令僮僕走奉其母。乃後食焉。琛母服未闋，復喪父。琛於塋兆之內，手種松栢。隆冬之月，負掘水土，鄉老哀之，咸助加力。十餘年中，墳

成木茂與弟僧林誓以同居沒齒專事產業躬親農圃時以鷹犬馳逐自娛朝廷有大事猶上表陳情久之復除散騎常侍領給事黃門侍郎定州大中正大見親寵委以門下庶事出參尚書入厠帷幄琛高祖時兼主客郎迎送蕭頤使彭城劉纘琛欽其器貌常歎詠之纘子晰為胸山戍主晰死家屬入洛有女年未二十琛已六十餘矣乃納晰女為妻婚日詔給厨費琛深所好悅世宗時調戲之盧昶敗於胸山詔琛馳驛檢按遷河南尹加平南將軍黃門中正如故琛表曰詩稱京邑翼翼四方是則者京邑是四方之本安危所在不可不清是以國家居代患多盜竊世宗太武皇帝親自發憤廣置主司里宰皆以下代令長及五等散男有經略者乃得為之又多置吏士為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禁止今遷都已來天下轉廣四遠赴會事過代都五方雜沓難可備簡寇盜公行劫

害不絕此由諸坊混雜釐比不精主司闇弱不堪檢察故也凡使人攻堅木者必為之擇良器今河南郡是陛下天山之堅木盤根錯節亂植其中六部里尉即攻堅之利器非貞剛精銳無以治之今擇尹既非南金里尉鈇刀而割欲望清肅郡邑不可得也里正乃流外四品職輕任碎多是下才人懷苟且不能督察故使盜得容姦百賦失理邊外小縣所領不過百戶而令長皆以將軍居之京邑諸坊大者或千戶五百戶其中皆王公卿尹貴勢姻戚豪猾僕隸陰養姦徒高門邃宇不可干問又有州郡俠客蔭結貴遊附黨連羣陰為市劫比之邊縣難易不同今難彼易此實為未愜王者立法隨時從宜改弦易調明主所急先朝立品不必即定施而觀之不便則改今閑官靜任猶聽長兼况煩劇要務不得簡能下領請取武官中八品將軍已下幹用貞濟者以本官俸恤領里尉

之任各食其祿。高者領六部尉，中者領經途尉，下者領里正。不爾請少高里尉之品，選下品中應遷之者，進而爲之，則督責有所輦。轂可清。詔曰：里正可進至勳品，經途從九品，六部尉正九品。諸職中簡取，何必須武人也。琛又奏以羽林爲遊軍，於諸坊巷司察盜賊。於是京邑清靜，至今踵焉。轉太子少保、黃門如故。大將軍高肇伐蜀，以琛爲使持節、假撫軍將軍，領步騎四萬爲前驅都督。琛次梁州獠亭，會世宗崩，班師。高肇旣死，以琛肇之黨也，不宜復參朝政，出爲營州刺史。加安北將軍。歲餘，以光祿大夫李思穆代之。時年六十五矣，遂停中山，久之乃赴洛。除鎮西將軍、涼州刺史，猶以琛高氏之昵也，不欲處之於內，尋徵拜太常卿，仍以本將軍出爲徐州刺史。及入辭，肅宗琛辭以老，詔除吏部尚書將軍如故。未幾，除征北將軍、定州刺史，衣錦晝遊，大爲稱滿。治體嚴細，甚無聲譽。

崔光辭司徒之授也。琛與光書外相抑揚，內實附會也。光亦揣其意，復書褒美以悅之。徵爲車騎將軍，特進，又拜侍中。以其衰老，詔賜御府杖、朝直杖以出入。正光五年冬卒，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萬，物七百段，蠟三百斤，贈司徒公、尚書左僕射。加後部鼓吹，太常議謚文穆。吏部郎袁翻奏曰：案禮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生於已，名生於人。故闔棺然後定謚，皆累其生時美惡，所以爲將來勸戒。身雖死，使名常存也。凡薨亡者屬所，卽言大鴻臚移本郡。大中正條其行迹功過，承中正移言，公府下太常部博士評議爲謚。列上謚不應法者，博士坐如選舉，不以實論。若行狀失實，中正坐如博士。自古帝王莫不殷勤重慎，以爲褒貶之實也。今之行狀皆出自其家，任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無復相是非之事。臣子



之欲光揚君父。但苦迹之不高。行之不美。是以極辭肆意。無復限量。觀其狀也。則周孔聯鑣。伊顏接袵。論其謚也。雖窮文盡武。罔或加焉。然今之博士。與古不同。唯知依其行狀。又先問其家人之意。臣子所求。便爲議上。都不復斟酌。與奪商量。是非致號。謚之加與。汎階莫異。專以極美爲稱。無復貶降之名。禮官之失。一至於此。案甄司徒行狀。至德與聖人齊蹤。鴻名共大。賢比跡。文穆之謚。何足加焉。但比來贈謚。於例普重。如甄琛之流。無不複謚。謂宜依謚法。慈惠愛民。曰孝。宜謚曰孝穆公。自今已後。明勅太常司徒。有行狀如此。言辭流宕。無復節限者。悉請裁量。不聽爲受。必準人立謚。不得甚加優越。復仍踵前來之失者。付法司科罪。從之。琛祖載。肅宗親送降車。就輿弔服。哭之。遣舍人慰其諸子。琛性輕簡。好嘲謔。故少風望。然明解有幹具。在官清白。自高祖世宗。歲相知待。肅宗以

家誡  
寫學文

師傅之義。而加禮焉。所著文章。鄙碎無大體。時有理詣。磔四聲。姓族廢興。會通緇素。三論及家誨。二十篇。篤學文。一卷。頗行於世。琛長子侃。字道正。郡功曹。釋褐祕書郎。性險薄。多與盜劫交通。贖琛在京。以酒色夜宿洛水亭舍。歐擊主人。爲司州所劾。淹在州獄。琛大以慙慨。廣平王懷爲牧。與琛先不協。欲具案窮推。琛託左右以聞。世宗遣白衣吳仲安。勅懷寬放。懷固執治之久。乃特旨出之。侃自此沉廢。卒於家。

高祖頌

侃弟楷。字德方。粗有文學。頗習吏事。太平中。上高祖頌十二篇。文多不載。優詔報之。琛啟除祕書郎。世宗崩。未葬。楷與河南尹丞張普惠等。飲戲。免官。任城王澄爲司徒。引爲功曹參軍。稍遷尚書儀曹郎。有當官之稱。肅宗末。定州刺史廣陽王淵。被徵還朝。時楷丁憂在鄉。淵臨發。召楷不兼長史。委以州任。尋值鮮于修禮。毛普賢

等率北鎮流民反於州西北之左人城屠村掠野引向州城州城之內先有燕恒雲三州避難之戶皆依傍市鄆草廬攢住修禮等聲云欲收此輩共爲舉動既外寇將逼恐有內應楷見人情不安慮有變起乃收州人中麤豪者皆殺之以威外賊固滅民之心及刺史元罔大都督楊津等至楷乃還家後修禮等忿楷屠害比人遂掘其父墓載棺巡城示相報復孝莊時徵爲中書侍郎尔朱榮之死帝以其堪率鄉義除試守常山太守賜絹二百疋出帝初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衛將軍右光祿大夫齊文襄王取爲儀同府諮議參軍天平四年卒年四十六贈驃騎將軍祕書監滄州刺史

楷弟寬字仁規自員外散騎侍郎本州別駕稍遷太尉從事中郎治書侍御史武定初謝病還鄉卒於家

僧林終於鄉里

琛從父弟密字叔雍清謹少嗜欲頗涉書史太和中奉朝請密疾世俗貪競乾沒榮寵曾作風賦以見意後參中山王英軍事英鍾離敗退鄉人蘓良沒於賊手密盡私財以贖之良既歸傾資報密密一皆不受謂良曰濟君之日本不求貨豈相贖之意也歷太尉鎧曹遷國子博士肅宗末通直散騎常侍冠軍將軍時賊帥葛榮侵擾河北裴衍源子邕敗没人情不安詔密爲相州行臺援守鄴城莊帝以密全鄴之勳賞安市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遷平東將軍光祿大夫領廷尉少卿尋轉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孝靜初車騎將軍廷尉卿在官有平直之譽出爲比徐州刺史將軍如故興和四年卒贈驃騎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謚曰靖長子儉字元恭官至前將軍太中大夫卒

亂賦

儉弟贖有才學亦早卒。

琛同郡張纂字伯業祖珍字文表慕容寶度支尚書太祖平中山入國世祖時拜中書侍郎真君元年闕在慰勞大使二年拜使持節鎮西將軍涼州刺史卒贈征東將軍燕州刺史謚曰穆纂頗涉經史雅有氣尚交結勝流太和中釋褐奉朝請稍遷伏波將軍任城王澄鎮北府騎兵參軍帶魏昌縣令吏民安之後爲北中府司馬久之除樂陵太守在郡多所受納聞御史至棄郡逃走於是除名乃卒天平初贈使持節都督冀定二州諸軍事驃騎將軍定州刺史。

纂叔感字崇仁有器業不應州郡之命。

子宣軌少孤事母以孝聞歷郡功曹州主簿延昌中釋褐奉朝請冀州征東府長流參軍轉相州中軍府錄事參軍定州別駕後除

鎮遠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出爲相州撫軍府司馬宣軌性通率輕財好施屬葛榮圍城與刺史李神有固守之功永安中以功賜爵中山公中興初坐事死於鄴。

子子瑜。

纂從弟元賓太和十六年出身奉朝請遷員外郎給事中正光中除中堅將軍射聲校尉永安三年卒永熙中外生高敖曹貴達啟贈持節撫軍將軍瀛州刺史。

子辨天平中司徒行參軍。

高聰字僧智本渤海蓀人曾祖軌隨慕容德徙青州因居北海之劇縣父法昂劉駿車騎將軍王玄謨甥也少隨玄謨征伐以軍功至員外郎早卒聰生而喪母祖母王撫育之大軍攻剋東陽聰徙入平城與蔣少遊爲雲中兵戶窘困無所不至族祖允視之若孫。

大加賜給。聰涉獵經史，頗有文才。允嘉之，數稱其美。言之朝廷云：青州蔣少遊與從孫僧智，雖為孤弱，然皆有文情。由是與少遊同拜中書博士。積十年，轉侍郎。以本官為高陽王雍友，稍為高祖知賞。太和十七年，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蕭昭業。高祖定都洛陽，追詔聰等曰：比於河陽勅卿，仍屈漣洛，周視舊業，依然有懷。固欲先之。營之後，乃薄伐。且以饋喪，甫爾使通。在昔乘危，幸凶君子弗取。是用輟茲前圖，遠期來會。爰息六師，三川是宅。將底居成，周永恢皇宇。今更造璽書，以代往詔。比所勅授，隨宜變之。善勗皇華，無替指意。使還，遷通直散騎常侍，兼太府少卿，轉兼太子左率。聰微習弓馬，乃以將用自許。高祖銳意南討，專訪王肅以軍事。聰託肅願以偏裨自効。肅言之於高祖，故假聰輔國將軍，統兵二千，與劉藻、傅永成道。益任莫間，俱受肅節度，同援渦陽。而聰躁怯，少威重，所

經漣掠無禮，及與賊交，望風退敗。與藻等同囚於懸瓠。高祖怒死徙平州為民。行屆瀛州，屬刺史王質獲白兔，將獻。託聰為表。高祖見表，顧為王肅曰：在下，那得復有此才，而令朕不知也。肅曰：比高聰北徙，此文或其所製。高祖悟曰：必應然也。何應更有此輩。世宗初，聰復竊還京師。六輔之廢，聰之謀也。世宗親政，除給事黃門侍郎，加輔國將軍，遷散騎常侍，黃門如故。世宗幸鄴，還於河內，懷界帝親射矢一里五十餘步。侍中高顯等奏伏見親御，弧矢臨原，弋遠弦動，羽馳矢鏃，所逮三百五十餘步。臣等伏惟陛下聖武自天，神藝夙茂，巧會騶虞之節，妙盡矍圃之儀。威稜攸疊，虺兇懾氣。才猛所振，勅敦弭心。足以肅截九區，赫服八字矣。盛事竒迹，必宜表述。請勒銘射宮，永彰聖藝。詔曰：此乃弓弧小藝，何足以示後葉。而喉唇近侍，苟以為然，亦豈容有異。便可如請，遂刊銘於射所。聰為

之詞趙修嬖幸。聰深朋附。及詔追贈脩父。聰爲碑文。出入同載。觀視碑石。聰每見脩迎送盡禮。聰又爲脩作表。陳當時便宜。教其自安之術。由是迭相親狎。脩死。甄琛李憑皆被黜落。聰亦深用危慮。而聰先以疎宗之情。曲事高肇。竟獲自免。肇之力也。脩之任勢。聰傾身事之。及脩之死。言必毀惡。如皓之寵聰。又媚附。每相招命。言笑攜撫。公私託仗。無所不至。每稱皓才識明敏。非趙脩之儔。乃因皓啟請青州鎮下。治中公廨。以爲私宅。又乞水田數十頃。皆被遂許。及皓見戮。聰以爲死之晚也。其薄於情義。類皆如此。侍中高顯出授護軍。聰轉兼其處。於時顯兄弟疑聰間搆。而求之。聰居兼十餘旬。出入機要。言卽真無遠慮。藉貴因權。耽於聲色。賄納之音聞於遐邇。中尉崔亮知肇微恨。遂面陳聰罪。世宗乃出聰爲平北將軍。并州刺史。聰善於去就。知肇嫌之。側身承奉。肇遂待之如舊。聰

在并州數歲。多不率法。又與太原太守王椿有隙。再爲大使御史舉奏。肇每以宗私相援。事得寢緩。世宗末。拜散騎常侍。平北將軍。肅宗踐祚。以其素附高肇。出爲幽州刺史。將軍如故。尋以高肇之黨。與王世義高綽李憲崔楷蘭氛之爲中尉元匡所彈。靈太后並特原之。聰遂停廢于家。斷絕人事。唯修營園果。以聲色自娛。久之。拜光祿大夫。加安北將軍。聰心望中書令。然後出作青州。願竟不果。正光元年夏卒。年六十九。靈太后聞其病。遣主書問之。聰對使者。歔歔慟泣。及聞其亡。嗟悼良久。言朕旣無福。大臣殞喪。且其與朕父南征契闊。戎旅特可感念。賜布帛三百匹。冰一車。贈撫軍將軍。青州刺史。謚曰獻。聰有妓十餘人。有子無子。皆注籍爲妾。以悅其情。及病。不欲他人得之。並令燒指吞炭。出家爲尼。聰所作文筆。二十卷。別有集。

子長雲字彥鴻起家祕書郎太尉主簿稍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  
建義初於河陰遇害贈安東將軍兗州刺史  
長雲弟叔山字彥甫司徒行參軍稍遷寧朔將軍越騎校尉卒贈  
太常少卿  
史臣曰甄琛以學尚刀筆早樹聲名受遇三朝終至崇重高聰才  
尚見知名位顯著而異軌同奔咸經於危覆之轍惜乎

魏書卷六十八

列傳第五十六

終

西州史局

魏書卷六十九

列傳第五十七

西州史局

十月四日  
卷六十九

崔休

裴延儁

袁翻

崔休字惠盛清河人御史中丞暹之玄孫也祖靈和仕劉義隆爲  
員外散騎侍郎父宗伯世宗初追贈清河太守休少孤貧矯然自  
立舉秀才入京師與中書郎宋弁通直郎邢巒雅相知友尚書王  
嶷欽其人望爲長子甥休姊贍以貨財由是少振高祖納休妹爲  
嬪以爲尚書主客郎轉通直正員郎兼給事黃門侍郎休好學涉  
歷書史公事軍旅之隙手不釋卷崇尚先達愛接後來常參高祖  
侍席禮遇次于宋郭之輩高祖南伐以北海王爲尚書僕射統留

臺事以休爲尚書左丞。高祖詔休曰：「北海年少，未閑政績，百揆之務，便以相委。」轉長史兼給事黃門侍郎。後從駕南行，及車駕還，幸彭城，汎舟泗水，詔在侍筵，觀者榮之。世宗初，休以弟亡，祖父未葬，固求渤海，於是除之。性嚴明，雅長治體，下車先戮豪猾數人，廣布耳目，所在姦盜莫不擒翦，百姓畏之，寇盜止息。清身率下，渤海大治。時大儒張吾貴，有盛名於山東，西方學士咸相慕，弟子自遠而至者，恒千餘人。生徒旣衆，所在多不見容，休乃爲設俎豆，招延禮接，使肄業而還。儒者稱爲口實。入爲吏部郎中，遷散騎常侍，權兼選任，休愛才好士，多所拔擢。廣平王懷數引談宴，世宗責其與諸王交遊，免官。後除龍驤將軍、洛州刺史。在州數年，以母老辭州許之，尋行幽州事，徵拜司徒右長史。休聰明彊濟，雅善斷決，幙府多事，辭訟盈几，剖判若流，殊無疑滯。加之公平清潔，甚得時談，復

口實

除吏部郎中，加征虜將軍、冀州大中正。遷光祿大夫，行河南尹。肅宗初，卽真加平東將軍，尋除平北將軍、幽州刺史。進號安北將軍，遷安東將軍、青州刺史。青州九郡民，單擲李伯徽、劉通等一千人，上書訟休德政。靈太后善之，休在幽、青州五六年，皆清白愛民，甚著聲績。二州懷其德澤，百姓追思之。徵爲安南將軍、度支尚書，尋進號撫軍將軍、七兵尚書。又轉殿中尚書。休久在臺閣，明習典禮，每朝廷疑議，咸取正焉。諸公咸相謂曰：「崔尚書下意處，我不能異也。」正光四年卒，年五十二。賜帛五百匹，贈車騎將軍、尚書僕射、冀州刺史，謚文貞侯。休少而謙退，事母孝謹，及爲尚書，子仲文納丞相雍第二女，女妻領軍元叉長庶子祕書郎稚舒，挾恃二家，志氣微改，內有自得之心，外則陵藉同列。尚書令李崇左僕射蕭寶夤、右僕射元欽，皆以雍叉之故，每憚下之。始休母房氏欲以休女妻

其外孫邢氏休不欲乃違其母情以妻又子議者非之休有九子  
長子凌字長儒武定中七兵尚書武城縣開國公  
凌弟仲文散騎常侍

仲文弟叔仁性輕俠重衿期歷通直散騎侍郎司徒司馬散騎常  
侍出爲驃騎將軍潁州刺史以貪汙爲御史所劾興和中賜死於  
宅臨刑賦詩與諸弟訣別而不及其兄以其不甚營救故也

叔仁弟叔義孝莊時爲尚書庫部郎坐兄凌鑄錢事發合家逃逸  
數日叔義遂見執獲時城陽王徽爲司州牧臨淮王或以非其身  
罪驟爲致言徽不從乃殺之

叔義弟子侃以竊級爲中書郎爲尚書左丞和子岳彈糾失官後  
兼通直常侍使於蕭衍還路病卒

子侃弟子聿武定末東莞太守卒

子聿弟子約開府祭酒

休弟寅字敬禮太子舍人早卒贈樂安太守妻安樂王長樂女晉  
寧主也貞烈有德行

子長謙好學脩立少有令名仕歷給事中仍還鄉里久之刺史尉  
景取爲開府諮議參軍事晚頗以酒爲損天平中被徵兼主客郎  
接蕭衍使張臯等後兼散騎常侍使蕭衍還卒於宿豫時人歎惜  
之以死王事贈驃騎將軍南青州刺史

裴延儁字平子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八世孫曾祖天明  
諮議參軍并州別駕祖雙虎河東太守卒贈平遠將軍雍州刺史  
謚曰順父崧州主簿行平陽郡事以平蜀賊丁丑功贈東雍州刺  
史延儁少偏孤事後母以孝聞涉獵墳史頗有才筆舉秀才射策  
高第除著作佐郎遷尚書儀曹郎轉殿中郎太子洗馬又領本邑



世宗專心釋典

中正及太子友太子恂廢以官官例免頃之除太尉掾兼太子中舍人。世宗初為散騎侍郎。尋除雍州平西府長史。加建威將軍。入為中書侍郎。時世宗專心釋典。不事墳籍。延儁上疏諫曰。臣聞有堯文。思欽明稽古。媯舜體道。慎典作聖。漢光神叡。軍中讀書。魏武英規。馬上翫籍。先帝天縱多能。克文克武。營遷謀伎。手不釋卷。良以經史義深。補益處廣。雖則劬勞。不可暫輟。斯乃前王之美實。後王之水鏡。善足以遵。惡足以誡也。陛下道悟自深。淵鑒獨得。昇法座於宸闈。釋覺善於日宇。凡在聽囑。塵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模。六籍軌俗之本。蓋以訓物有漸。應時匪妙。必須先羸。後精。乘近即遠。伏願經書互覽。孔釋兼存。則內外俱周。真俗斯暢。後除司州別駕。加鎮遠將軍。及詔立明堂。羣官博議。延儁獨著一堂之論。太博清河王懌。時典眾議。讀而笑曰。子故欲遠符僕射也。兼太子中庶

子。尋即正。別駕如故。加冠軍將軍。肅宗初。遷散騎常侍。監起居注。加前將軍。又加平西將軍。除廷尉卿。轉平北將軍。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督亢渠。徑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戾陵。諸堰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莫能修復。時水旱不調。民多飢餓。延儁謂疏通舊跡。勢必可成。乃表求營造。遂躬自履行。相度水形。隨力分督。未幾而就。溉田百萬餘畝。為利十倍。百姓至今賴之。又命主簿鄺惲。修起學校。禮教大行。民歌謠之。在州五年。考績為天下最。延儁繼母隨。延儁在薊。時遇重患。延儁啟求侍母。還京療治。至都未幾。拜太常卿。時汾州山胡。恃險寇竊。正平平陽二郡尤被其害。以延儁兼尚書。為西北道行臺節度討胡將軍。尋遇疾。勅還。三鷗羣鬪。寇掠不已。車駕欲親征之。延儁乃於病中上疏諫。諍。尋除七兵尚書。安南將軍。徙殿中尚書。加中軍將軍。轉散騎常侍。中書令。御史中尉。又

以本官兼侍中吏部尚書延儁在臺閣守職而已不能有所裁斷直繩也莊帝初於河陰遇害贈都督雍岐函三州諸軍事儀同三司本將軍雍州刺史

子元直尚書郎中

元直弟敬猷員外常侍兄弟並有學尚與父同時遇害元直贈光州刺史敬猷妻丞相高陽王雍外孫超贈尚書僕射

延儁從叔桃弓亦見稱於鄉里

子夙字買興沈雅有器識儀望甚偉高祖見而異之自司空主簿轉尚書左主客郎中時吏部尚書任城王澄有知人鑒每歎美夙以遠大許之高祖南伐爲行臺吏部郎仍除征北大將軍穆亮從事中郎轉爲河北大守以忠恕接下百姓感之卒於郡年四十三長子絕字宗模早卒

範子凝字長儒卒於武平鎮將

範弟昇之鑒武定末昇之太尉掾鑒司徒右長史

延儁從祖弟良字元賓起家今朝請轉北中府功曹參軍世宗初南絳縣令稍遷并州安北府長史入爲中散大夫領尚書考功郎中時汾州吐京羣胡薛羽等作逆以良兼尚書左丞爲西北道行臺值別將李德龍爲羽所破良入汾州與刺史汝陰王景和及德龍率兵數千憑城自守賊併力攻逼詔遣行臺裴延儁大都督章武王融都督宗正珍孫等赴援時有五城郡山胡馮宜都賀悅回成等以妖妄惑衆假稱帝號服素衣持白傘白幡率諸逆衆於雲臺郊抗拒王師融等與戰敗績賊乘勝圍城良率將士出戰大破之於陣斬回成復誘導諸胡令斬送宜都首又山胡劉蠡升自云聖術胡人信之咸相影附旬日之間逆徒還振德龍議欲拔城良

不許。德龍等乃止。景和薨，以良爲汾州刺史，加輔國將軍，行臺如故。都督高昉來援，復敗於百里候。先是，官粟貸民，未及收聚，仍值寇亂，至是城民大飢，人相食，賊知倉庫空虛，攻圍日甚，死者十三四。良以飢窘，因與城人奔赴西河。汾州之治西河，自良始也。時南絳、蜀、陳、雙、熾等聚衆反，自號建始王，與大都督長孫雅、宗正珍孫等相持不下。詔良解州爲慰勞使，轉太中大夫。本郡中正孝莊末，除光祿大夫，尙朱榮死，榮從子天光擁衆關西，乃詔良持節假安西將軍、潼關都督，又兼尙書爲河東、恒農、河北、宜陽行臺，以備之前廢帝時，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尋轉衛將軍，又加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轉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出帝末，除汲郡太守。孝靜初，衛大將軍、太府卿。天平二年秋卒。時年六十一。贈使持節、都督、雍、華二州諸軍事、吏部尙書、本將軍、雍州刺史。謚曰

貞。又重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尙書僕射，餘如故。

子叔祉。武定末，太子洗馬。

良從父兄子慶孫，字紹還，少孤，性倜儻，重然諾，釋褐員外散騎侍郎。正光末，汾州吐京羣胡薛悉公馬牒騰並自立爲王，聚黨作逆，衆至數萬，詔慶孫爲募人，別將招率鄉豪，得戰士數千人，以討之。胡賊屢來逆戰，慶孫身先士卒，每摧其鋒，遂深入至雲臺郊。諸賊更相連結，大戰郊西，自旦及夕，慶孫身自突陳，賊王闕郭康兒賊衆大潰，勅徵赴都，除直後。於後賊復鳩集，北連蠡升，南通絳、蜀、兗、徒，轉盛復以慶孫爲別將，從軹關入討，至齊子嶺，東賊帥范多、范安族等率衆來拒，慶孫與戰，復斬多首，乃深入二百餘里，至陽胡城。朝廷以此地被山帶河，衿要之所，肅宗末遂立邵郡，因以慶孫爲太守，假節輔國將軍，當郡都督。民經賊亂之後，率多逃竄，慶孫

務安緝之咸來歸業永安中還朝除太中大夫余朱榮之死也世隆擁衆北渡詔慶孫爲大都督與行臺源子恭率衆追擊軍次太行而慶孫與世隆密通事泄追還河內而斬之時年三十六慶孫任俠有氣鄉曲壯士及好事者多相依附撫養咸有恩紀在郡之日值歲飢凶四方遊客常有百餘慶孫自以家糧贍之性雖麤武愛好文流與諸才學之士咸相交結輕財重義座客常滿是以爲時所稱

子子瑩永安中太尉行參軍

延儁從祖弟仲規少好經史頗有志節起家奉朝請領侍御咸陽王禧爲司州牧辟爲主簿仍表行建興郡事車駕自代還洛次於郡境仲規備供帳朝於路側高祖詔仲規曰朕開置神畿郡望關重卿既首應司隸美舉復督我名邦何能自致也仲規對曰陛下

窮神盡聖應天順民棄彼玄壤來宅紫縣臣方罄心力躍馬吳會冀功銘帝籍勲書王府豈一郡而已高祖笑曰冀卿必副此言車駕達河梁見咸陽王謂曰昨得汝主簿爲南道主人六軍豐贍元弟之寄殊副所望尋除司徒主簿仲規父在鄉疾病棄官奔赴以違制免久之中山王英征義陽引爲統軍奏復本資於陳戰歿時年四十八贈河東太守謚曰貞無子弟叔義以第二子伯茂爲之後伯茂在文苑傳

叔義亦有學行高祖末除兗州安東府外兵參軍累遷太山太守爲政清靜吏民安之遷司空從事中郎正光五年夏卒時年五十七贈征虜將軍東秦州刺史謚曰宣

子景融字孔明篤學好屬文正光初舉秀才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永安中祕書監李凱以景融才學啟除著作佐郎稍遷輔國將

軍諫議大夫仍領著作出帝時議孝莊謚事遂施行時詔撰四部要略令景融專典竟無所成元象中儀同高岳以為錄事參軍弟景顏被劾廷尉獄景融入選吏部擬郡為御史中丞崔暹所彈云其貪昧苟進遂坐免官武定四年冬病卒年五十景融卑退廉謹無競於時雖才不稱學而緝綴無倦文詞汎濫理會處寡所作文章別有集錄又造鄴都晉都賦云

景顏頗有學尚起家汝南王開府行參軍孝莊初為廣州防巒別將行廣漢郡事元顥入洛與刺史鄭先護據州起義事寧賜爵保城子以軍功稍遷太尉從事中郎轉諮議參軍孝靜初徙司空長史在官貪穢武宗二年為中尉崔暹所劾事下廷尉遇疾死於獄年四十五

仲規弟子伯珍歷襄威將軍員外散騎郎河西太守孝靜初為平

東將軍榮陽太守卒官時年三十二贈本將軍雍州刺史

延儁族子禮和解褐員外散騎侍郎遷褐者僕射身長九尺腰帶十圍於羣衆之中魁然有異出為陳留太守卒於金紫光祿大夫延儁族兄聿字外興以操尚貞立為高祖所知自著作佐郎出為北中府長史時高祖以聿與中書侍郎崔亮並清貧欲以幹祿優之乃以亮帶野王縣聿帶温縣時人榮之轉尚書郎遷太尉諮議參軍出為平秦太守卒贈冠軍將軍洛州刺史

子子袖歿關西

延儁族人瑗字珍寶太和中析屬河北郡少孤貧而清苦自立太守司馬悅召為中正悅為別將軍征義陽引為中兵參軍瑗夙夜恭勤為悅所知軍還除奉朝請轉給事中汝南王悅郎中令悅散費無常每國俸初入一日之中分賜極意瑗每隨例恒辭多受少

伺悅虛竭還來奉貢悅雖性理不恒然亦相賞愛悅遷太尉請爲從事中郎轉驍騎將軍肅宗末出爲汝南太守不行轉太原太守屬肅宗崩尔朱榮初謀赴洛瑗預其事封五原縣開國子邑三百戶尋行并州事轉平北將軍殷州刺史孝靜初除衛將軍東雍州刺史興和元年卒年七十三

子夷吾武定末徐州驃騎府長流參軍

袁翻字景翔陳郡項人也父宣有才筆爲劉彧青州刺史沈文秀府主簿皇興中東陽州平隨文秀入國而大將軍劉昶每提引之言是其外祖淑之近親令與其府諮議參軍袁濟爲宗宣時孤寒甚相依附及翻兄弟官顯與濟子洗演遂各凌競洗等乃經公府以相排斥翻少以才學擅美一時初爲奉朝請景明初李彪在東觀翻爲徐紇所薦彪引兼著作佐郎以參史事及紇被徙尋解後

遷司徒祭酒揚烈將軍尚書殿中郎正始初詔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翻與門下錄事常景孫紹廷尉監張虎律博士侯堅固治書侍御史高綽前軍將軍邢苗奉車都尉程靈虬羽林監王元龜尚書郎祖瑩宋世景貞外郎李琰之太樂令公孫崇等並在議限又詔太師彭城王勰司州牧高陽王雍中書監京兆王愉前青州刺史劉芳左衛將軍元麗兼將作大匠李韶國子祭酒鄭道昭廷尉少卿王顯等入預其事後除豫州中正是時修明堂辟雍翻議曰謹案明堂之義今古諸儒論之備矣異端競構莫適所歸故不復遠引經傳傍採紀籍以爲之證且論意之所同以訓詁字闕耳蓋唐虞已上事難該悉夏殷已降校可知之謂典章之極莫如三代郁郁之盛從周斯美制禮作樂典刑在焉遺風餘烈垂之不朽案周官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具論夏殷名制豈其紕

繆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象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个之別。然推其體例則無九室之證。既而世衰禮壞。法度滄弛。正義殘隱。妄說斐然。明堂九室著自戴禮。探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爲一代之法。故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德行疑於今。雖有不同。時說眊然。本制著存而言無明文。欲復何責。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於今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爲九室略可知矣。但就其此制猶竊有惜焉。何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綜注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堂後九室之制非巨異乎。裴頠又云。漢氏作四維之个不能令各據其辰。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爲設虛器也。甚知漢世徒欲削滅周典。捐棄舊章。改物創制。故不復拘於載籍。且鄭玄之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並盡思窮神。故得之遠矣。覽其明堂圖義。皆有悟人意。察察著明。確乎難奪。諒足以扶微闡幽。不墜周公之舊法也。伯喈損益漢制。章句繁雜。旣違古背新。又不能易玄之妙矣。魏晉書紀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不記其經始之制。又無坦然可準。觀夫今之基址。猶或髣髴高甲。廣狹頗與戴禮不同。何得以意抑心。便謂九室可明。且三雍異所。復乖盧蔡之義。進退亡據。何用經通。晉朝亦以穿鑿難明。故有一屋之論。並非經典正義。皆以意妄作。茲爲不典。學家常談。不足以範時軌。世皇代旣乘乾統曆。得一馭宸。自宜稽古則天。憲章文武。追蹤周孔。述而不作。四彼三代。使百世可知。豈容虛追子氏於篇之浮說。徒損經紀雅誥之遺訓。而欲以支離橫議。指畫妄圖。儀刑宇宙。而貽來葉者也。又北京制置未皆允帖。繕修草創。以意良多。

事移禮變所存者無幾。理苟宜革，何必仍舊。且遷都之始，日不遑給。先朝規度，每事循古。是以數年之中，倏換非一。良以永法爲難，數改爲易。何爲宮室府庫，多因故迹，而明堂辟雍，獨遵此制。建立之辰，復未可知矣。旣猥班訪逮，輒輕率瞽言。明堂五室，請同周制。郊建三雍，求依故所。庶有會經誥，無失典刑。識偏學疎，退慙謬浪。後議選邊戍事，翻議曰：臣聞兩漢警於西北，魏晉備在東南。是以鎮邊守塞，必寄威重。伐叛柔服，寔賴溫良。故田叔、魏尚，聲高於沙漠。當陽、鉅平，績流於江漢。紀籍用爲美談，今古以爲盛德。自皇上以睿明纂御，風凝化遠，威厲秋霜，惠霑春露。故能使淮海輪誠，華陽卽序。連城請面，比屋歸仁。懸車劍閣，豈伊曩載鼓譟金陵。復在茲日，然荆揚之牧，宜盡一時才望。梁郢之君，尤須當今秀異。自此緣邊州郡，官至便登壇場，統戍階當卽用。或值穢德凡人，或遇貪

家惡子，不識字民，溫恤之方，唯知重役殘忍之法。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禦賊之心。唯有通商聚歛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值彊敵，卽爲奴虜。如百執獲，奪爲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無不搜管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深山，或耘草平陸，販買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旣不多，資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工，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常十七八焉。是以吳楚間，伺審此虛實，皆云糧匱兵疲，易可乘擾。故驅率犬羊，屢犯壇場。頻年已來，甲冑生蟣，十萬在郊，千金日費。爲弊之深，一至於此。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延若斯之患。賈生所以痛哭，良有以也。夫潔其流者，清其源，理其末者，正其本。旣失之在始，庸可止乎。愚謂自今已後，荆揚徐豫梁益諸蕃及所統郡縣



府佐統軍至于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  
拘階級若能統御有方清高獨著威足臨戎信能懷遠撫循將士  
得其忻心不營私潤專修公利者則就加爵賞使久於其任以時  
褒賚厲其忠款所舉之人亦垂優異獎其得士嘉其誠節若不能  
一心奉公才非捍禦貪憚日富經略無聞人不見德兵厭其勞者  
卽加顯戮用彰其罪所舉之人隨事免降責其謬薦罰其僞薄如  
此則舉人不得挾其私受任不得孤其舉善惡旣審沮勸亦明庶  
邊患永消譏議攸息矣遭母憂去職熙平初除冠軍將軍廷尉少  
卿尋加征虜將軍後出爲平陽太守翻爲廷尉頗有不平之論及  
之郡甚不自得遂作思歸賦曰日色黯兮高山之岑月逢霞而未  
皎霞值月而成陰望他鄉之阡陌非舊國之池林山有木而蔽月  
川無梁而復深悵浮雲之弗限何此恨之難奈於是雜石爲峰諸

思歸賦

煙共色秀出無窮煙起不極錯翻花而似繡網遊絲其如織蝶兩  
戲以相追燕雙飛而鼓翼怨驅馬之悠悠歎征夫之未息爾乃臨  
峻壑坐層阿北眺羊腸詰屈南望龍門嵯峨疊千重以聳翠橫萬  
里而揚波遠揮麈與麤麕走鯨鼉及龜鼉彼曖然兮鞏洛此邈矣  
兮關河心鬱鬱兮徒傷思搖搖兮空滿思故人兮不見神翻覆兮  
魂斷斷魂兮如亂憂來兮不散俯鏡兮白水水流兮漫漫異色兮  
縱橫竒光兮爛爛下對兮碧沙上覩兮青岸岸上兮氤氳駁霞兮  
絳氛風搖枝而爲弄日照水以成文行復行兮川之畔望復望兮  
望夫者君之門兮九重門余之別兮千里分願一見兮導我意我  
不見兮君不聞魄恹恹兮知何語氣繚戾兮獨縈緼彼烏馬之無  
知尚有情於南北雖吾人之固鄙豈忘懷於上國去上國之美人  
對下邦之鬼蜮形旣同於魍魎心匪殊於蝥賊欲修之而難化何

不殘之云。剋知進退之非可徒終朝以默默。願生還於洛濱。荷天地之厚德。神龜末遷。冠軍將軍涼州刺史。時蠕蠕主阿那瓌後主婆羅門。並以國亂來降。朝廷問。翻安置之所。翻表曰。謬以非才。忝荷邊任。猥垂訪逮。安置蠕蠕主阿那瓌。婆羅門等處。所遠近利害之宜。竊惟匈奴爲患其來久矣。雖隆周盛漢。莫能障服。衰弱則降。富彊則叛。是以方叔召虎。不遑自息。衛青去病。勤亦勞上。或修文德以來之。或興干戈以伐之。而一得一失。利害相侔。高車韓來朝。左賢入侍。史籍謂之盛事。千載以爲美談。至于皇代。勃興威馭四海。爰在北京。仍梗疆場。自卜惟洛。食定鼎伊瀍。高車蠕蠕迭相吞噬。始則蠕蠕衰微。高車彊盛。蠕蠕則自救靡暇。高車則僻遠西北。及蠕蠕復振。反破高車。王喪民離。不絕如綫。而高車今能終雪其耻。復摧蠕蠕者。止由種類繁多。不可頓滅故也。然關此兩敵。卽卞

莊之算。得使境上無塵。數十年中者。抑此之由也。今蠕蠕爲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靈。兩主投身一碁而至。百姓歸誠萬里。相屬進希。朝廷哀矜。剋復宗社。退望庇身有道。保其妻兒。雖乃遠夷荒桀。不識信順。終無純固之節。必有孤負之心。然興亡繼絕。列聖同規。撫降卹附。綿經共軌。若棄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禮侍。則損我資儲。來者旣多。全徙內地。非直其情不願。迎送艱難。然夷不亂華。殷鑒無遠。覆車在於劉石。毀轍固不可尋。且蠕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若蠕蠕全滅。則高車跋扈之計。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主奔於上。民散於下。而餘黨寔繁。部落猶衆。處處碁布。以望今主耳。高車亦未能一時并兼。盡令率附。又高車士馬雖衆。主甚愚弱。上不制下。下不奉上。唯以掠盜爲資。陵奪爲業。河西捍禦疆敵。唯涼州敦煌而已。涼州土廣民希。糧仗素闕。

敦煌酒泉空虛尤甚。若蠕蠕無復堅立，令高車獨擅北垂，則西顧之憂，匪日伊夕。愚謂蠕蠕二主皆宜存之，居阿那瓌於東偏，處婆羅門於西裔，分其降民，各有攸屬。那瓌住所非所經見，其中事勢不敢輒陳。其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安處之，西海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抵張掖西北千二百里，去高車所住金山一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衝要。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於事爲便，即可永爲立戍，鎮防西北，宜遣一良將加以配衣，疑仍令監護婆羅門。凡諸州鎮應徙之兵，隨宜割配。且田且戍，雖外爲置蠕蠕之舉，內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克厲，使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乃漸令北轉徙渡流沙，卽是我之外蕃。高車初敵西北之虞，可無過慮。如其姦回返覆，孤恩背德者，此不過爲

逋逃之寇，於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啟，脫先據西海，奪我險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以西，終非國有。不圖厥始而憂其終，噬臍之恨，悔將何及。愚見如允，乞遣大使往涼州燉煌，及於西海躬行山谷要害之所，親閱亭障遠近之宜，商量士馬，校練糧仗，部分見定處置得所。入春西海之間，卽令播種，至秋收一年之食，使不復勞轉輸之功也。且西海北垂卽是大磧，野獸所聚，千百爲羣，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籍獸以自給，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今之豫度，微似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高車豺狼之心，何可專信。假令稱臣致款，正可外加優納，而復內備彌深。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者也。管窺所陳，懼多孟浪。時朝議是之，還拜吏部郎中，加平南將軍、光祿大夫，以本將軍出爲齊州刺史。無多政績，孝昌中，除安南將軍、中書令，領給事、黃門侍郎，與徐紇俱在門下，並掌

文翰。翻既才學名重，又善附會，亦爲靈太后所信待。是時蠻賊充斥，六軍將親討之。翻乃上表諫止。後蕭寶夤大敗於關西，翻上表請爲西軍死亡將士舉哀，存而還者，并加賑賚。後拜度支尚書，尋轉都官。翻表曰：臣往忝門下翼侍帳幄，同時流輩皆以出離左右蒙數階之陟，唯臣奉辭非但直去黃門，今爲尚書後更在中書，令下於臣庸朽，誠爲叨濫。準之倫匹，或有未盡，竊惟安南之與金紫，雖是異品之隔，實有半階之枝。加以尚書清要，位遇通顯，準秩論資似加少進，語望比官人不願易。臣自揆自顧，力極求此，伏願天地成造，有始有終。矜臣疲病，乞臣骸骨，願以安南尚書換一金紫。時天下多事，翻雖外請閑秩，而內有求進之心。識者恠之。於是加撫軍將軍。肅宗靈太后曾燕於華林園，舉觴謂羣臣曰：哀尚書朕之杜預，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今爲盡之。侍座者莫不美仰。翻名位

俱重，當時賢達咸推與之。然獨善其身，無所獎拔，排抑後進，懼其凌已。論者鄙之。建義初，遇害於河陰。年五十三。所著文筆百餘篇，行於世。贈使持節、侍中、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嫡子寶首，武定中，司徒記室參軍。

寶首兄叔德，武定末，太子中舍人。翻弟躍，語在文苑傳。

躍弟颺，本州治中，別駕，豫州冠軍府司馬，而卒。

颺弟昇，太學博士，司徒記室，尚書儀曹郎中，正員郎，通直常侍。颺死後，昇通其妻，翻慙恙爲之發病，昇終不止。時人鄙穢之，亦於河陰見害。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史臣曰：崔休立身有本，當官著聞，朝之良也。裴儁器業位望，有可稱乎。袁翻文高價重，其當時之才秀歟。

十一月五日  
危陰

魏書卷七十

列傳第五十八

劉藻

傅永

傅豎眼

李神

劉藻字彥先廣平易陽人也六世祖遐從司馬叡南渡父宗之劉裕廬江太守藻涉獵羣籍美談笑善與人交飲酒至一石不亂永安中與姊夫李嶷俱來歸國賜魯易陽子擢拜南部主書號為稱職時北地諸羌數萬家恃險作亂前後牧守不能制姦暴之徒並無名實朝廷患之以藻為北地太守藻推誠布信諸羌咸來歸附藻書其名籍收其賦稅朝廷嘉之遷龍驤將軍雍城鎮將先是氏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魏書卷七十  
列傳第五十八

劉藻

豪徐成楊黑等驅逐鎮將故以藻代之至鎮擒獲成黑等斬之以  
徇羣氏震懼雍州人王叔保等三百人表乞藻為駙奴戍主詔曰  
選曹已用人藻有惠政自宜他叙在任八年遷離城鎮將太和中  
改鎮為岐州以藻為岐州刺史轉秦州刺史秦人恃險率多麤暴  
或拒課輸或害長吏自前守宰率皆依州遙領不入郡縣藻開示  
恩信誅戮豪橫羌氏憚之守宰於是始得居其舊所遇車駕南伐  
以藻為東道都督秦人紛擾詔藻還州人情乃定仍與安南將軍  
元英征漢中頻破賊軍長驅至南鄭垂平梁州奉詔還軍乃不果  
克後車駕南伐以藻為征虜將軍督統軍高聰等四軍為東道別  
將辭於洛水之南高祖曰與卿石頭相見藻對曰臣雖才非古人  
庶亦不留賊虜而遺陛下輒當釀曲阿之酒以待百官高祖大笑  
曰今未至曲阿且以河東數石賜卿後與高聰等戰敗俱徙平州

景明初世宗追錄舊功以藻為太尉司馬是年六月卒年六十七  
贈錢六萬

子紹珍無他才用善附會好飲酒結託劉騰騰啟為其國郎中令  
襲子爵稍遷本州別駕司空屬以事免官建義初詔復尋除太中  
大夫永安二年除安西將軍河北太守還朝久之拜車騎將軍左  
光祿大夫出為黎陽太守所在無政績天平中坐子尚書郎洪業  
入於關中率眾侵擾伏法

傅永字修期清河人也幼隨叔父洪仲與張幸自青州入國尋復  
南奔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騁年二十餘有友人  
與之書而不能答請於洪仲洪仲深讓之而不為報永乃發憤讀  
書涉獵經史兼有才筆自東陽禁防為崔道固城局參軍與道固  
俱降入為平齊民父母並老飢寒十數年賴其彊於人事勦力備

丐得以存立。晚乃被召兼治禮郎。詣長安拜文明太后父燕宣王廟。令賜爵貝丘男。加伏波將軍。未幾除中書博士。又改爲議郎。轉尚書考功郎中。爲大司馬從事中郎。尋轉都督任城王澄長史。兼尚書左丞。王肅之爲豫州。以永爲建武將軍。平南長史。咸陽王禧慮肅難信。言於高祖。高祖曰。已選傅修期爲其長史。雖威儀不足。而文武有餘矣。肅以永宿士禮之甚厚。永亦以肅爲高祖眷遇。盡心事之情。義至穆。肅鸞遣將魯康祚。趙公政。衆號一萬。侵豫州之太倉口。肅令永勒甲士三千擊之。時康祚等軍於淮南。永舍淮北。十有餘里。永量吳楚之兵。好以斫營爲事。卽夜分兵二部出於營外。又以賊若夜來。必應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旣設伏。乃密令人以瓠盛火。渡淮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之云。若有火起。卽亦然之。其夜康祚公政等果親率領來斫永營。東西二伏夾擊之。康

祚等奔趨淮水。火旣競起。不能記其本濟。遂望永所置之火而爭渡焉。水深溺死。斬首者數千級。生擒公政。康祚人馬墜淮。曉而獲其屍。斬首并公政送京師。公政岐州刺史超宗之從兄也。時裴叔業率王茂先。李定等來侵楚王戍。永適還州。肅復令大討之。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戍。至卽令填塞外塹。夜伏戰士一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江。於城東列陳。將置長圍。永所伏兵於左道擊其後軍。破之。叔業乃令將佐守所列之陳。自率精甲數千救之。永上門樓觀叔業南行五六里許。更開門奮擊。遂摧破之。叔業進退失圖。於是奔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旣不測我之虛實。足喪其膽。俘此足矣。何假逐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兩月之中。遂獻再捷。高祖嘉之。遣謁者就豫州策拜永安遠將軍。鎮南府長史。汝南太守。貝

丘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高祖每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唯傅修期耳。裴叔業又圍渦陽。時高祖在豫州。遣永爲統軍。與高聰。劉藻。成道。益任。莫問等往救之。軍將逼賊。永曰。先深溝固壘。然後圖之。聰等不從。裁營輜重。便擊之。一戰而敗。聰等棄甲徑奔懸瓠。永獨收散卒。徐還賊。追至。又設伏擊之。挫其鋒銳。四軍之兵。多賴之。以免。永至懸瓠。高祖俱鎖之。聰藻徒爲邊民。永免官爵而已。不經旬日。詔曰。修期在後。少有擒殺。可揚武將軍。汝陰鎮將。帶汝陰太守。景明初。裴叔業將以壽春歸國。密通於永。永具表聞。及將迎納。詔永爲統軍。與楊大眼。奚康生等諸軍。俱入壽春。同日而永在後。故康生大眼二人並賞列士。永唯清河男。蕭寶卷將陳伯之。侵逼壽春。汭淮爲寇。時司徒彭城王勰。廣陵侯元衍。同鎮壽春。以九江初附。人情未洽。兼臺援不至。深以爲憂。詔遣永爲統軍。領汝

陰之兵三千人。先援之。永勸士卒水陸俱下。而淮水口伯之防之甚固。永去二十餘里。牽舡上汝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趨淮下。舡便渡。適上南岸。賊軍亦及會。時已夜。永乃潛進。曉達壽春城下。勰行聞外有軍。共上門樓觀望。然不意永至。永免胄。乃信之。遂引永上。勰謂永曰。比望以久。恐洛陽難復。可見不意卿能至也。勰令永引軍入城。永曰。執兵被甲。固敵是求。如若教旨。便共殿下同被圍守。豈是救援之意。遂孤軍城外。與勰并勢。以擊伯之。頻有剋捷。中山王英之征義陽。永爲寧朔將軍。統軍當長圍。遏其南門。蕭衍將馬仙琕。連營稍進。規解城圍。永謂英曰。凶豎豕突。意在決戰。雅山形要宜。早據之。英沉吟未決。永曰。機者如神。難遇易失。今日不往。明朝必爲賊有。雖悔無及。英乃分兵。通夜築城於山上。遣統軍張懷等列陳於山下。以防之。至曉。仙琕果至。懷等戰敗。築城者悉



皆奔退。仙理乘勝直趨長圍，義陽城人復出挑戰。永乃分兵付長史賈恩，祖令守營壘，自將馬步千人南逆仙理，擐甲揮戈，單騎先入。唯有軍主蔡三虎副之餘人，無有及者。突陳橫過，賊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遂大破之。斬仙理子仙理，燒營席卷而遁。英於陳謂永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微，國家一帥，奈何使虜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三軍莫不壯之。義陽既平，英使司馬陸希道爲露板，意謂不可，令永改之。永亦不增文彩，直與之改陳列軍儀處置形要而已。而英深賞之，歎曰：「觀此經筭，雖有金城湯池，亦不能守矣。」還京復封。永先有男爵，至是以品不累加，賜帛二千疋。除太中大夫，行秦梁二州事，代邢巒鎮漢中。後還京師，於路除恒農太守，非心所樂。時英東征鍾離，連表請永，求以爲將。朝廷不聽。永每言曰：「文

淵充國，竟何人哉？吾獨白首見拘此郡，深用扼腕。然於治民，非其所長。故在任無多聲稱。未幾解郡還，爲太中大夫，行南青州事。遷左將軍、南兗州刺史，猶能馳射。盤馬奮稍，時年踰八十，常諱言老。每自稱六十九。還京拜平東將軍、光祿大夫。熙平元年卒，年八十三。贈安東將軍、齊州刺史。永嘗登北邙於平坦處，奮稍躍馬盤旋瞻望，有終焉之志。遠慕杜預，近好李冲、王肅，欲墓附其墓。遂買左右地數頃，遺勅子叔偉曰：「此吾之永宅也。永妻賈氏留於本鄉，永至代都，娶妾馮氏，生叔偉。及數女，賈後歸平城，無男，唯一女馮恃子，事賈無禮。叔偉亦奉賈不順。賈常忿之。馮先永亡，及永之卒，叔偉稱父命，欲墓北邙。賈疑叔偉將以馮合墓，賈遂求歸墓。永於所封貝丘縣，事經司徒、司徒胡國珍。本與永同經征役，感其所慕，許叔偉墓焉。賈乃邀訴靈太后。靈太后遂從賈意，事經朝堂。國珍理

不能得。乃葬於東清河。又永昔營宅兆。葬父母於舊鄉。賈於此疆。徙之與永同處。永宗親不能抑。葬已數十年矣。棺爲桑棗根所遮。束去地尺餘。甚爲周固。以斧斬斫。出之於坎。時人咸恠。未三年而叔偉亡。

叔偉九歲爲州主簿。及長。膂力過人。彎弓三百斤。左右馳射。又能立馬上。與人角騁。見者以爲得永之武。而不得永文也。

正光中。叔偉子豐生襲封。

傅豎眼。本清河人。七世祖佃。佃子邁。石虎太常祖父融。南徙渡河。家于磐陽。爲鄉閭所重。性豪爽。有三子。靈慶。靈根。靈越。並有才力。融以此自負。謂足爲一時之雄。嘗謂人曰。吾昨夜夢有一駿馬。無堪乘者。人曰。何由得入乘之。有一人對曰。唯有傅靈慶。堪乘此馬。又有弓一張。亦無人堪引。人曰。唯有傅靈根。可以彎此弓。又有數

紙文書。人皆讀不能解。人曰。唯傅靈越可解此文。融意謂其三子文武才幹。堪以駕馭當世。常密謂鄉人曰。汝聞之不。鬲婁子有王靈。此圖讖之文也。好事者然之。故豪勇之士。多相歸附。劉駿將蕭斌。王玄謨寇碣磔。時融始死。玄謨彊引靈慶爲軍主。將攻城。攻車爲城內所燒。靈慶懼軍法。詐云傷重。令左右輿之還營。遂與壯士數十騎遁還。斌玄謨命追之。左右諫曰。靈慶兄弟。並有雄才。兼其部曲。多是壯勇。如彭超。戶生之徒。皆一當數十人。援不虛發。不可逼也。不如緩之。玄謨乃止。靈慶至家。遂與二弟匿于山澤之間。時靈慶從叔乾愛。爲斌法曹參軍。斌遣乾愛誘呼之。以腰刀爲信。密令壯健者隨之。而乾愛不知斌之欲圖靈慶也。既至。靈慶間對坐。未久。斌所遣壯士執靈慶殺之。靈慶將死。與母崔訣。言法曹殺人不可忘也。靈根。靈越奔河北。靈越至京師。高宗見而奇之。靈越因

說齊民慕化青州可平高宗大悅拜靈越鎮遠將軍青州刺史員  
丘子鎮羊蘭城靈根爲臨齊副將鎮明潛壘靈越北入之後母崔  
氏遇赦免劉駿恐靈越在邊擾動三齊乃以靈越叔父琰爲冀州  
沿中乾愛爲樂陵太守樂陵與羊蘭隔河相對命琰遣其門生與  
靈越婢詐爲夫婦投化以招之靈越與母分離思積遂與靈根相  
要南走靈越與羊蘭奮兵相擊乾愛遣船迎之得免靈根差期不  
得俱渡臨齊人覺知劉斬殺之乾愛出郡迎靈越問靈根愆期之  
狀而靈越殊不應答但言不知而已乾愛不以爲惡勅左右出匣  
中烏皮袴褶分靈越代所常服靈越言不須乾愛云汝豈可著體  
上衣服見垣公也時垣護之爲刺史靈越奮聲言垣公垣公著此  
當見南方國主豈垣公也竟不肯著及至丹陽劉駿見而禮之拜  
員外郎克州司馬帶魯郡而乾愛亦遷青冀司馬帶魏郡後二人

俱還建康靈越意恒欲爲兄復讎而乾愛初不疑防知乾愛嗜雞  
肉葵菜食乃爲作之下以毒藥乾愛飯還而卒後數年而靈越爲  
太原太守戍升城後舉兵同劉駿子子助子助以靈越爲前軍將  
軍子助敗靈越軍衆散亡爲劉彧將王廣之軍人所擒厲聲曰我  
傳靈越也汝得賊何不卽殺廣之生送詣彧輔國府司馬劉劭劭  
躬自慰勞詰其叛逆對曰九州唱義豈獨在我劭又問四方阻逆  
無戰不擒主上皆加以大恩卽其才用卿何不早歸天闕乃逃命  
草間乎靈越答曰薛公舉兵淮北威震天下不能專任智勇委付  
子姪致敗之由實在於此然事之始末備皆參預人生歸於一死  
實無面求活勳壯其意送詣建康劉彧欲加原宥靈越辭對如一  
終不回改乃殺之豎眼卽靈越子也沉毅壯烈少有父風入國鎮  
南王肅見而異之且奇其父節傾心禮敬表爲參軍從肅征伐累

有戰功。稍遷給事中、步兵校尉、左中郎將，常爲統軍。東西征伐，世宗時爲建武將軍，討揚州賊，破之，仍鎮於合肥。蕭衍民歸之者數千戶。後武興氏楊集義反叛，推其兄子紹先爲主，攻圍關城。梁州刺史邢巒遣豎眼討之。集義衆逆戰，頗破走之。乘勝追北，仍剋武興。還洛，詔假節行南兗州事。豎眼善於綏撫，南人多歸之。轉昭武將軍、益州刺史。以州初置，境逼巴獠，給羽林虎賁三百人進號。冠軍將軍及高肇伐蜀，假豎眼征虜將軍，持節領步兵三萬先討北巴。蕭衍聞大軍西伐，遣其寧州刺史任太洪從陰平偷路入益州北境，欲擾動氐蜀，以絕運路。乘國諱，班師遂扇誘土民，奄破東洛，除口二戍。因此詐言南軍繼至，氐蜀信之，翕然從逆。太洪率氐蜀數千圍逼關城。豎眼遣寧朔將軍成興孫討之，軍次白護。太洪遣其輔國將軍任碩北等率衆一千邀險拒戰。在虎徑南山，連置三

營。興孫分遣諸統，隨便掩擊，皆破之。太洪又遣軍主邊昭等率氐蜀三千攻逼興孫柵，興孫力戰爲流矢所中死。豎眼又遣統軍姜喜、李元度從東嶼潛入，回出西嶼邀賊。之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斬邊昭及太洪前部王隆護首。於是太洪及關城五柵一時逃散。豎眼性旣清素，不營產業，衣食之外，俸祿粟帛皆以饗賜夷首。賑恤士卒，撫蜀人以恩信爲本，保境安民，不以小利侵竊。有掠蜀民入境者，皆移送還本土，檢勒部下守宰肅然。遠近雜夷相率款謁，仰其德化，恩爲魏民矣。是以蜀民請軍者旬月相繼。世宗甚嘉之。肅宗初，屢請解州，乃以元法僧代之。益州民追隨戀泣者數百里。至洛，拜征虜將軍、太中大夫。蕭衍遣將趙祖悅入屯硤石，以逼壽春。鎮南將軍崔亮討之，以豎眼爲持節鎮南軍司。法僧旣至，大失民和。蕭衍遣其信武將軍衡州刺史張齊，因民心之怨，入寇晉壽。頻

陷葭萌。小劍諸戍進圍州城。朝廷以西南為憂，乃驛徵豎眼於淮南。既至，以為右將軍、益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平西將軍、假安西將軍、西征都督，率步騎三千以討張齊。給銅印千餘，須有假職者聽六品以下板之。豎眼既出梁州，衍冠軍將軍勾道侍、梁州刺史王太洪等十餘將所在拒塞。豎眼三日之中轉戰二百餘里，甲不  
去身，類致九捷。士民統軍席廣度等處處邀擊，斬太洪及衍、征虜將軍楊伏錫等首。張齊引兵西退，遂奔葭萌。蜀民聞豎眼復為刺史，人人喜悅，迎於路者日有百數。豎眼至州，白水已東，民皆寧業。先是蕭衍信義將軍都統白水諸軍事楊興起征虜將軍李光宗襲據白水舊城。豎眼遣虎威將軍強虬與陰平王楊太赤率眾千餘夜渡白水，旦而交戰，大敗賊軍，斬興起首，剋復舊城。又遣統軍傅曇表等大破衍寧朔將軍王光昭於陰平。張齊仍阻白水屯寇。

葭萌。豎眼分遣諸將水陸討之。齊遣其寧朔將軍費忻督步騎二千逆來拒戰。軍主陳洪起力戰破之，乘勝追奔，遂臨夾谷三柵。統軍胡小虎四面攻之，三柵俱潰。張齊親率驍勇二萬餘人與諸軍交戰。豎眼命諸統帥同時奮擊。軍主許暢斬衍雄信將軍牟興祖。軍主孔領周射齊中足。於是大破賊軍，斬獲甚眾。齊乃柵於虎頭山下。賊帥任令崇屯據西郡。豎眼復遣討之。令崇棄眾夜遁，乃進討齊。破其二柵，斬首萬餘。齊被重創，奔竄而退。小劍大劍賊亦捐城西走。益州平。靈太后重書慰勞，賜驕馬一匹、寶劍一口。豎眼表求解州不許，復轉安西將軍、岐州刺史。常侍如故。仍轉梁州刺史。常侍將軍如故。梁州之人既得豎眼為牧人，咸自賀而豎眼至州，遇患不堪綜理。其子敬紹險暴不仁，聚貨耽色，甚為民害。遠近怨望焉。尋假鎮軍將軍、都督梁西益巴三州諸軍事。蕭衍遣其北

梁州長史錫休儒司馬魚和上庸太守姜平洛等十軍率衆三萬人寇直城。豎眼遣敬紹總衆赴之。倍道而進。至直城而賊襲據直口。敬紹以賊斷歸路。督兼統軍高徹吳和等與賊決戰。大破之。擒斬三千餘人。休儒等走還魏興。敬紹頗覽書傳。微有膽力。而奢淫。僮儻輕爲殘害。又見天下多事。陰懷異圖。欲杜絕四方。擅據南鄭。令其妾兄唐峴扇攪於外。聚衆圍城。敬紹謀爲內應。賊圍旣合。其事泄露。在城兵武執敬紹。白豎眼而殺之。豎眼耻恚發疾。遂卒。永安中。贈征東將軍。吏部尚書。齊州刺史。出帝初。重贈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司空。公。相州刺史。開國如故。

長子敬和。敬和弟敬仲。並好酒薄行。傾側勢家。敬和歷青州鎮遠府長史。孝莊時。復爲益州刺史。朝廷以其父有遺惠故也。至州聚飲無已。好酒嗜色。遠近失望。仍爲蕭衍將樊文熾攻圍。敬和以城

降。送於江南。後衍以齊獻武王威德日廣。令敬和還國。以申和通之意。久之。除北徐州刺史。復以耽酒爲土賊掩襲。棄城走。徵詣廷尉。遇恩免。遂廢棄卒於家。

乾愛子三寶。與房法壽等同劾。疑盤陽。賜爵貝丘子。

三寶弟法獻。高祖初南叛。爲蕭鸞右中郎將。直閣將軍。從崔慧景至鄧城。爲官軍所殺。

琰曾孫文驥。勇果有將領之才。隨豎眼征伐。累有軍功。自疆弩將軍。出爲琅邪戍主。胸山內附。徐州刺史盧昶遣文驥守胸山。樵米旣竭。而昶軍不進。文驥遂棄母妻。以城降蕭衍。後大以南貨賂光州刺史羅衡。衡爲渡其母妻。

李神。恒農人。父洪之。秦益二州刺史。神少有膽略。以氣尚爲名。早從征役。其從兄崇深所知賞。累遷威遠將軍。新蔡太守。領建安戍。

主轉寧遠將軍陳留太守領狄丘戍主頻有軍功封長樂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遷征虜將軍驍騎將軍直閣將軍蕭衍將趙祖悅率衆據硤石神爲別將率揚州水軍受刺史李崇節度與都督崔亮行臺僕射李平等攻硤石剋之進平北將軍太中大夫孝昌中行相州事尋正加撫軍將軍假鎮東將軍大都督建義初除衛將軍時葛榮克斥民多逃散先是州將元鑒反叛引賊後都督源子邕裴衍戰敗被害朝野憂惶人不自保而神志氣自若撫勞兵民小大用命旣而葛榮盡銳攻之久不能剋會余朱榮擒葛榮於鄴西事平除車騎將軍以功進爵爲公增邑八百通前一千戶元顯入洛莊帝北巡以神爲侍中又除殿中尚書仍行相州事車駕還宮改封安康郡開國公加封五百戶普太元年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大中正永熙中薨天平元年賜使持節侍中驃騎大

將軍司徒公冀州刺史

子士約襲齊受禪曾例降

史臣曰劉藻傳永豎眼文武器幹知名於時豎眼加以撫邊導俗風化尤美方之二子固以優乎抑又魏世之良牧李神據危城當大難其氣槩亦足稱焉

魏書卷七十

列傳第五十八

西州生鳳  
氏雷庭甫

十一月七日  
夜小雨

魏書卷七十一

列傳第五十九

西州生鳳  
氏雷庭甫

裴叔業

夏侯道遷

李元護

席法友

王世弼

江悅之

淳于誕

李苗

裴叔業河東聞喜人也。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五代祖苞，晉秦州刺史。祖邕，自河東居于襄陽。父順宗，兄叔寶，仕蕭道成，並有名位。

及古用  
裴



叔業少有氣幹。頗以將略自許。仕蕭贖。歷右軍將軍。東中郎將。諮議參軍。蕭鸞見叔業而奇之。謂之曰。卿有如是志。相何慮不大富貴。深宜勉之。鸞為豫州。引為司馬。帶陳留太守。鸞輔政。叔業常伏壯士數百人於建業。及鸞廢昭文。叔業率眾赴之。鸞之自立也。以叔業為給事黃門侍郎。封武昌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高祖南巡。車駕次鍾離。鸞拜叔業持節冠軍將軍。徐州刺史。以水軍入淮。去王師數十里。高祖令尚書郎中裴聿往與之語。叔業盛飾左右。服翫以夸聿。曰。我在南。富貴正如此。豈若卿彼之險陋也。聿云。伯父儀服誠為美麗。但恨不晝遊耳。徙輔國將軍。豫州刺史。屯壽陽。鸞死于寶卷。自立。遷叔業本將軍。南兗州刺史。會陳顯達圍建鄴。叔業遣司馬李元護率軍赴寶卷。其實應顯達也。顯達敗而還。叔業慮內難未已。不願為南兗。以其去建鄴近。受制於人。寶卷嬖人茹

法珍。王暄之等疑其有異。去來者並云。叔業北入。叔業兄子植。颺粲等棄母奔壽陽。法珍等以其既在疆場。急則引魏力。不能制。且欲羈縻之。白寶卷遣中書舍人裴長穆慰誘之。許不復回換。叔業雖云得停。而憂懼不已。遣親人馬文範以自安之計訪之於寶卷。雍州刺史蕭衍曰。天下之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立理。雍州若能堅據襄陽。輒當勦力自保。若不爾。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遣文範報曰。羣小用事。豈能及遠。多遣人相代。力所不辦。少遣人又於事不足。意計回惑。自無所成。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自然無患。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二萬。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也。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地相處。河南公寧復可得如此。則南歸之望絕矣。叔業沉疑未決。遣信詣豫州刺史薛真度。具訪入國可否之宜。真度答書盛陳朝廷風化。惟新之

美知卿非無欵心。自不能早決捨南耳。但恐臨迫而來。便不獲多賞。叔業遲遲數反。真度亦遣使與相報復。乃遣子芬之及兄女夫韋伯昕奉表內附。景明元年正月。世宗詔曰。叔業明敏秀發。英欵早悟。馳表送誠。忠高振古。宜加褒授。以彰先覺。可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豫雍兗徐司五州諸軍事。征南將軍。豫州刺史。封蘭陵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又賜叔業璽書曰。前後使返。有勅。想卿具一二寶卷。昏狂日月。滋甚。虐遍宰輔。暴加戚屬。淫刑既逞。朝無孑遺。國有瓦解之形。家無自安之計。卿兼茲智勇。深懼禍萌。翻然高舉。去彼危亂。朕興居在念。深嘉乃勲。前卽勅豫州緣邊諸鎮兵馬。行往赴援。楊大眼奚康生。鐵馬五千。星言卽路。彭城王勰尚書令。肅精卒十萬。絡繹繼發。將以長驅淮海。電擊衡巫。卿其并心勦力。同斯大舉。殊勲茂績。職爾之由。崇名厚秩。非卿孰賞。并有勅與州佐吏及彼土人士。其有微功片效。必加褒異。軍夫渡淮。叔業病卒。年六十三。李元護。厝法友等。推叔業兄子植。監州事。乃贈開府儀同三司。餘如故。謚忠武公。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絹一千匹。布五百匹。蠟三百斤。

子椿之。字文聰。仕蕭鸞。爲隨郡王左常侍。先卒。子譚。紹封。

譚。麤險好殺。所乘牛馬。爲小驚逸。手自殺之。然孝事諸叔。盡於子道。國祿歲入。每以分贍。世以此稱之。世宗以譚及高皇后弟貞王。肅子紹。俱爲太子洗馬。肅宗踐祚。轉員外常侍。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卒。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謚曰敬。

子測。字伯源。襲歷通直散騎侍郎。天平中。走於關西。

椿之弟芬之。字文馥。長者好施篤愛諸弟。仕蕭鸞。歷位羽林監。入國。以父勳。授通直散騎常侍。上蔡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除廣平

內史固辭不拜。轉輔國將軍東秦州刺史。在州有清靜之稱。入為征虜將軍。太中大夫。徙封山茌縣。出為後將軍岐州刺史。正光末。元志西討隴賊。軍敗。退守岐州。為賊所圍。城陷。志與芬之並為賊擒。送於上邽。為莫折念生所害。贈平東將軍青州刺史。

子涉。字仲昇。襲卒。

子儁。居襲。武定中。員外羽林監。齊受禪。儁例降。

芬之弟簡之。英之。並早卒。

英之弟藹之。字幼重。性輕率。好琴書。其內弟柳諧。善鼓琴。藹之師諧。而微不及也。歷通直散騎侍郎。平東將軍。安廣汝陽二郡太守。卒。

叔業。長兄子彥先。少有志尚。叔業以壽春入國。彥先景明二年。逃遁歸魏。朝廷嘉之。除通直散騎常侍。封雍丘縣開國子。食邑二百

戶。出為趙郡太守。為政舉大綱而已。正始中。轉渤海相。屬元愉作逆。徵兵郡縣。彥先不從。為愉拘執。踰獄得免。仍為沙門。潛行至洛。愉平。勅還郡。延昌中。卒。時年六十一。熙平中。贈持節左將軍南青州刺史。謚曰惠恭。

子約。字元儉。性頗剛鯁。起家員外郎。轉給事中。永平中。丹楊太守。後襲爵。冀州大乘賊起。勅為別將。行渤海郡事。後州軍為賊所敗。遂圍郡城。城陷。見害。年三十六。神龜中。贈平原太守。出帝時。復贈前將軍揚州刺史。

長子英起。武定末。洛州刺史。

英起弟威起。卒於齊王開府中兵參軍。年三十二。贈鴻臚少卿。

彥先弟絢。揚州治中。時揚州霖雨水入州城。刺史李崇居於城上。繫船憑焉。絢率城南民數千家。汎舟南走。避水高原。謂崇還北。遂

與別駕鄭祖起等送子十四人於蕭衍自號豫州刺史衍將馬仙  
琿遣軍赴之崇聞絢反未測虛實乃遣國侍郎韓萬興單舸召之  
絢聞崇在悵然驚恨報崇曰比因大水蹟踰不免羣情所逼推爲  
盟首今大計已爾勢不可追恐民非公民吏非公吏願早行無犯  
將士崇遣從弟寧朔將軍神丹陽太守謝靈寶勒水軍討絢絢率  
衆逆戰神等大破之斬其將帥十餘人絢衆奔營神乘勝剋柵衆  
皆潰散絢匹馬單逃爲村民所獲至尉升湖絢曰吾爲人吏反而  
見擒有何面目得視公也投水而死并鄭祖起等皆斬之

植字文遠叔業兄叔寶子也少而好學覽綜經史尤長釋典善談  
理義仕蕭寶卷以軍勳至長水校尉隨叔業在壽春叔業卒寮佐  
同謀者多推司馬李元護監州一二日謀不決定唯席法友柳玄  
遂揚令寶等數人慮元護非其鄉曲恐有異志共舉植監州祕叔

業喪問教命處分皆出於植於是開門納國軍城庫管籥悉付康  
生詔以植爲征虜將軍兗州刺史崇義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尋進  
號平東將軍入爲大鴻臚卿後以長子昕南叛有司處之大辟詔  
曰植闔門歸欵子昕愚昧爲人誘陷雖刑書有常理宜矜恤可特  
恕其罪以表勲誠尋除揚州大中正出爲安東將軍瀛州刺史罷  
州復除大鴻臚卿遷度支尚書加金紫光祿大夫植性非柱石所  
爲無恒兗州還也表請解官隱於嵩山世宗不許深以爲怪然公  
私集論自言人門不後王肅怏怏朝廷處之不高及爲尚書志意  
頗滿欲以政事爲已任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辭氣激  
揚見於言色入參議論時對衆官面有譏毀又表毀征南將軍田  
益宗言華夷異類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率多侵侮皆此類也侍  
中于忠黃門元昭覽之切齒寢而不奏會韋伯昕告植欲謀廢黜

尚書又奏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達云受植旨詐稱被詔率合部曲欲圖領軍于忠臣等窮治辭不伏引然衆證明晒案律在邊合率部衆不滿百人以下身猶尚斬況仲達公然在京稱詔聚衆誼惑都邑駭動人情量其本意不可測度按詐僞律詐稱制者死今依衆證處仲達人死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崇義縣開國侯裴植身居納言之任爲禁司大臣仲達又稱其姓名募集人衆雖名仲達切讓無忿懼之心衆證雖不見植皆言仲達爲植所使召仲達責問而不告列推論情狀不同之理不可分明不得同之常獄有所降減計同仲達處植死刑又植親率城衆附從王化依律上議唯恩裁處詔曰凶謀旣爾罪不合恕雖有歸化之誠無容上議亦不須待秋分也時于忠專擅朝權旣構成其禍又矯爲此詔朝野怨之臨終神志自若遺令子弟命蓋之後翦落鬚髮被以法服以沙

門禮墓于嵩高之陰年五十初植與僕射郭祚都水使者韋儁等同時見害於後祚儁事雪加贈而植追復封爵而已植故吏渤海刁冲上疏訟之於是贈植征南將軍尚書僕射揚州刺史乃改葬植母夏侯道遷之姊也性甚剛峻於諸子皆如嚴君長成之後非衣帽不見小有罪過必束帶伏閣經五三日乃引見之督以嚴訓唯少子衍得以常服見之且夕温清植在瀛州也其母年踰七十以身爲婢自施三寶布衣麻菲手執箕箒於沙門寺洒掃植弟瑜粲衍並亦奴僕之服泣涕而從有感道俗諸子各以布帛數百贖免其母於是出家爲比丘尼入嵩高積歲乃還家植雖自州送祿奉母及贍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異爨一門數竈蓋亦染江南之俗也植母旣老身又長嫡其臨州也妻子隨去分違數歲論者譏焉

子惔字道則襲爵。

植弟颺壯果有謀略常隨叔業征伐以軍功爲寶卷驍騎將軍叔業之歸誠也遣颺率軍於外外以討蠻楚爲名內實備寶卷之衆景明初以颺爲輔國將軍南司州刺史擬戍義陽封義安縣開國伯邑千戶詔令未至爲賊所殺贈冠軍將軍進爵縣侯餘如故世宗以颺勲効未立而卒其子焯不得襲封肅宗初焯行貨於執事乃封城平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

焯字休光小字黃頭頗有文學善事權門領軍元義納其金帛除鎮遠將軍散騎侍郎揚州大中正進伯爲侯改封高城縣增邑一千戶尋兼尚書右丞出爲東郡太守孝昌三年爲城民所害贈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青州刺史開國如故諡曰簡。

子斌襲武定中廣州長流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颺弟瑜字文琬初拜通直散騎常侍封下密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尋試守滎陽郡坐虎暴殺人免官後徙封灌津子卒於渤海太守年四十五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諡曰定。

子堪字靈淵襲爵歷尚書郎興和中坐事死爵除。

瑜弟粲字文亮景明初賜爵舒縣子沉重善風儀頗以驕豪爲失歷正平恒農二郡太守高陽王雍曾以事屬粲粲不從雍甚爲恨後因九日馬射勅畿內太守皆赴京師雍時爲州牧粲往修謁雍含怒待之粲神情閑邁舉止抑揚雍目之不覺解顏及坐定謂粲曰相愛舉動可更爲一行粲便下席爲行從容而出坐事免官後世宗聞粲善自擿置欲觀其風度忽令傳詔就家急召之須臾之間使者相屬合家恒懼不測所以粲更恬然神色不變世宗歎異之時僕射高肇以外戚之貴勢傾一時朝士見者咸望塵拜謁粲

候肇惟長揖而已。及還家，人尤責之。粲曰：「何可自同凡俗也？」又曾詣清河王懌，下車始進，便屬鼻兩。粲容步舒雅，不以霑濡改節。懌乃令人持蓋覆之，歎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性好釋學，親升講座，雖持義未精，而風韻可重，但不涉經史，終為知音所輕。」世宗末，除前將軍、太中大夫、揚州、大中正，遷安南將軍、中書令。肅宗釋奠，以為侍講，轉金紫光祿大夫。後元顥入洛，以粲為西兗州刺史，尋為濮陽太守。崔巨倫所逐，棄州入嵩高山，前廢帝初，徵為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復為中書令。後正月晦，帝出臨洛濱，粲起於御前，再拜曰：「今年還節，美聖駕出遊，臣幸參陪，從豫奉醮樂，不勝忻戴。敢上壽酒。」帝曰：「昔歲北海入朝，暫竊神器，具問爾日，卿戒之以酒，今欲使我飲，何異於往情？」粲曰：「北海志在沉湎，故諫其所失。陛下齊聖溫克，臣敢獻微誠。」帝曰：「實乃寡德，甚愧來譽，仍為命酌。」出帝初

出為驃騎大將軍、膠州刺史。屬時亢旱，士民勸令禱於海神。粲憚違眾心，乃為祈請，直據胡床舉杯而言曰：「僕白君，左右云前後例皆拜謁。」粲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而致禮海神也？卒不肯拜。」時青州叛賊耿翔受蕭衍假署，寇亂三齊。粲唯高談虛論，不事防禦之術。翔乘其無備，掩襲州城。左右白言賊至，粲云：「豈有此理？」左右又言已入州門，粲乃徐云：「耿王可引上廳事。」自餘部眾且付城外，其不達時變如此。尋為翔所害，送首蕭衍。時年六十五。

子含，字文若，員外散騎侍郎。

粲弟衍，字文舒，學識優於諸兄，才行亦過之。事親以孝聞，兼有將略。仕蕭寶卷，至陰平太守。景明二年，始得歸國，授通直郎。衍欲辭朝，命請隱嵩高，乃上表曰：「臣幸乘昌運，得奉盛化，沐藉炎風，餐佩

唐德於生於運已溢已榮。但攝性乖和，恒苦虛弱。比風露增加，精形侵耗。小人愚懷，有願閑養。伏見嵩岑極天，苞育名草。修生救疾，多遊此岫。臣質無靈，分性乖山水。非敢追踵輕舉，髣髴高蹤。誠希藥此沉疴，全養稟氣耳。若所療微痊，庶偶影風雲。永歌至德，荷衣葛屨。裁營已整，搢策納屣。便陟山途，謹附陳聞。乞垂昭許。詔曰：知欲養疴中岳，練石嵩嶺。栖素雲根，餌芝清壑。騰跡之操，深用嘉焉。但治缺古風，有愧山客耳。既志往難裁，豈容有抑。使從來請。世宗之末，衍稍以出山干祿執事。肅宗除散騎侍郎，行河內郡事。尋除建興太守，轉河內太守。加征虜將軍。遭母憂，解任。衍歷二郡，廉貞寡欲，善撫百姓。民吏追思之。孝昌初，蕭衍遣將曹敬宗寇荊州。山蠻應之，大路斷絕。都督崔暹率數萬之衆，盤桓魯陽，不能前討。荊州危急，朝廷憂之。詔衍爲別將，假前將軍，與恒農太守王羆率軍

一萬出武關，以救荊州。賊逆戰於淅陽，行大破之。賊逆退走，荊州圍解。除使持節、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假安東將軍、北道都督、鎮鄴西之武城，封安陽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潛圖叛逆，衍覺其有異，密表陳之。尋而鑒所部別將稽宗馳驛告變。乃詔衍與都督源子邕、李神軌等討鑒。平之，除撫軍將軍、相州刺史。假鎮北將軍、北道大都督。進封臨汝縣開國公，增邑千二百戶。常侍如故。仍詔衍與子邕北討葛榮。軍次陽平之東北，漳曲賊來拒戰。衍軍敗，見害。朝野人情莫不駭惋。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司空、相州刺史。

子嵩襲武定中，河內太守齊受禪，爵例降。又天水冀人尹挺，仕蕭鸞，以軍勳至陳郡太守。遂與叔業參謀歸誠。景明初，除輔國將軍、南司州刺史。擬戍義陽，亦封宋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轉冠軍將



軍東郡太守未拜而卒賜布帛一百匹贈本將軍涇州刺史  
子循歷太原太守

柳玄達

循弟彖饒安令遼西太守兄弟皆有政事才時河東南解人柳玄  
達頗涉經史仕蕭鸞歷諸王參軍與叔業姻婭周旋叔業之鎮壽  
春委以管記及叔業之被猜疑將謀獻款玄達贊成其計前後表  
啟皆玄達之詞景明初除輔國將軍司徒諮議參軍封南頓縣開  
國子邑二百戶二年秋卒時年四十三後改封夏陽縣邑戶如先  
玄達曾著大夫論備陳叔業背逆歸順契關危難之旨又著喪服  
論約而易尋文多不錄

大夫論  
契關

子締襲武定中東太原太守齊受禪爵例降

締弟遠字季雲性麤疎無拘檢時人或謂之柳瘧好彈琴耽酒時  
有文詠為肅宗挽郎出帝初除儀同開府參軍屯放情琴酒之間

每出返家人或問有何消息答云無所聞縱聞亦不解元象二年  
客遊項城遇患卒時年四十

玄達弟玄瑜景明初除正員郎轉鎮南大將軍開府從事中郎帶  
汝陰太守延昌二年卒年二十

楊令寶

子諧頗有文學善鼓琴以新聲手勢京師士子翕然從學除著作  
佐郎建義初於河陰遇害時年二十六又武都人楊令寶有膂力  
善射仕蕭鸞數為小將征戰著效至譙郡太守遂參叔業歸誠之  
謀景明初除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擬戍淮陰封寧陵縣開國子  
食邑五百戶在淮南征戰累著勞捷徵拜冠軍將軍試守京兆內  
史卒追封邵陵縣開國子邑二百戶賜帛一百匹贈征虜將軍華  
州刺史

子彪襲爵永熙中征虜將軍中散大夫齊受禪例降

韋伯昕

令寶弟令仁亦隨令寶立效前將軍汝南內史又京兆杜陵人韋伯昕學尚有壯氣自以才智優於裴植常輕之植疾之如讎即彥先之妹婿也叔業以其有大志故遣送子芬之為質景明初封雲陽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拜南陽太守數歲坐事免久之拜員外散騎常侍加中壘將軍延昌末告尚書裴植謀為廢黜植坐死後百餘日伯昕亦病卒臨亡見植為祟口云裴尚書死不獨見由何以見怒也其叔業爪牙心膂所寄者裴智淵左中郎將封浚儀縣王吳左軍將軍封南汝陰縣趙葦右中郎將封西宋縣並開國男食邑各二百戶李道真右軍將軍封睢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胡文盛右軍將軍封剛陽縣魏承祖右軍將軍封平春縣並開國子食邑各三百戶

魏承祖

承祖廣陵寒人也依隨叔業為趨走左右壯健善事人叔業待之

皇甫光

甚厚及出為州以為防閑善撫士卒兼有將用自景明以後常為統軍南北征伐累有戰功歷太原太守至光祿大夫安南將軍蕭衍遣將圍義陽士民應之三關既陷州城時甚縣急以承祖持節行撫軍將軍率師討之大破賊衆解義陽之圍還復三關遂為名將終於并州刺史衣冠之士預叔業勳者安定皇甫光北地梁祐清河崔高客天水閻慶胤河東柳僧習等光美鬚髯善言笑仕蕭鸞以軍勳至右軍將軍入國為輔國將軍假南兗州刺史卒於渤海太守兄椿齡薛安都婿也隨安都於彭城內附歷位司徒諮議岐州刺史光未入朝而椿齡先卒椿齡子璋鄉郡相璋弟瑒為司徒胡國珍所拔自太尉記室超遷吏部郎性貪婪多

所受納鬻賣吏官皆有定價。後以丞相高陽王雍之壻，超拜持節、冠軍將軍、豫州刺史。為政殘暴，百姓患之。罷州後，仍遇風病。久之，除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太昌初卒。年五十八。贈衛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

子長卿，司州主簿、祕書郎中、太尉司馬。

祐，叔業之從姑子也。好學，便弓馬。隨叔業征伐，身被五十餘創。景明初，拜右軍將軍，賜爵山桑子。出為北地太守，清身率下，甚有治稱。歷驍騎將軍、太中大夫、右將軍。從容風雅，好為詩詠，常與朝廷名賢汎舟洛水，以詩酒自娛。遷光祿大夫，加北平將軍。端然養志，不歷權門。出為平西將軍、京兆內史。當世歎其抑屈。卒，官贈本將軍、涇州刺史。

高客，博學，善文札，美風流。景明初，拜散騎侍郎。出為揚州開府掾。

帶陳留太守，卒官。

慶胤，父汪，參薛安都平北將軍事。安都入國，聽汪還南。慶胤博識洽聞，善於談論，聽其言說，不覺忘疲。景明初，為李元談輔國府司馬，卒於敷城太守。

僧習，善隸書，敏於當世。景明初，為裴植征虜府司馬，稍遷北地太守。為政寬平，民羌悅愛。肅宗時，至太中大夫，加前將軍。出為潁川太守，卒官。

夏侯道遷，譙國人。少有志操。年十七，父母為結婚韋氏。道遷云：欲懷四方之志，不願取婦。家人咸謂戲言。及至婚日，求覓不知所在。於後訪問，乃云：逃入益州，仕蕭鸞，以軍勳，稍遷至前軍將軍、輔國將軍。隨裴叔業至壽春，為南譙太守。兩家雖為姻好，而親情不協。遂單騎歸國，拜驍騎將軍。隨王肅至壽春，遣道遷守合肥。肅薨，道

遷棄戍南叛。會蕭衍以莊丘黑爲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鎮南鄭。黑請道遷爲長史。帶漢中郡。會黑死。衍以王鎮國爲刺史。未至而道遷陰圖歸順。先是仇池鎮將楊靈珍阻兵反叛。戰敗南奔。衍以靈珍爲征虜將軍。假武都王。助戍漢中。有部曲六百餘人。道遷憚之。衍時又遣其左右吳公之等十餘人使南鄭。道遷乃僞會使者請靈珍父子。靈珍疑而不赴。道遷乃殺使者五人。馳擊靈珍。斬其父子。并送使者五首於京師。江悅之等推道遷爲持節冠軍將軍。梁秦二州刺史。道遷表曰。臣聞知機其神。趨利如響。臣雖不武。敢忘機利。伏惟陛下澤被區宇。德濟蒼生。八表同忻。品物咸賴。臣頃亡蟻賊。匹馬歸闕。自斯搏噬。罄竭丹款。但中於壽陽。橫爲韋纘。所謗理之曲直。並是楊集朗王秉所悉。臣實愚短。豈能自安。便逃竄江吳。苟存視息。蕭衍梁州刺史莊丘黑與臣早舊。申臣爲長史。

值黑亡歿。專任天時。素願機會。在茲遇武興。私署侍郎。鄭洛生來此。臣卽披露誠款。與其共契機要。報武興王楊紹先。并其中叔集起等。請其遣軍以爲腹背。卽遣左天長由寒山路馳啟。復會通直散騎常侍臣集朗。還至武興。臣聞其至。知事必剋。集朗果遣鄭右留使至。臣間密參機舉。會有蕭衍使人吳公之至。知臣懷誠。將歸大化。遂與府司馬嚴思臧。恭與籤。吳宗肅。王勝等。共楊靈珍父子密相構結。期當取臣。臣幸先覺。悉得戮思恭等。臣卽遣鄭猥。馳告集朗。急求軍援。而武興軍未到之間。蕭衍白馬戍主尹天寶。不識天命。固執愚迷。乃率部曲。驅掠民丁。敢爲不逞。臣卽遣軍主江悅之。率諸軍。主席靈坦。龐樹等。領義勇。應時討撲。而樹銳氣難裁。違悅之節度。輕進失脫。天寶因此。直到南鄭。重圍州城。梁秦士庶。僉云危棘。以義逼臣。勸爲刺史。須藉此威。鎮靖內外。臣亦誠奉國苟。

取濟事輒捐小跡。且從權宜假當州位。重遣皇甫選由斜谷道以事啟聞。臣卽親率士卒四日三夜交鋒苦戰。武興之軍乘虛躡後。天寶兇徒因宵烏散。進旣摧破。退失巢穴。潛捨軍衆依山傍險。突入白馬。集朗與二弟躬擐甲胄。率其所領。登卽擒斬。戍內戶口卽放還民。斯由皇威遐振。罪人授首。凶狡時殄。公私慶快。非但梁秦竭力。寔關集朗赴接之機。臣前已遣軍主杜法先還洵陽。構合徒黨。誘結鄉落。令晉壽土豪王僧承。王文粲等。還至西關。共興大義。當令庸蜀虛弱。楚鄧懸危。開拓九區。掃清六合。形要之利在於此時。進趣之略。願速處分。臣以愚陋。猥當推舉。事定之後。便卽束身馳歸天闕。但物情草創。猶有參差。蕭衍魏興太守范瑜。安康太守范泌。共前巴西太守姜脩。屯聚川東。尚規舉斧。登遣討襲。具於別啟。集朗兄弟並議曰。臣往日歸誠。誓盡心力。超蒙榮獎。灰殞匪報。

但留臣權相綏獎。須得撲滅瑜等。便卽首路。伏願聖慈。特垂鑒照。謹遣兼長史臣張天亮奉表略聞。詔曰。得表聞之。將軍前識機運。已投誠款。而中途猜間。致有播越。復翻然風返。建茲殊效。忠貫古烈。義動遐邇。漢鄭旣開勢。翦庸蜀。混同之略。方自斯始。擒凶掃惡。何快如之。想餘黨悉平。西南清盪。經筭淹湖。當有劬勞。所請軍宜別勅一二。又賜道遷璽書曰。得表具誠節之懷。卿忠義夙挺。期委自昔。中有事因。以致乖舛。知能乘機豹變。翻然改圖。獎率同心。萬里投順。遠舉漢中。爲開蜀之始。洪規茂略。深有嘉焉。今授卿持節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豐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并同義諸人。尋有別授。王師數道。絡繹電邁。遣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征梁漢諸軍事。鎮西將軍。尚書邢巒。指授節度。卿其善建殊効。稱朕意焉。道遷表受平南常侍。而辭豫州豐縣侯。引裴叔業公爵爲例。

世宗不許道遷自南鄭來朝京師引見於太極東堂免冠徒跣謝曰比在壽春遭韋續之酷申控無所致此猖狂是段之來希酬昔遇勳微恩重有覲心顏世宗曰卿建爲山之功一匱之玷何足謝也道遷以賞報爲微逡巡不拜詔曰道遷至止旣淹未恭州封可勅吏部速令召拜道遷拜日詔給百五十人供尋改封濮陽縣開國侯邑戶如先歲餘頗表解州世宗許之除南兗州大中正不拜道遷雖學不淵洽而歷覽書史閑習尺牘札翰往還甚有意理好言宴務口實京師珍羞固不卑有於京城之西水次之地大起園池植列蔬果延致秀彥時往遊適妓女十餘常自娛樂國秩歲入三千餘匹專供酒饌不營家產每誦孔融詩曰坐上客恒滿樽中酒不空餘非吾事也識者多之出爲散騎常侍平西將軍華州刺史轉安東將軍瀛州刺史常侍如故爲政清嚴善禁盜賊熙平年

年久

病卒年六十九贈撫軍將軍雍州刺史贈帛五百匹謚曰明侯初道遷以拔漢中歸誠本由王頴興之計求分邑戶五百封之世宗不許靈太后臨朝道遷重求分封太后大奇其意議欲更以三百戶封頴興會卒遂寢道遷不娉正室唯有庶子數人此傳宋刻前後顛倒案北雍本改正長子夫宋本作史字元廷歷備軍將軍鎮遠將軍南兗州大中正夫性好酒居喪不戚醇醪肥鮮不離於口沽買飲噉多所費用父時田園貨賣略盡人間債負數猶千餘匹穀食至常不足弟妹不免飢寒初道遷知夫好酒不欲傳授國封夫未亡前忽夢見征虜將軍房世寶來至其家直上廳事與其父坐屏人密言夫心驚懼謂人曰世寶至官間必擊我也尋有人至云官呼郎隨召卽去遣左右杖之二百不勝楚痛大叫良久乃寤流汗徹於寢具至明前涼城太守趙卓詣之見其衣濕謂夫曰卿昨夕當大飲溺衣如此夫乃具

陳所夢。先是旬餘，祕書監鄭道昭暴病卒。夫聞，謂卓曰：「人生何常，唯當縱飲耳。」於是昏酣遂甚。夢後二日，不能言，針之乃得語，而猶虛劣。其從兄與等，並營視之，皆言危，而獲振，俄而心悶，旋轉而死。爲洗浴者，視其尸體，大有杖處，青赤隱起。二百下許，贈鉅鹿太守。初，夫與南人辛謙、庾道江、文遙等，終日遊聚，酣飲之際，恒相謂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之間耳。脫有先亡者，當於良辰美景，靈前飲宴，儻或有知，庶共歆饗。及夫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夫靈前，酌飲。時日晚，天陰，室中微闇，咸見夫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時執杯酒，似若獻酬，但無語耳。時夫家客雍僧明，心有畏恐，拔簾欲出，便卽僵仆，狀若被歐。夫從兄欣宗云：「今是節日，諸人憶弟疇昔之言，故來共飲。僧明何罪而被瞋責？」僧明便寤，而欣宗鬼語，如夫平生，并怒家人，皆得其罪。又發槌陰私竊盜，咸有

次緒。夫妻裴植女也。與道遷諸妾不穆，訟聞徹于公庭。

子籍，年十餘歲，襲祖封。已數年，而夫弟齊等言其眇目，瘡疾不任承繼，自以與夫同庶，已應紹襲，尚書奏籍承封。元象中，平東將軍太中大夫齊受禪例降。

與道遷兄子也。位至咸陽太守。

李元護，遼東襄平人。八世祖胤，晉司徒。廣陸侯胤子順璠及孫沈志，皆有名宦。沈孫根，慕容寶中書監。根子後智等，隨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數世無名位。三齊豪門多輕之。元護以國家平齊後，隨父懷慶南奔，身長八尺，美鬚髯，少有武力。仕蕭道成，歷官馬頭太守。後軍將軍龍驤將軍，雖以將用自達，然亦頗覽文史，習於簡牘。高祖至鍾離，元護時在城中，爲蕭鸞徐州刺史蕭惠休奉使詣軍。高祖見而善之，後爲裴叔業司馬，帶汝陰太守。叔業歸順，元護贊

同其謀及叔業疾病外內阻貳元護督率上下以俟援軍壽春剋定元護頗有力焉景明初以元護爲輔國將軍齊州刺史廣饒縣開國伯食邑一千戶便道述職其年入朝尋以州民柳世明圖爲不軌元護馳還歷城至卽擒殄誅戮所加徵爲濫酷值州內飢儉民人困弊志存隱恤表請賑貸蠲其賦役但多有部曲時爲侵擾城邑苦之故不得爲良刺史也三年夏卒年五十一病前月餘京師無故傳其凶問又城外送客亭柱有人書曰李齊州死綱佐餞別者見而拭之後復如此元護妾妓十餘聲色自縱情慾旣甚支骨消削鬚長二尺一時落盡贈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元護爲齊州經拜舊墓巡省故宅饗賜村老莫不欣暢及將亡謂左右曰吾嘗以方伯薄伍至青州士女屬目若喪過東陽不可不好設儀衛哭蓋哀令觀者改容也家人遵其誠

子會襲正始中降爵爲子邑五百戶延昌中除宣威將軍給事中會頑駭好酒其妻南陽太守清河房伯玉女也甚有姿色會不答之房乃通於其弟機因會飲醉殺之

子景宣襲天平中除給事中齊受禪例降機與房遂如夫婦積十餘年房氏色衰乃更婚娶

元護弟靜景明初以歸誠勳拜前將軍性甚貪忍兄亡未斂便剝脫諸妓服玩及餘財物歷齊州內史天水太守

靜子鉉羽林監

元護從叔恤卒於東郡太守

子曠之

席法友安定人也祖父南奔法友仕蕭鸞以齊力自劾軍勳稍遷至安豐新蔡二郡太守建安戌主蕭寶卷遣胡景略代之法友遂



留壽春與叔業同謀歸國景明初拜冠軍將軍豫州刺史苞信縣開國伯食邑千戶始叔業卒後法友與裴植追成叔業志淮南剋定法友有力焉尋轉冠軍將軍華州刺史未拜改授并州刺史歲餘代還蕭衍遣將楊公則寇揚州假法友征虜將軍以討之法友未至而公則敗走後假法友前將軍持節為別將出淮南欲解廂山之圍法友始渡淮而朐山敗沒遂停散十年恬靜自處不競勢利世宗末以本將軍除濟州刺史在州廉和著稱又徙封乘氏肅宗初拜光祿大夫熙平二年卒贈平西將軍秦州刺史贈帛三百匹謚襄侯

子景通襲善事元又兼以貨賂又父繼繼為司空引景通為掾後加右軍將軍鎮軍將軍卒官贈輔國將軍衛尉少卿子鷗襲永安末尚書郎走關西

王世弼京兆霸城人也劉裕滅姚泓其祖父從裕南遷世弼身長七尺八寸魁岸有壯氣善草隸書好愛墳典仕蕭齊以軍勳至游擊將軍為軍主助戍壽春遂與叔業同謀歸誠景明初除冠軍將軍南徐州刺史擬戍鍾離懸封慎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後以本將軍除東徐州刺史治任於刑為民所怨有受納之響歲餘為御史中尉李平所彈會赦免久之拜太中大夫加征虜將軍尋以本將軍出為河北太守始有清稱轉渤海相尋遷中山內史加平北將軍直閣元羅領軍又弟也曾行過中山謂世弼曰二州刺史翻復為郡亦當恨恨耳世弼曰儀同之號起自鄧騭平北為郡始在下官正光元年卒官贈本將軍豫州刺史謚曰康長子會汝陽太守

次子由字茂道好學有文才尤善草隸性方厚有名士之風又工

慕書為時人所服。歷給事中、尚書郎、東萊太守。罷郡後，寓居潁川。天平初，元洪威構逆，大軍攻討，為亂兵所害。時年四十三。名流悼惜之。

江悅之，字彥和，濟陽考城人也。七世祖統，晉散騎常侍。劉淵石勒之亂，南徙渡江。祖興之，父範之，並為劉裕所誅。悅之，少孤，仕劉駿。歷諸王參軍，好兵書，有將略，善待士，有部曲數百人。蕭道成初，以悅之為荊州征西府中兵參軍，領臺軍主。遷屯騎校尉，轉後軍將軍。部曲稍衆，千有餘人。蕭贖遣戍漢中，就遷輔國將軍。蕭衍初，劉季連據蜀反叛，悅之率部曲及梁秦之衆討滅之，以功進號冠軍將軍。武興氏破白馬，進圖南鄭，悅之率軍拒戰，大破氏衆，還復白馬。衍秦梁二州刺史，莊丘黑死，夏侯道遷與悅之及龐樹軍主李忻榮、張元亮、士孫天與等謀以梁州內附，既殺蕭衍使者及楊靈

珍，衍華陽太守尹天寶率衆向州城，悅之與樹忻榮勒衆逆戰，為天寶所敗，遂圍南鄭，戰經四日，衆心危沮，咸懷離貳之心。盡以家財散賞士卒，身當矢刃，晝夜督戰。會武興軍至，天寶敗走，道遷之克全勲款。悅之實有力焉。正始二年，與夏道遷俱至洛陽，尋卒。年六十一。贈輔國將軍、梁州刺史，追封安平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謚曰莊。悅之二子文遙、文遠。

文遙少有大度，輕財好士，士多歸之。道遷之圖楊靈珍也。文遙奮劍請行，遂手斬靈珍。正始二年，除步兵校尉，遭父憂解官。永平初，襲封拜前軍，出為咸陽太守，勤於禮接，終日坐廳事，至者見之，假以恩顏，屏人密問。於是民所疾苦，大盜姓名，姦猾吏長，無不知悉。郡中震肅，姦劫息止。治為雍州諸郡之最。徵拜驍騎將軍、輔國將軍。進號征虜將軍。肅宗初，拜平原太守，在郡六年，政理如在咸陽。

遷後將軍安州刺史文遙善於綏納其得物情時杜洛周葛榮等相繼叛逆自幽燕已南悉皆淪陷唯文遙介在羣賊之外孤城獨守鳩集荒餘且耕且戰百姓皆樂爲用建義元年七月遭疾卒於州年五十五長史許思祖等以文遙遺愛在民復推其子果行州事既攝州任乃遣使奉表莊帝嘉之除果通直散騎侍郎假節龍驤將軍行安州事當州都督既而賊勢轉盛臺援不接果以阻隔疆寇內徙無由乃携諸弟并率城民東奔高麗太平中詔高麗送果等元象中乃得還朝

果弟昂武定三年襲爵齊受禪例降

文遠善騎射勇於攻戰以軍勲致效自給事中稍遷中散大夫龍驤將軍

雁樹南安人世宗追錄謀勲封其子景亮襄邑縣開國男食邑二百

百戶

李忻榮漢中人與樹俱擊天寶同時戰歿封其子建爲清水縣開

國子食邑二百戶

張元亮漢中人便弓馬善戰鬪以勲封撫夷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戶拜東萊太守入爲平遠將軍左中郎將遷中散大夫加龍驤將軍卒贈左將軍巴州刺史

士孫天與扶風人以勲封莫西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拜武功太守又襄陽羅道珍北海王安世賴川辛謀漢中姜永等皆參其勲末

道珍除齊州東平原相有治稱卒於鎮遠將軍屯騎校尉

安世符堅丞相王猛之玄孫也歷涉書傳敏於人間自羽林監稍遷安西將軍北華州刺史卒贈本將軍梁州刺史

羅道珍  
王安世

辛誌

諶魏衛尉辛毗之後有文學歷步兵校尉濮陽上黨一郡太守卒  
贈征虜將軍梁州刺史

子儒之濟州司馬

善永

永善彈琴有文學員外郎梁州別駕漢中太守

永弟漾亦善士性亦至孝為漢中所歎服元羅之陷也永入於建  
鄴遂死焉時有潁川庾導者亦與道遷俱入國雖不參謀亦為奇  
士歷覽史傳善草隸書輕財重義仕蕭衍右中郎將助成漢中及  
至洛陽環堵頽廬多與儒秀交舊積二十餘歲殊無宦情正光中  
乃除幽州左將軍府主簿饒安令罷縣後仍客遊齊魯之間天平  
中卒於青州時有皇甫徽字子玄安定朝那人仕蕭衍歷諸王參  
軍郡守及道遷之入國也徽亦因地內屬徽妻即道遷之兄女道  
遷列上勅書欲以徽為元謀徽曰創謀之始本不關預雖貪榮賞

實內愧於心遂拒而不許後刺史羊祉表授征虜府司馬卒官

子和武定末司空司馬

和弟亮儀曹郎中

淳于誕字靈遠其先太山博人後世居於蜀漢或家安國之桓陵  
縣父興宗蕭贖南安太守誕年十二隨父向揚州父於路為羣盜  
所害誕雖童稚而哀感奮發傾資結客旬朔之內遂得復讎由是  
州里歎異之贖益州刺史劉俊召為主簿蕭衍除步兵校尉景明  
中自漢中歸國既達京師陳伐蜀之計世宗嘉納之延昌末王師  
大舉除驍騎將軍假冠軍將軍都督別部司馬領鄉導統軍誕不  
願先受榮爵乃固讓實官止參戎號及奉辭之日詔遣主書趙桃  
芳宣旨勞勉若克成都即以益州許之師次晉壽蜀人大震屬世  
宗晏駕不果而還後以客例起家除羽林監蕭衍遣將張齊攻圍

益州詔誕為統軍與刺史傅盥眼赴援事寧還朝正光中秦隴反  
叛詔誕為西南道軍司假冠軍將軍別將從子午南出斜谷趣建  
安與行臺魏子建共參經略時行益州刺史蕭淵猷遣將樊文熾  
蕭世澄等率眾數萬圍小劍戍益州刺史邴虬令子建拒之因轉  
營為文熾所掩統軍胡小虎崔珍寶並見俘執子建遣誕助討之  
誕勒兵馳赴相對月餘未能摧殄文熾軍行之谷東峰名龍鬚山  
置柵其上以防歸路誕以賊眾難可角力乃密募壯士二百餘人  
令夜登山攻其柵及時火赴煙焰漲天賊以還途不守連營震怖  
誕率諸軍鳴鼓攻擊文熾大敗俘斬萬計擒世澄等十一人文熾  
為元帥先走獲免孝昌初子建以誕行華陽郡帶白馬戍二年復  
以誕行巴州刺史三年朝議以梁州安康郡阻帶江山要害之所  
分置東梁州仍以誕為鎮遠將軍梁州刺史永安二年四月辛時

年六十贈安西將軍益州刺史諡曰莊

長子亢

亢弟胤字

闕

武定末梁州驃騎府司馬

李苗字子宣梓潼涪人父膺蕭衍尚書郎太僕卿苗出後叔父略  
略為蕭衍寧州刺史大著威名王足伐蜀也衍命略拒足於涪許  
其益州及足還退衍遂改授略怒將有異圖衍使人害之苗年十  
五有報雪之心延昌中遂歸闕仍陳圖蜀之計於是大將軍高肇  
西伐詔假苗龍驤將軍鄉導統軍師次晉壽世宗晏駕班師後以  
客例除員外散騎侍郎加襄威將軍苗有文武才幹以大功不就  
家恥未雪常懷慷慨乃上書曰昔晉室數否華戎鼎沸三燕兩秦  
咆勃中夏九服分崩五方圯裂皇祚承歷自北而南誅滅姦雄定  
鼎河洛唯獨荆揚尚阻聲教今令德廣被於江漢威風遠振於吳

楚國富兵彊家給人足以九居八之形有兼弱攻昧之勢而欲逸  
豫遺疾子孫違高祖之本圖非社稷之深慮誠宜商度東西戍防  
輕重之要計量壇場險易安危之理探測南人攻守窺覷之情籌  
算卒乘器械征討之備然後去我所短避彼所長釋其至難攻其  
甚易奪其險要割其膏壤數年之內荆揚可并若捨舟楫卽平原  
歛後疎前則江淮之所短棄車駕游飛浪乘流馳逐非中國之所  
長彼不敢入平陸而爭衡猶我不能越巨川而趣利若俱去其短  
各恃其長則東南未見可滅之機而淮沔方有相持之勢且夫滿  
具相傾陰陽恒理盛衰遞襲五德常運今以至彊攻至弱必見吞  
并之理如以至弱禦至彊焉有全濟之術故明王聖主皆欲及時  
立功爲萬世之業去高而就下百川以之常流取易而避難兵家  
以之恒勝今巴蜀孤懸去建鄴遼遠偏兵獨戍沂流十千牧守無

良專行剗剗官由財進獄以貨成士民思化十室而九延頸北望  
日覲王師若命一偏將弔民伐罪風塵不接可傳檄而定守白帝  
之阨據上流之險循士治之迹蕩建鄴之通然後偃武修文制禮  
作樂天下幸甚豈不盛哉於時肅宗幼冲無遠略之意竟不能納  
正光末二秦反叛侵及三輔時承平旣久民不習戰苗以隴兵彊  
悍且羣聚無資乃上書曰臣聞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卒衆事  
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  
攻日有降納遲則人情離阻坐受崩遺夫颺至風起逆者求萬一  
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但天下久秦人不曉兵奔利不  
相待逃難不相顧將無法令士非教習以憍將御惰卒不思長久  
之計務奇正之通必有莫敖輕敵之志恐無克國持重之規如令  
隴東不守汧軍敗散則二秦遂彊三輔危弱國之右臂於斯廢矣

今且宜勒大將深溝高壘堅守勿戰別命偏師精兵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羣妖自散於是詔苗為統軍與別將淳于誕俱出梁益隸行臺魏子建子建以苗為郎中仍領軍深見知待孝昌中還朝鎮遠將軍步兵校尉俄兼尚書右丞為西北道行臺與大都督宗正珍孫討汾絳蜀賊平之還除司徒司馬轉太府少卿加龍驤將軍於時蕭衍巴西民何難尉等豪姓相率請討巴蜀之間詔苗為通直散騎常侍冠軍將軍西南道慰勞大使未發會殺命朱榮榮從弟世隆擁榮部曲屯據河橋還逼都邑孝莊親幸大夏門集羣臣博議百寮懼計無所出苗獨奮衣而起曰今小賊唐突如此朝廷有不測之危正是忠臣烈士效節之日臣雖不武竊所庶幾請以一旅之衆為陛下徑斷河梁城陽王徽中尉高道穆贊成其計莊帝壯而許焉苗乃募人於馬渚上流以舟師

夜下去橋數里便放火船河流既駛倏忽而至賊於南岸望見火下相蹙爭橋俄然橋絕沒水死者甚衆苗身率士卒百許人泊於小渚以待南援既而官軍不至賊乃涉水與苗死關衆寡不敵左右死盡苗浮河而歿時年四十六帝聞苗死哀傷久之曰苗若不死當應更立奇功贈使持節都督梁益巴東梁四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梁州刺史河陽縣開國侯邑一千戶賜帛五百疋粟五百石謚忠烈侯苗少有節操志尚功名每讀蜀書見魏延請出長安諸葛不許常歎息謂亮無奇計及覽周瑜傳未曾不咨嗟絕倒太保城陽王徽司徒臨淮王或重之二王頗或不穆苗每諫之及徽寵勢隆極猜忌彌甚苗謂人曰城陽蜂目先見豺聲今轉彰矣解鼓琴好文詠尺牘之敏當世罕及死之日朝野悲壯之及莊帝幽崩世隆入洛主者追苗贈封以白世隆世隆曰吾爾時

羣議更一二日便欲大縱兵士焚燒都邑任其採掠賴苗京師獲  
全天下之善一也不宜追之

子曇襲爵武定末冀州儀同府刑獄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史臣曰壽春形勝南鄭要險乃建鄴之肩髀成都之喉嗑裴叔業  
夏侯道遷體運知機翻然鵠起舉地而來功誠兩茂其所以大啟  
茅賦兼列旄旌固其宜矣植不恒其德器小志大斯所以顛覆也  
行才行將略不遂其終惜哉李席王江雖復因人成事亦為果決  
之士淳于誕好立功名有志者竟能遂也李苗以文武幹局沉斷  
過人臨難慨然奮其大節蹈忠履義歿而後已仁必有勇其斯人  
之謂乎

魏書卷七十一

列傳第五十九終

魏書卷七十一

十一月十一日

魏書卷七十二  
列傳第六十

陽尼

賈思伯

李叔虎

路恃慶

房亮

曹世表

潘永基

朱元旭

陽尼字景文北平無終人少好學博通羣籍與上谷侯天護頓丘  
李彪同志齊名幽州刺史胡泥以尼學藝文雅乃表薦之徵拜祕



書著作郎。奏佛道宜在史錄。後改中書學爲國子學。時中書監高閻侍中李沖等以尼碩學博識。舉爲國子祭酒。高祖嘗親在苑堂講諸經典。詔尼侍聽。賜帛百匹。尼後兼幽州中正。出爲幽州平北府長史。帶漁陽太守。未拜。坐爲中正時受鄉人財貨。免官。尼每自傷曰。吾昔未仕。不曾羨人。今日失官。與本何異。然非吾宿志。命也。如何。旣而還鄉。遂卒於冀州。年六十一。有書數千卷。所造字。釋數十篇。未就而卒。其從孫太學博士承慶。遂撰爲字統二十卷。行於世。

子介。字天佐。奉朝請。冀州默曹參軍。早卒。

尼從子鳴鵠。

鳴鵠弟季智。俱有名於時。前後並爲幽州司馬。

季智子播。通直散騎常侍。

季智從弟荆。范陽太守。有吏能。卒。贈平西將軍。東益州刺史。

季智從子伯慶。汝南太守。

伯慶從父弟藻。字景德。少孤。有雅志。涉獵經史。太和初。舉秀才。射策高第。以母疾還。徵拜中書博士。詔兼禮官。拜燕宣王廟於長安。還授寧遠將軍。賜爵魏昌男。選爲廷尉正。轉考功郎中。除建德太守。以清貧。賜帛六十匹。尋假寧遠將軍。領統軍。外防內撫。甚得居邊之稱。解任還家。久之。除兗州左將軍。府長史。又拜瀛州安東府長史。加揚烈將軍。藻以年老歸家。闔門不關。世事。孝昌中。在鄉爲賊帥杜洛周所囚。發病卒。永熙中。贈征虜將軍。幽州刺史。

子貞。字世幹。早卒。

貞弟弼。字世輔。長於吏事。本州別駕。加輕車將軍。屬洛周陷城。弼遂率宗親南渡河。居於青州。值邢杲起逆。青州城民疑河北人爲

呆內應逆害弼時年四十八。

子馮襲祖爵。

弼弟斐武定末尚書右丞。

藻從弟令鮮京兆王愉郎中令坐同愉反逃竄免會赦除名。

子世和武定末齊州驃騎司馬。

藻從弟延興南幽州刺史。

延興從弟固字敬安性倨儻不拘小節少任俠好劍客弗事生產年二十六始折節好學遂博覽篇籍有文才太和中從大將軍宋王劉昶征義陽板府法曹行參軍假陵江將軍昶嚴暴治軍甚急三軍戰慄無敢言者固啓諫并面陳事宜昶大怒欲斬之使監當攻道固在軍勇決志意閑雅了無懼色昶甚奇之軍還言之高祖年二十餘始辟大將軍府參軍事署城局仍從昶鎮彭城板兼長

史俄以憂去任裴叔業以淮南內附世宗詔平南將軍廣陵侯元衍與司徒彭城王勰同鎮壽春勰固爲衍司馬還除太尉西閣祭酒兼廷尉評上改定律令議除給事中出爲試守平北太守甚有惠政久之以公事免後除給事中領侍御史轉治書劾奏廣平王懷汝南王悅南陽長公主及使懷荒鎮將萬貳望風逃走劾恒農太守裴粲免官時世宗廣訪得失固上讜言表曰臣聞爲治不在多方在於力行而已當今之務宜早正東儲立師傅以保護立官司以防衛以係蒼生之心攬權衡親宗室彊幹弱枝以立萬世之計舉賢良黜不肖使野無遺才朝無素餐孜孜萬幾躬勤庶務使民無謗讟之響省徭役薄賦歛脩學官遵舊章貴農桑賤工賈絕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以存元元之民以救飢寒之苦上合昊天之心下悅億兆之望然後備器械修甲兵習水戰滅吳

世祖宗  
好桑門之法

南北二都  
賦

會撰封禪之禮襲軒唐之軌同彼七十二君之徽號協定馬高河  
之心副高祖殷勤之寄上與三皇比隆下與五帝齊美豈不茂哉  
臣位卑識昧言不及義屬聖明廣訪敢獻瞽言伏願陛下留神少  
垂究察初世宗委任羣下不甚親覽好桑門之法尚書令高肇以  
外戚權寵專決朝事又咸陽王禧等並有豐故宗室大臣相見疎  
薄而王畿民庶勞弊益甚因乃作南北二都賦稱恒代田漁聲樂  
侈靡之事節以中京禮儀之式因以諷諫辭多不載世宗末中尉  
王顯起宅既成集寮屬饗宴酒酣問固曰此宅何如固對曰晏嬰  
湫隘流稱于今豐屋生災著於周易此蓋同傳舍耳唯有德能卒  
顯公勉之顯嘿然他日又謂固曰吾作太府卿庫藏克實卿以為  
何如固對曰公收百官之祿四分之一州郡贓贖悉入京藏以此  
克府未足為多且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豈不戒哉顯大不悅以

演蹟賦  
季葉

此銜固又有人間固於顯顯因奏固刺請米麥免固官既無事役  
遂闔門自守著演蹟賦以明幽微通塞之事其詞曰紹有周之遐  
軌兮初錫世於河陽建甸侯而列爵兮與王室而並昌遭季葉之  
紛亂兮仍矯迹於良鄉棄衛侯之積勳兮乃殖根於幽方自祖考  
而輝烈兮逮余躬而翳微懼堂構之頽撓兮恐崩毀其洪基心惴  
惴而慄慄兮若臨深而履薄登喬水而長吟兮抗幽谷而靡託何  
身輕而任重兮懼顛墜於峻壑憑神明之扶助兮雖幽微而獲存  
賴先后之醇德兮乃保護其遺孫伊日月之屢遷兮何四時之相  
逼知年命之有期兮慨幹流之不息傷艱躓之相承兮悲屯蹇而  
日臻心惻愴而不懌兮乃有懷於古人或垂綸於渭濱兮有胥靡  
於傳巖既應繇而赴兆兮作殷周之元鑒孔栖栖而不息兮終見  
黜於庶邦墨馳騁而不已兮亦舉世而不容有鸞孤而爭國兮有

讓位而採薇有躍馬而赴會兮有棲遲以俟時曹納辛而袁亡兮  
袁戮田而曹盛鮑授州而得時兮韓棄牧而失性趙堯門而誕聖  
兮終天隱而不繁衛泯軀於世難兮啟洪業於宣元釋皇繇之法  
憲兮見蓼六之先亡練疑枉於怨獄兮寧于公之獨昌明禍福之  
同門兮知休咎之異塗尋倚伏之無源兮或先諂而後舒賜憑軒  
而策駟兮撫清琴而自娛憲服弊於陋巷兮蘊六藝於蓬廬勃計  
行而致位兮錯謀合而身傾蕭功成而福集兮韓勲立而禍并紛  
回平而綿結兮亮未識其幽情有積毀而恩昵兮有積譽而寵衰  
或形乖而意合兮或身密而志離情與貌而紛競兮體與識而交  
馳且流言而見疑先緣謗而益信樂食子而中疎兮巴放麕而日  
進或舉世而稱賢兮偶不合於主心或居鄉而三黜兮獨爲時之  
所欽或負鼎而干主兮或杖策於幽林或望旗而色阻兮或臨危

而撫琴道有大而由小兮義有顯而必微理貴在於得要兮事終  
成於會機每一日而三省兮亦有念而九思孰有是而可是兮孰  
有非而可非石育子而啟夏兮胤遺邠而孕殷鳥藉水而存棄兮  
虎乳孩以字文發昇舟而魚躍兮季潛軀而覆雲或揮戈而爭帝  
兮或洗耳而辭君道曲成而不一兮神參差而異兆茲聖達之未  
明兮豈前修之克了迷白日之近遙兮方有闕於天表且臨海而  
觀瀾兮何津源之杳杳文遷繹而身徂兮景守節而災移湯改祝  
而革命兮靈投策而詎龜圉據胎而爲巨兮友發文而自相風吹  
鵠而襄墜兮神壓紐而平王彼嬴縮之由人兮信吉凶之在已或  
勤憂以減齡兮亦安樂而獲祉弟成師而害兄兮父純臣而烹子  
識同命於三君兮兆先見於商妣始樓桑而發輝兮終龍變於巴  
庸繞閭門而結慶兮鬱蟬蛻於三江水浩浩而襄陵兮竊息壤而

瘠之鯨。殛死於羽山兮。禹宣力而營之。鑿龍門以通河兮。竦九江而入海。總九州以攸同兮。甄五都之所在。雖父子之同氣兮。乃業行之不改。以患蹇爲福兮。痛比干之殘軀。以佞諛爲獲安兮。哂宰詬之見屠。以舉士而受賞兮。悼史遷之腐刑。以進爲無益兮。見鄂秋之專城。以仁義爲桎梏兮。信揖讓之勞疲。以放曠爲懸解兮。傷六親之乖離。哀越種之被戮兮。嘉范蠡之脫羈。欽四皓之高尚兮。歎伊周之涉危。望仗鉞而先鋒兮。光安車而弗顧。求封賞於寸心兮。夢台衰於遠慮。或忌賢而獨立。或篡君以自樹。旣思匿而名揚兮。亦求清而反汗。見衆兆之紛錯兮。觀變化之無方。心營營而擾擾兮。乃探衷而準常。儼端坐於弊筵兮。始拂龜而整策。冀靈鑒之祐余兮。願告余以忠益。龜煖兆以施靈兮。利去華而守約。著布列而成卦兮。保龍潛而勿躍。踵嘉遯之玄蹤兮。追考盤於巖壑。登名山以恬澹兮。辭朝市之紛若。奉貞吉於占繇兮。翻夕警而晨裝。揖許公於箕嶺兮。諮夷齊於首陽。瞻嵩華之嵒岨兮。眺恒碣之硤磳。陵江湖之駭浪兮。昇醫閭之尚羊。乘玄虬之奔奔兮。鳴玉鑾之瑤瑤。浮滄波而濯足兮。入三山而解裳。謁伯禹於塗山兮。詰三苗於三危。登蒼梧而遐眺兮。訪二妃於有媯。追祝融於荆芊兮。問洛宓於馮夷。陵回飈而上驤兮。窮深谷而下馳。沿扶水而遠矚兮。見虞淵之威微。乘閨風之峻坂兮。覲王母於崦嵫。昇瑤臺而奏歌兮。坐瓊室而賦詩。託赤水以寄命兮。附光風以傳辭。出琅岫之崢嶸兮。入汜林之杳鬱。採鍾山之玉瑛兮。收珠澤之珂玻。攜羽民而遠遊兮。探長生之妙術。騰雲霧而窈冥兮。變域中之穢質。望玄闕之寂寥兮。過寒門而懷悲。揖若士於霄際兮。求霧塵於海湄。憑帝臺而肆眺兮。歷層水而風馳。越弱水之渟澗兮。躡不周之嶮巖。屑瓊藥

瘠之鯨。殛死於羽山兮。禹宣力而營之。鑿龍門以通河兮。竦九江而入海。總九州以攸同兮。甄五都之所在。雖父子之同氣兮。乃業行之不改。以患蹇爲福兮。痛比干之殘軀。以佞諛爲獲安兮。哂宰詬之見屠。以舉士而受賞兮。悼史遷之腐刑。以進爲無益兮。見鄂秋之專城。以仁義爲桎梏兮。信揖讓之勞疲。以放曠爲懸解兮。傷六親之乖離。哀越種之被戮兮。嘉范蠡之脫羈。欽四皓之高尚兮。歎伊周之涉危。望仗鉞而先鋒兮。光安車而弗顧。求封賞於寸心兮。夢台衰於遠慮。或忌賢而獨立。或篡君以自樹。旣思匿而名揚兮。亦求清而反汗。見衆兆之紛錯兮。觀變化之無方。心營營而擾擾兮。乃探衷而準常。儼端坐於弊筵兮。始拂龜而整策。冀靈鑒之祐余兮。願告余以忠益。龜煖兆以施靈兮。利去華而守約。著布列而成卦兮。保龍潛而勿躍。踵嘉遯之玄蹤兮。追考盤於巖壑。登名山以恬澹兮。辭朝市之紛若。奉貞吉於占繇兮。翻夕警而晨裝。揖許公於箕嶺兮。諮夷齊於首陽。瞻嵩華之嵒岨兮。眺恒碣之硤磳。陵江湖之駭浪兮。昇醫閭之尚羊。乘玄虬之奔奔兮。鳴玉鑾之瑤瑤。浮滄波而濯足兮。入三山而解裳。謁伯禹於塗山兮。詰三苗於三危。登蒼梧而遐眺兮。訪二妃於有媯。追祝融於荆芊兮。問洛宓於馮夷。陵回飈而上驤兮。窮深谷而下馳。沿扶水而遠矚兮。見虞淵之威微。乘閨風之峻坂兮。覲王母於崦嵫。昇瑤臺而奏歌兮。坐瓊室而賦詩。託赤水以寄命兮。附光風以傳辭。出琅岫之崢嶸兮。入汜林之杳鬱。採鍾山之玉瑛兮。收珠澤之珂玻。攜羽民而遠遊兮。探長生之妙術。騰雲霧而窈冥兮。變域中之穢質。望玄闕之寂寥兮。過寒門而懷悲。揖若士於霄際兮。求霧塵於海湄。憑帝臺而肆眺兮。歷層水而風馳。越弱水之渟澗兮。躡不周之嶮巖。屑瓊藥

以爲糧兮斟玉液以爲漿。結秋蘭以爲珮兮攬白蜺以爲裳。聳景雲而上征兮撫閭闔而啟扉。肅百神而警策兮奏中皇於紫微。聆鈞天而九變兮耽廣樂而忘歸。忽心移而志駭兮戀舊京而依依。握招搖以爲旆兮巡天漢而下遊。建雲旗之逶迤兮御回風之瀏瀏。策王良以斂轡兮命風伯以挾輶。符屏翳以清路兮告河鼓以具舟。聊右次於析木兮適回駕於青丘。訪古人以首陽兮亦問道於鸚鵡。覩三韓之累累兮見卉服之悠悠。瞻維常之鬱鬱兮貢楛矢之啾啾。心怛怛而惕惕兮志憫憫而綿綿。伊五嶽之埶埶兮何四海之涓涓。瞻九河其如帶兮觀三江其沈然。夫五都之惚惚兮尚何足以遊盤。彼八方之局促兮殊無可以達觀。方吞霞而棄粒兮亦屑玉而鍊丹。漱醴泉以養氣兮吸沆瀣以當餐。陰建木之長柯兮接木禾之修莖。咀玉髓而克渴兮嚼正陽以長生。參松喬而

撫翰兮侶浮丘而上征。嗟域中之默默兮詎摠寫其深情。情盤桓而猶豫兮志狐疑而未決。久放蕩而不還兮心惆悵而不悅。憶慈親於故鄉兮戀先君於丘墓。回遊駕而改轅兮縱歸轡而緩御。僕眷眷於短術兮馬依依於跬步。還故園而解羈兮入茅宇而返素。耕東臯之沃壤兮鈎北湖之深潭。養慈顏於婦子兮競獻壽而薦甘。朝樂酣於濁酒兮夕寄忻於素琴。誦風雅以導志兮蘊六藉於胸襟。敦儒墨之大教兮崇逸民之遠心。播仁聲於終古兮流不朽之徽音。進不求於聞達兮退不營於榮利。泛若不繫之舟兮湛若不用之器。不索其身兮不屑於位。不拘小節兮不求曲備。資靈運以託已兮任性命之遭隨。既聽天而委化兮無形志之兩疲。除紛競而靖默兮守沖寂以無爲。寄後賢以藉賞兮寧怨時之弗知。亂曰。稟元承命人最靈兮。天壽否泰本天成兮。體源究道歸聖哲兮。

隨化委遇能達節兮。顯親揚名德之上兮。保家全身亦厚量兮。趣世浮動違性命兮。鑒始究終同水鏡兮。志願不合思遠遊兮。陵虛騁志從所求兮。周歷四極騰八表兮。形勞志沮未東道兮。反我遊駕養慈親兮。躬耕練藝齊至人兮。固又作刺讒疾嬖幸詩二首曰。巧巧佞佞讒言興兮。營營習習似青蠅兮。以白爲黑在汝口兮。汝非蝮蠱毒何厚兮。巧巧佞佞一何工矣。司閔司忿言必從矣。朋黨噂噉自相同矣。浸潤之譖傾人墉矣。成人之美殺身行北齊本作君子貞焉。攻人之惡。君子耻焉。汝何人斯。譖毀日繁。予實無罪。騁汝詭言。番番緝緝。讒言側入。君子好讒。如或弗及。天疾讒說。汝其至矣。無妄之禍。行將及矣。泛泛遊鳧。弗制弗拘。行藏之徒。或智或愚。維予小人。未明茲理。毀與行俱。言與釁起。我其懲矣。我其悔矣。豈求人兮。忠恕在已。彼諂諛兮。人之靈兮。刺促昔粟罔顧耻辱。以求媚兮。邪干側入。

如恐弗及以自容兮。志行褊小好習不道。朝挾其車夕承其輿。或騎或徒載奔載趨。或言或笑曲事親要。正路不由邪徑是蹈。不識大猷不知話言。其朋其黨其徒實繁。有詭其行有佞其音。蘧蔭戚施邪媚是欽。既詭且妬以逞其心。是信是任。敗其以多。不始不慎。末如之何。習習宰嚭營營無極。梁丘寡智王鮒淺識。伊戾息夫異世同力。江克趙高甘言似直。豎刁上官擅生羽翼。乃如之人。僭爽其德。豈徒喪邦又亦覆國。嗟爾中下其親其昵。不謂其非不覺其失。好之有年寵之有日。我思古人心焉。若疾凡百君子宜其慎矣。覆車之鑒近可信矣。言既備矣事既至矣。反是不思維塵及矣。肅宗卽位除尚書考功郎。奏諸秀孝中第者。聽叙自固始。大軍征碶石。勅爲僕射李平行臺七兵郎中。平竒固勇敢軍中大事。悉與謀之。又命固節度水軍。固設竒計先期乘賊獲其外城。軍罷太傅清。

河王懌舉固除步兵校尉領汝南王悅郎中令尋加寧遠將軍時  
悅年少行多不法胥近小人固上疏切諫并面陳住代諸王賢愚  
之分以感動悅悅甚敬憚之懌大悅以爲舉得其人熙平二年除  
洛陽令將軍如故在縣甚有威風下毋憂號慕毀病杖而能起練  
禪之後猶酒肉不進時固年踰五十而喪過於哀鄉黨親族咸歎  
服焉神龜末清河王懌領太尉辟固從事中郎屬懌被害元義秉  
政朝野震悚懌諸子及門生吏寮莫不慮禍隱避不出素爲懌所  
厚者彌不自安固以嘗被辟命遂獨詣喪所盡哀慟哭良久乃還  
僕射游肇聞而歎曰雖樂布王修何以尚也君子哉若人及汝南  
王悅爲太尉選舉多非其人又輕肆撻撻固以前爲元卿雖離國  
猶上疏切諫事在悅傳悅辟固爲從事中郎不就正光二年京兆  
王繼爲司徒高選官寮辟固從事中郎加鎮遠將軍府解除前軍

將軍鎮遠如故又典科揚州勲賞初硤石之役固有先登之功而  
朝賞未及至是與尚書令李崇訟勲更表崇雖貴盛固據理不撓  
談者稱焉四年九月卒時年五十七贈輔國將軍太常少卿謚曰  
文固剛直雅正不畏疆禦居官清潔家無餘財終歿之日室徒四  
壁無以供喪親故爲其棺斂焉初固著緒制一篇務從儉約臨終  
又勅諸子一遵先制固有三子

長休之武定末黃門郎

休之弟詮之字子衡少著才名辟司徒行參軍早爲門生所害時  
人悼惜之

賈思伯字士休齊郡益都人也世父元壽高祖時中書侍郎有學  
行見稱於時思伯釋褐奉朝請太子步兵校尉中書舍人轉中書  
侍郎頗爲高祖所知常從征伐及世宗卽位以侍從之勤轉輔國



將軍任城王澄之圍鍾離也以思伯持節爲其軍司及澄失利思伯爲後殿澄以思伯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常謂虛談今於軍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時論稱其長者後爲河內太守不拜尋除鴻臚少卿以母憂免服闋徵爲滎陽太守有政績遷征虜將軍南青州刺史初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授業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及思伯之部送縑百匹遣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慙不往時人稱歎焉尋以父憂免後除征虜將軍光祿少卿仍拜左將軍兗州刺史肅宗時徵爲給事黃門侍郎因請拜掃還鄉里未拜以風聞免尋除右將軍涼州刺史思伯以州邊遠不樂外出辭以男女未婚靈太后不許舍人徐紇言之得改授太尉長史又除安東將軍廷尉卿思伯自以儒素爲業不好法律希言事俄轉衛尉卿于時議建明堂多有同異思伯上議

曰按周禮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九室十二堂按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於規制恐難得厥衷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鄭注云東膠卽辟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邕邕在宮肅肅在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老則尚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按孟子云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毀之問且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一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

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陽陰九六之數  
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  
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按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爲法而室獨  
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如此蔡氏之論非爲  
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從竊尋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久  
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後作不亦優乎且孝經援神契五經要  
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同考工者多矣朝廷若獨絕今  
古自爲一代制作者則所願也若猶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捨  
殷周成法襲近代妄作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疑議難可準  
信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  
依數以爲之室施行于今雖有不同時說然耳尋鄭此論非爲無  
當按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垂五室其青陽右个卽明

堂左个明堂右个卽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卽玄堂左个玄堂右个  
卽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爲可安  
其方圓高廣自依時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廟學之議子幹靈臺  
之說裴逸一屋之論及諸家紛紜並無取焉學者善其議又遷太  
常卿兼度支尚書轉正都官時太保崔光疾甚表薦思伯爲侍講  
中書舍人馮元興爲侍讀思伯遂入授肅宗杜氏春秋思伯少雖  
明經從官廢業至是更延儒生夜講書授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  
街途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思伯曰公今貴重寧  
能不憍思伯曰衰至便憍何常之有當世以爲雅談爲元又所寵  
論者譏其趣勢孝昌元年卒贈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又贈尚書右  
僕射謚曰文貞

子彥始武定中淮陽太守

思伯弟思同字士明少厲志行雅好經史釋褐彭城王國侍郎五遷尚書考功郎青州別駕久之遷鎮遠將軍中散大夫試守滎陽太守尋卽真後除平南將軍襄州刺史雖無明察之譽百姓安之及元顥之亂也思同與廣州刺史鄭光護並不降莊帝還官封營陵縣開國男邑二百戶除撫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青州大中正又爲鎮東金紫光祿大夫仍兼黃門尋加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遷鄴後除黃門侍郎兼侍中河南慰勞大使仍與國子祭酒韓子熙並爲侍講授靜帝杜氏春秋又加散騎常侍兼七兵尚書尋拜侍中興和二年卒贈使持節都督青徐光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司徒公青州刺史謚曰文獻初思同之爲別駕也清河崔光韶先爲治中自恃資地耻居其下聞思同還鄉遂便去職州里人物爲思同恨之及光韶之亡遺誠子姪不聽求贈思

同遂上表訟光韶燥業登時蒙贈謚論者歎尚焉思同之侍講也國子博士遼西衛冀隆爲服氏之學上書難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復駁冀隆乖錯者十一條互相是非積成十卷詔下國學集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卒後魏郡姚文安樂陵秦道靜復述思同意冀隆亦尋物故浮陽劉休和又持冀隆說至今未能裁正焉

李叔虎渤海蓆人也從祖金世祖神麤中與高允俱被徵位至征南從事中郎叔虎好學博聞有識度爲鄉閭所稱太和中拜中書博士與清河崔光河間邢巒並相親友轉議郎久之遷太尉從事中郎轉國子博士本國中正攝樂陵中正性清直甚有公平之稱後兼散騎侍郎太極都將事訖除高陽太守固辭不拜尋除顯武將軍太尉高陽王雍諮議參軍事雍以其器操重之尋除假節行

華州事爲吏民所稱。永平四年卒。年五十四。贈冠軍將軍。南青州刺史。謚曰穆。

兄叔寶。州舉秀才。拜頓丘公國郎中令。遷太常丞。延昌末。叔寶爲弟臺戶。及從弟歸伯。同沙門法慶反。陷破郡縣。叔寶當坐。遇病死於洛陽獄。

子伯胄。光祿大夫。

叔寶從弟鳳。歷尚書郎。中國子博士。坐弟同京兆王愉逆。除名。鳳從子長仁。字景安。頗有學涉。舉秀才。射策高第。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累遷平南將軍。沛郡太守。仍爲彭城太守。又從尉元討定南境。賜爵延陵男。徵拜員外散騎常侍。使於劉準。行還。以疾除北海內史。詔賜醫藥。凡在二郡。吏民安之。尋卒。武定中。贈安南將軍。七兵尚書。冀州刺史。男如故。

長仁從弟述。字道興。有學識。州舉秀才。拜太常博士。使詣長安。冊祭燕宣王廟。還除尚書儀曹郎。賜爵修縣男。稍遷建興太守。卒。

子象。字孟則。清簡有風槩。博涉羣書。初襲爵爲徐州平東府功曹參軍。遷冀州治中。有勤績。久之。拜散騎侍郎。加寧朔將軍。尋轉中書侍郎。出爲青州太傅。開府諮議參軍。行北徐州事。本將軍。光祿大夫。齊文襄王引爲開府諮議參軍。加征東將軍。興和二年。兼散騎常侍。使於蕭衍。三年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曰文簡。以子子貞預義之勤也。

子貞。歷司空。長史。武邑太守。司徒右長史。陽平太守。入爲吏部郎中。出爲驃騎將軍。兗州刺史。坐貪汙賜死。

路恃慶。字伯瑞。陽平清淵人也。祖綽。陽平太守。恃慶有幹用。與廣平宋翻俱知名。爲鄉閭所稱。相州刺史李安世並表薦之。太和中。

除奉朝請。特慶以從兄文舉有才望，因推讓之。高祖遂並拜焉。稍遷尚書儀曹郎，轉左民郎，行潁川郡。出爲華州安定王征虜府長史。尋以母憂去職，仍轉定州河間王琛長史。琛貪暴肆意，特慶每進苦言。年四十八卒，贈左將軍、安州刺史，謚曰襄。

子祖壁，給事中。

特慶弟仲信，亦好學，爲太尉參軍，稍遷奉車都尉，開府掾。章武王融之討葛榮也，仲信爲其都督府長史。融敗，仲信遂亦免棄。

仲信弟思略，字叔約，有識尚，冀州安東府騎軍參軍。

子祖遺，武定末，太學博士。

思略弟思令，字季儒，初爲廣陽王司空參軍，轉司空城局參軍，司徒記室，威遠將軍，尚書左民郎，轉右民。時天下多事，思令乃上疏曰：臣聞國之大事，唯祀與戎。戎之有功，在於將帥。三代不必別民

取治不等，五霸不必異兵，各能剋定。有湯武之賢，須伊望之位。堯舜之聖，尚有稷契之輔，得其人也。六合唾掌可法，失其人也。三河方爲戰地，何者，動之甚易，靖之至難。竊以此年以來，將帥多是寵貴子孫，軍幢統領，亦皆故義託附。貴戚子弟，未經戎役，至於銜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攘腕，便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怖懼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銳彊，壯居後，以安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不集。任羊質之將，驅不練之兵，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令不敗，豈有得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又怖敵，遷延而不進。國家便謂官號未滿，重爵屢加，復疑賞賚之輕，金帛日賜，帑藏空虛。民財殫盡，致使賊徒更增膽氣，益盛生民損耗，荼毒無聊。主歎臣哀，何心寢食。臣雖位微，竊不遑舍。臣聞孝行出於忠貞，節義率多果決。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捨上所

輕求下所重黜陟幽明賞罰善惡搜徒簡卒練兵習武甲密弩彊  
弓調矢勁謀夫既設辯士先陳曉以安危示其禍福如其不悛以  
我義順之師討茲悖逆之豎豈異厲蕭斧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  
毛髮雖愚者知其不旋踵矣敢以愚短昧死陳誠尋拜假節征虜  
將軍陽平太守又割冀州之平清河相州之陽平齊州之原以爲  
南冀州仍以思令爲左將軍南冀州刺史假平東將軍都督時葛  
榮遣其清河太守據季虎高周城以招叛民思令乃命麾下并率  
鄉曲潛軍夜往出其不意遂大破之徐乃收衆南還又詔思令并  
領冀州流民及葛榮滅還鎮平原後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轉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天平三年三月卒時年五十一贈驃騎將  
軍定州刺史

恃慶從叔景略起家中書博士太和中尚書郎本郡中正出爲齊

州魏郡平原二郡太守卒

景略弟雄字仲略容貌偉異以軍功爲給事中高祖曾對羣臣云  
路仲略好尚書郎才僕射李冲云其人宜爲武職遂停轉太尉咸  
陽王錄事參軍遷伏波將軍奉車都尉卒贈頓丘太守

景略從祖弟法常幼而修立爲郡功曹早卒儀同李神雋與之有  
舊每云諸路前輩中有路法常足爲名士謂必遠至而竟無年天  
下事誠難知也

房亮字景高清河人也父法延譙郡太守亮好學有節操太和中  
舉秀才爲奉朝請拜祕書郎又兼員外散騎侍郎副中書侍郎宋  
弁使於蕭贖還除尚書二千石郎中濟州中正兼員外常侍使高  
麗高麗王託疾不拜以亮辱命坐白衣守郎中後除濟北太守轉  
平原太守以清嚴稱時冀州刺史京兆王愉據州反平原界在河

北與愉接境。愉乃遣人說亮，啖以榮利。亮即斬其使人，發兵防捍。愉怒，遣其大將張靈和率眾攻亮。亮督厲兵民，喻以逆順，出城拒擊，大破之。尋遭憂解任，服終除。左將軍汲郡太守，遷前將軍、東荊州刺史。亮留心撫納，夷夏安之。時邊州刺史例得一子出身，亮不言其子而啟弟子超為奉朝請，議者稱之。轉平東將軍、滄州刺史，入為光祿大夫，加安東將軍。永安二年卒，年七十一。贈撫軍將軍、齊州刺史。

子柬，字元約，卒於光祿大夫。

亮弟詮，字鳳舉，尚書郎，本州中正，卒。贈撫軍將軍、齊州刺史。

詮弟悅，字季欣，解褐廣平王懷國常侍，轉青州平東府中兵參軍，加宣威將軍，遷高陽太守，轉廣川太守，加鎮遠將軍。普太中，濟州刺史張瓊表所部置南清河郡，仍請悅為太守，朝廷從之。凡歷三

郡，民吏安之。遷平東將軍、太中大夫。興和二年卒，年七十。贈征東將軍、濟州刺史。

長子超，字伯穎，武定末，司徒錄事參軍、濟州大中正。

超弟昭，淮州驃騎大將軍府長史。

曹世表，字景昇，東魏郡魏人也。魏大司馬休九世孫，祖謨，父慶，並有學名。世表少喪父，舉止有禮度，性雅正，工尺牘，涉獵羣書。太和二十三年，尚書僕射任城王澄奏世表為國子助教，頗失意。後轉司徒記室，與武威賈思伯、范陽盧同、隴西辛雄等並相友善。侍中崔光鄉里貴達，每稱美之。遇患歸鄉，永平中，除兗州左將軍府司馬，非其所願，復以病解。延昌中，除清河太守，治官省約，百姓安之。正光中，拜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大將軍京兆王繼西征，以為從事中郎，攝中水兵事，自當煩劇，論者皆稱其能。還都，拜司空長史。

孝昌中。青齊頻年反亂。詔世表持節慰喻。還都轉尚書右丞。後加征虜將軍。出行豫州刺史。值蕭衍將湛僧珍陷東豫州。州民劉獲。鄭辯反於州界。爲之內應。朝廷以源子恭代世表爲州。以世表爲東道行臺。率元安平元顯伯皇甫鄧林等討之。於時賊衆彊斷小殷關。使不通。諸將以士馬單少。皆敗散之餘。不敢復戰。咸欲保城自固。世表待患背腫。乃輿病出外。呼統軍是云寶。謂之曰。湛僧珍所以敢深入爲寇者。以獲辯皆州民之望。爲之內應。向有驛至。知劉獲移軍。欲迎僧珍。去此八十里。今出其不意。一戰可破。獲破。則僧珍自走。東南清服。卿之功也。乃簡選兵馬。付寶討之。促令發軍。日暮出城。比曉。兵合。賊不意。官軍卒至。一戰破獲。諸賊悉平。湛僧珍退走。唯鄭辯與子恭親舊。亡匿子恭所。世表召諸將吏衆。責子恭收辯斬之。傳首京師。勅遣中使宣旨慰喻。賜馬二匹。衣服。

被褥。復以世表行豫州事。行臺如故。還朝。加左將軍。兼尚書東道行臺。汾河分立鎮戍。以備葛榮。行達青州。遇患卒。時年五十四。永熙中。贈平東將軍。齊州刺史。

潘永基。字紹業。長樂廣宗人也。父靈虬。中書侍郎。永基性通率。輕財好施。爲冀州鎮東府法曹行參軍。遷威烈將軍。揚州曲陽戍主。轉西碛石戍主。治陳留南梁二郡事。頗有威惠。轉揚州車騎府主簿。累遷虎賁中郎將。直寢前將軍。出爲持節平北將軍。冀州防城都督。長樂太守。于時葛榮攻信都。長圍遏水。以灌州城。永基與刺史元孚同心戮力。晝夜防拒。外無軍援。內乏糧儲。從春至冬。力窮乃陷。榮欲害孚。永基請以身代孚死。永安二年。除潁川太守。遷鎮東將軍。東徐州刺史。時蕭衍將曹世宗。馬洪武等率衆來寇。永基出討破之。永熙中。爲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車騎將軍。左光。



祿大夫尋加衛大將軍復除東徐州刺史前後在州爲吏民所樂代還京師元象初卒年五十六贈散騎常侍都督冀瀛洲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司徒公冀州刺史長子子禮州主簿

子禮弟子智武定中太尉士曹參軍

朱元旭字君昇本樂陵人也祖霸真君末南叛投劉義隆遂居青州之樂陵元旭頗涉子史開解几案起家清河王國常侍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頻使高麗除尚書度支郎中神龜末以郎選不補太加沙汰元旭與隴西辛雄范陽祖瑩泰山羊深西平源子恭並以才用見留尋加鎮遠將軍兼尚書右丞仍郎中本州中正時關西都督蕭寶寅啟云所統十萬食唯一月於是肅宗大怒召問所由錄令以下皆推罪於元旭元旭入見於御座前屈指校計寶

寅兵糧乃踰一年事乃得釋除通直散騎常侍永安初加平東將軍尚書左丞光祿大夫後轉司農少卿遷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天平中復拜尚書左丞既無風操俛仰隨俗性多機數自容而已於時朝廷分汲郡河內二界挾河之地以立義州安置關西歸欵之戶除元旭使持節驃騎將軍義州刺史武定三年夏卒於州年六十七贈本將軍幽州刺史子敬道武定中司徒長流參軍

史臣曰陽尼學義之迹世不乏人固遠氣正情文學兼致賈思伯門有舊業經明行修唯兄及弟並標儒素李路器尚所及俱可觀者象風彩詞涉亦當年之俊民房亮曹世表潘永基朱元旭拔萃從宦咸享名器各有由也

海風亭各器各自由也

清風涼閣越亦常平之對以公氣博世本館天其太  
門百舊業轉開千新却只交策能其論去今流器而  
史引日對以學弄之假世不多人國設京五外文  
千始欲左史中何封其流寒軍

十十翻本雜軍幽陳史

賦對卦前魏魏排軍弄陳陳史危安三平夏全公  
衣衣雅所內一界林所之賦以立美陳史  
民尚書志衣則無風轉對而制谷  
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

首卷七十二 列傳第六十終



五五商  
三三商  
三三商  
三三商

